

主义主义

正反合

未明子 视频



\$: 现代性 Modernity	5
\$-1: 理念等级制 Ideal Hierarchy	17
\$-1-1: 纯思 Pure Thinking	21
\$-1-1-1: 纯有 虚无化了的存在 Nihilized Being	26
\$-1-1-2: 定在 被规定的限定 Determined Limitation	33
\$-1-1-3: 自为存在 一 Oneness	41
\$-1-1-4: 纯量 连续统 Pure Quantity	48
\$-1-2: 定量 一阶线性符号体系 First-Order Linear Symbol System	58
\$-1-2-1: 程度 对于定量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of Quantum	64
\$-1-2-2: 尺度 数学的规定间性 Mathematical Inter-Determinacy	74
\$-1-2-3: 现实的物 Real Matter	84
\$-1-2-4: 无差别 泰然让之 Indifferent	93
\$-1-3: 本质 Essence	99
\$-1-3-1: 闪光 Shine	106
\$-1-3-2: 纯粹反思 从无到无 Pure Reflection	116

\$-1-3-3: 本质性 命题演绎的本质性 Essentiality	129
\$-1-3-4: 根据 The Ground	143
\$-1-4: 具体实存 表象界 The Sphere of Appearance	150
\$-1-4-1: 复数化的物自体 Plural Things-in-Themselves	159
\$-1-4-2: 表象本身 The Appearance Itself	169
\$-1-4-3: 有法则的世界性 The lawful worldliness	181
\$-1-4-4: 本质关联 Essential relation	192
\$-1复习课: 理念等级制 \$-1 Revision	202
\$-2: 概念发生学 绝对者的绝路 The Genesis of Ideal	206
\$-2-1: 绝对者的自我关联 The Self Relating of the Absolute	216
\$-2-1-1: 模态 Modality	222
\$-2-1-2: 绝对再生产性 Absolute Reproductivity	229
\$-2-1-3: 因果性 Causality	240
\$-2-1-4: 相互性 Reciprocity	253

\$-2-2: 构思 conception	264
\$-2-2-1: 概念 concept	270

本体论和自然秩序的来源，孤独意志的线性独白

\$：现代性 MODERNITY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我漏掉的的一期，\$，没有场域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是一个大论域，这个论域在黑格尔的两部精神现象学构成的，一部就是逻辑学（它的本体论），还有一部分是它的自然哲学。逻辑学是分掉\$-1，\$-2，而自然哲学是分掉\$-3，\$-4，这是我把握的现代性，我认为这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构。

现代性，首先它意味着没有场域论，就意味着说他在场域论上不是4字头。4字头是有实践的。它在场域论上是一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说，现代性是一种观念论所引向意志哲学所导向的虚无主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握现代性，要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这两个环节来把握呢？因为这两个都只是第一人称的纯意志，他没到精神哲学，最后\$-4就运行到有机界，对不对？（有机物理学其实就是有机界）\$-3是力学和无机物理，包括时空，力学关系。\$-1是存在论，本质论，然后\$-2是理念论。那么这个理念就相当于把本体论架构铺设完毕，最后会走向自然哲学。但是它中间会有缺失。

\$-2实际上有的（先验主体间性）。这里缺失了一个就是隐藏的他者性（精神分裂），这里在\$-2这里，理论到了后面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失了智。这部分内容是弗洛伊德，晚期谢林，海德格尔，马克思他们所把握的一个论域，就是上帝疯了的一个论域。在这个理念论后面会有。

因为光有理念论，是没有办法抵达自然哲学的，没有办法抵达自然的涌现的。然后在这两个维度（逻辑学，自然哲学）里面，它如果是精神正常的话，它实际上都是第一人称纯意识。纯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纯粹虚无主义的纯意志：上帝的第一人称意志，但是他要超出他自己，他要返回他自己。观念论运动里面，最干净的两个就是这两个。观念论运动里面最脏的也是这两个。因为它没有把现成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主观意识）看成是和神的意识是并列的。

所以逻辑学和自然哲学都是独白，这个独白里面它就有各种可能性：一：它是纯粹客观的，所以它代表1字头实在论，他只讨论自然本身的演化。另外一方面，又是二神创论，他是2字头，有形而上学铺设的一个架构。3字头它又是一个观念论的，它是有主观主义，主体主义的。最后4字头它又是一个实践，它是个创造过程。

所以现代性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作为它的两大组成部分，以及他的失了智的，疯了的，还有自然哲学内部，最后会加一点别的一些东西。后面会讨论奇迹和魔法的可能性。但这里相当是在自然哲学里面走后门，它不是完全按照辩证法这样卡住的，不是按照辩证法就这么按部就班的这样去运

动的。它有机界在通向精神科学/精神哲学（意识、认识、知性认识、理性认识，客观的精神，绝对精神）时，中间是有个中介的。这个中介黑格尔叫他“奇迹魔法”，其实不是的。我在这里插入的是一种“身体性”。实际上这里黑格尔缺失了一个“身体性”，“具身性”，总之他背后有论域的缺失。

所以用黑格尔逻辑学加自然哲学，这两个就是上帝造世学。逻辑学是上帝在面对自然之前胸有成竹，自然哲学是上帝，开始忘了他是上帝，然后自身意识变成一个自身，在自然当中作为自然的加演化的过程。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实际上的对应就是现代性：现代资本主义运行以及现代技术的运行。

逻辑学代表着它的现代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现在的经济和政治架构，自然哲学代表它现代的科技体系，还有它整个医药文明，还有各式各样的……为什么我首先会讲医药，因为现在比较应景，医药文明，生化文明……自然哲学对应现代科学，逻辑学对应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范式。

现代性本身并不是由哲学来代表的，我在强调一遍，当然黑格尔哲学早已经完全概括了现代性的所有环节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都可以叫后现代哲学，黑格尔自己的哲学都可以叫后现代哲学，现代性是无非是一种时间性样态或者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特征。但我在这里要概括了一点，就是说现代性当中是它4种场域论，都可能起作用。在现代，它就是4种场域论下面的主体（人）都活在这同一个现代。它是一个同时代性，1，2，3，4字头，实际上不是同时代性。实在论这个东西是，我靠。它又不是同时代性，又是有时代性的差异的。

3字头是代表什么？17 18 19 20世纪。他们这个东西不能用时代来划分，由人群来划分。1字头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2字头就是统治官僚、知识精英，4字头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行动者，whatever。怎么叫同处一个时代？这就在现代。人类进入现代，就是说：人类从符号学上来分类的话，这4种符号生物都是人类，而且他们都可以不停的相互转化。所以我把这个点位称之为现代性，因为我认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是最符合逻辑学和自然哲学里面描述的。\$-1, 2, 3, 4, 四个分支的也是最符合它可以变成1234 4种字头。

我们的现代性的讨论就以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作为它的牵引，要作为它的一个铰链。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进展到本体论的1。

本质论里面讨论实际上是康德的问题域的一个重新阐发。黑格尔是在炒冷饭，但是它里面有很多洞见。他在前面的反应论/反思论里面，基本上已经把后面的这些物的环节，表象的环节，本质性的关联的这些环节已经提前讲过了，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它能让我们很清晰的看到一些。

我认为现代性层面，它具有普适性，我觉得它是背后比较鲜活的符号学机制，它不固定场域论，也就是它各个场都可以扣在他头上，每一个姿态都可以扣在他头上，然后变成类似的，相应的东西。

所以我把\$后面的这个东西看成是纯本体论的环节。为什么可以有这种纯本体论？因为有一种纯哲学范式：纯思。逻

辑学可以看成纯思，而自然哲学可以看成是具有生产力的一种生产性的纯思。但是我要揭露的就是说：它在量的逻辑那里，早就具有生产系了。黑格尔的先验关系论体系，它注重“量”，比例，注重那种比较精致的拓扑关系，做的像个群论一样，他就和费希特和谢林做的那个东西很不一样。谢林是揉杂这一块，它不会分得这么细。这谢林是不会认为上帝在创造自然之前他会想那么多。他觉得上帝过于犹豫了。

逻辑学对应就是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头脑里的想法，自然哲学对应上帝已经变成自然了，精神把自己忘掉了。在自然的中介当中，前面的逻辑学的那些惯性如何施加在这么一个绝对精神上面，然后让他把整个自然界给演化出来。但是它也不停的返回自身，但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种返回自身它路途太远了，要回去回太远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像谢林做的那样。谢林在先验观念的体系里面是直接对应起来的：时空就直接是时间和空间，就变成当下感，对不对？或者说，反思的当中那种内在张力和它的物/表象的呈现模式就变成时间，空间。

黑格尔这里，强行把它做成线性。我们要看到现代性又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时间性是个线性，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概念。所以我用黑格尔的这么一个线性（一连串的运动）。现代性是一种无目的的线性，可以说它是个射线，它的线性导向的不是目的，就是一去不复返的，像电波发到外太空去，不回来的那种线性。当然我们知道逻辑学的终点，我们知道逻辑和自然哲学抵达到哪里：如果我要说的话，只有认识的维度，都没有本体论那个维度。

我倾向于把精神哲学看成是只有认识论和目的论的维度。精神哲学实际上在黑格尔的体系里面是非常暧昧的，被看成他的私货，因为逻辑学的起点是精神现象学（做一个导论），然后逻辑学是戏肉，精神现象学抵达的绝对知识，可以让主体有资格说，我现在讲述的这一套是逻辑学，我现在进行的科学是真的科学，真的是绝对精神。他的绝对精神，这个时候从主观精神，客观精神，运动到绝对精神的一个自我显现，我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绝对精神。他的纯思的，运动的，在世界还没出现之前那种状态。精神现象学最后的关卡的绝对精神，它是一个匮乏的，“我一无所有，我就如同上帝还没有一个自然界一样”，对不对？逻辑学的起点变成了纯思。

逻辑学本身是起点，就相当于一个没有武装的一个先知，没有随从的一个君主，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以终点作为起点，你知道吗？他最后导向的精神哲学实际上是他精神现象学的起点，它是个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当中，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自然哲学其实都是平行关系：人类的有限的意识（主观精神）它和绝对精神本身（精神本身）——绝对者本身的运动，这个时候绝对者会把握成精神了，但是它还不是绝对精神，和他们是平行状态。平行状态就不是现代性了。所以我实事求是讲，这两个文本（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不应该被看成现代性的文本，而这两个文本（逻辑学，自然哲学）应当被着重把握为现代性的文本，一去不复返。

逻辑学和自然哲学具有意志主义，具有生存论色彩，你知道吗？逻辑学可以看的是预先谋划，自然哲学可以看成是抛到世界当中，共在，我靠，沉沦。我们把握逻辑和自然哲学要把握到那种感觉：身不由己，不得不不停的往前跑。

黑格尔的头号粉丝海德格尔最喜欢搞逻辑学的，最喜欢研究重新去挖掘逻辑学里面的那些范畴，环节，形式。因为逻辑学本身是一个生存论冒险：就智者以他自己为上帝，然后就这样就马不停蹄，喘息都来不及喘息，这样运行下去。

把握逻辑学之后，你可以20世纪之及其之后的所有的哲学，你都获得对他们的名目，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然后把握了自然哲学之后，你就可以对20世纪之后的科学史的把握也获得某种领悟。把握这两个东西可以让你对哲学上和科学上具有一种明目，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说这确切的要把握把科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是主观精神，也是客观精神），但是不是绝对精神（科学我们指现代自然科学）。但是如果科学已经是宗教了，他是某种绝对精神，我靠。

后面这个已经是超出黑格尔的把握了，黑格尔如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我觉得科学可能也是一种绝对精神。他会发现嵌套关系，他卡在好多环节了。我们现代科学是卡在不同的科学的本体论。它不是鳞次栉比，是犬牙交错的，参差不齐的。有的科学已经跑到很后面的，有些科学跑在很前面，它完全不是像黑格尔所想象那样，绝对精神驱动了他们每一个达成形式的内容的自我发展，没有的。他就统统都卡住。

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可能生而知之”。这里面哲学背叛了人类的学习，他没有背叛人类的理解力，他狠狠的批判人类的知性理解力，但是他忽视了：所有综合/把握要靠学习来实现，而学习是一个长久痛苦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握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的日常交往当中/人类的符号学实践当中有一个基础，然后再学习，可以到更高的层面。我不相信就是过100万年之后，人类出生的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然后过20年就可以变成一个精妙的现象学家，或者说一个后人类的后结构主义者。人类本身会重新开始。我们可以抬高的，只能抬高一点点。

现代性还有一点：让它的主要人口都能够从逻辑学的第一环（存有论）开始，所有人都把握存有论，都知道啥叫量，啥叫比例，啥叫数，啥叫存在，啥叫规定性……可能因为大家只能可能会知道什么叫属性，规定性可能就有点怪怪的，确定性……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有，什么叫无，基本上全部人口（除去一些智力有问题的）都会。这是个现代的成就，会数数，知道比例关系，加减乘除大家都会了解吗？所以它作为一个起点。作为一个终点就是自然哲学，最后把人给变出来，把人把有机生命体变出来，植物，动物最后到人，现代性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它可以使人作为人而存在，可以使人的意识可以在经过精神哲学的演化。首先，每个人都会有至少都有意识，而这意识肯定是具有自反性的，有反思性的。就是说，精神像学的前面几章就看上去有点好像是逻辑学的前面，存有论的前面几章一样，它可以模拟的去把握前面的那些环节。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平行关系，但是是从简单（原初）到复杂（逻辑学），最后再到一个简单（人）。再到有机生命，到达人的时候，人的意识又重新从最简单的一种意识状态开始。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个嵌套的平行状态了，不仅仅是一个孤独的第一人称的，神的唯一的意志在场。

所以我把“现代性所特有的这种马不停蹄的单向度线性”里面的张力是被一个孤独的主体所完全承载的。他是最可悲的奴隶，西西弗斯，他推到最后，推到另外一个有限性限定的意识出来。在这个里面是这个神是不停这样中介的。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答案：西西弗斯这个人是他妈谁？是华子。因为他要从逻辑学的存有论，然后一直推到这个人的发生。这个人的发生就其意识层面而言的话，他又得重新回去推。存有论只是它的起点，后面的一些过程对他而言实际上没有额外的意义。

我们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目的论在自然哲学和逻辑学中要切断一下，如果不切断的话，就代表人不是自由的，他没有实践的那种必然性必要性，它是傀儡。会有一个西西弗斯在那边不停的推这个东西，让人能够发生出来，让人能够被生产出来，让人的主观意识，人自我意识，人的各种知识/理性/伦理都能够生产出来，它是不停的在循环这个过程的，并且支撑了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持存，以及整个观念位面的那些玩意儿的效力。他不停的要这样做。在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中，这种运动并不是哪一天有停止过的，他从未停止过，并且在一个绝对孤独的主体内无限的重复着。

绝对者的第一人称意识是在无限的循环，他希望人类可以多下去一点点，多下去点点（上面是存有论，下面是有机体的发生），他不是这个模型，但是他还是要不停回去。一个人一死，或者一个宝贵的人的生命被可耻的剥夺的话，悲惨的结束的话，等于他就白来了，所以人是天下之至贵。人是很宝贵的，他可以挣脱这个循环。

如果说神有一个循环，逻辑学是神的循环——下面的一部分（自然哲学）的话，它是独属于人的。但是又恰恰是这个原因，逻辑学的循环，是最具有人性的。因为在这里面，神变得和人一样，被捆绑在一个有限的循环之中。神只是手段，它只是工具，只是一个本体论发生机制，和一个人类的发生机制（人的意识的发生机制，有限的/理性的智性，我操，人的蛇皮意识的发生学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是读神的工作，但是恰恰由于这亵渎是他的工作，所以他才是人。

所以说把握现代性要在逻辑学来把握现代性，而不是到存在中把握现代性。上面去是个并行状态，神人二分的状态，我们把握不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现代人。下面又是普鲁士护教学，不谈了啊，不是护教学，只是舔学。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逻辑学维度里面，我们把握的神性实际上就是现代的人性。如果你下面不推一步的话，或者你前面停卡在这前面的话，不去进行这么一个过程的话，都好像是有白活了。这个玩意一直在驱动着你。

好了，那就讲到这边。那么黑格尔基本上也就预言了现代的一些生存论者/唯意志哲学那些家伙的宿命：就是模仿他们的老大哥/前辈。但是你有一点：你要拒绝/不承认你是绝对者，死命的就认为：我就是……并且只有在这种是的过程中，你才……就是有限主义的坚持。首先你要预设有个无限者，然后你要在有限主义的坚持里面又……你越否认你是那无限者，你越是那个无限者，因为无限者就在有限的这么一个牢笼里面无穷无尽的转，他也很惨，就这么差不多这种。这里面所包含

的深意，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学习整个体系的过程中能够自己进行反思。

今天就讲到这边。明天就是要讲“物”的一个层面。因为小逻辑里面是很少的吧，小逻辑本质论的表象界/现象界，它直接就是“内容和形式”，然后是物的那些关系，它里面基本上没有谈“独立的物”的环节。其实有的，在表象前面，那个顺序是出问题的，顺序是不太一样的。反正我明天就讲物，但是这个物和前面的物质不一样，前面是matter，可以把握成比例，认识的材料 Matter，但这里物是 thing 啊。

我明天会讲黑格尔存有论，然后把谢林再往后推进一下。明天讲存有论，明天讲纯有，无，定在，就讲这些东西。

今天也基本上把这个框架讲清楚了，然后这个路径第一也大致知道了。我再讲一遍，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精华，是逻辑学和和自然哲学。这两个是具有启发性的，这是我的观点。我不认为精神现象学里面的茫茫平行关系是容易把握的。平行关系，两种精神同时在唉！平行关系比较难把握的。我觉得自然哲学可以看成是逻辑学衍生，都是一个孤独精神的一个独白，这个独白就是上帝的独白，而且先是精神正常的独白，后来是疯了，呓语，把整个世界给说出来。

他怎么恢复神智的？那么在基督教传统里面恢复神志的是献祭，才让他重新恢复了神智。而且献祭的是他自己，自我献祭。那么就讲到这边，那些东西不想多讲。

我们不是在一个神学框架上来把握，我们只是说，第一人称的原初主体的意识发生学就等同于整个理念世界发生学和自然界的发生学。本体论和整个自然科学/自然秩序的先验演绎。我要用先验演绎这个东西。先验这个词，在黑格尔那边不是超越性演绎，在黑格尔那边没有特别高的地位。他要通过绝对精神来抵达绝对知识，黑格尔喜欢说绝对知识，就理性就行了，说什么先验什么的，蛇皮小朋友的名字。

好了，就讲到这里。

注意：本篇过审于\$-1-4之后，\$-1-4-1之前。

用绝对知识，消解场域论，给出本体论

\$-1：理念等级制 IDEAL HIERARCHY

人家拿话筒唱歌，我拿话筒讲哲学。今天继续讲主义主义的\$-1。他场域论已经没有了，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标准模型，今天讲的是场域论已经消失的情况。

那么场域论是缺省，他的抵达方式是通过黑格尔的绝对知识，抵达3-2-4-1。目的论就是1，就是辩证运动了，他不会卡住。场域论上，就是崇高的，最极端的癥症化主体。他能获得绝对知识。主体性每一个否定的环节都运动的最快，而且都恰到好处，使得辩证过程能够转起来。那么但是这个只在于本体论上是1的这种情况。

我把这个点位叫做理念等级制。虽然它宣称自己是存在论，它也宣称自己后面是本质论，但实际上它是理念等级制，Ideal Hierarchy，但它伪装成是一个存有论。主要包含《逻辑学》里面的存有论和本质论前面部分，大概到现象论/物平等的客体性之前的环节。

本体论上运动到\$-4，它会有一部分是本质论无法囊括的。黑格尔辩证法它中间会有脱节的地方，会有无意识的地方。这种无意识会变成现代主体性的病症，精神病理化。代表人物就是弗洛伊德，前面123是黑格尔把握的。

那么我们要今天就告诉你，\$就等于绝对知识加上崇高的癔症化的主体性状态，它能够给主体性 barred (S+杠)，所以它本来就是3，但是它被barred，变成不可能的——你不能够去反思它的。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场域论的。

这个时候的1本身，就是理念等级制，来自于语言内部的一种符号性的张力。但是这个张力现在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一个符号性的等级制，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融贯的语言，或者就写成“语音中心主义”的语音，你认为语言中间是非常融贯的，所以黑格尔能写成一本《逻辑学》前面部分。后面到概念论/本质论的后面一部分的时候，本体论就会裂开，变成2。我不认为黑格尔的存有论和本质论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分，他的三分法切歪了，我认为我的四分法切的对。

那么我们在教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教授他的三分法（正反合）的过程，所谓的正反和，我们就用主义主义把它消解掉吧，因为主义主义有一个4，可以敞开，可以有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位置。

1其实就是就本体论本身，他认为崇高癔症化的主体所把握的本体论，可以变成2，3，但不能变成4，之后123123这样去循环起来，最后抵达333，黑格尔认为这是最佳状态，

实际就是和尼采的3333室同一个状态，全部都被中介完毕，完全中介性。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it's impossible。

为了比较详细的揭露这个不可能，我们接下来讲的理念等级制，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体系。它场域论就是3241，然后本体论上开始“1234”这样转起来。

它缺省前面一个格，只有后面三个格，他有64种情况，基本上可以涵盖它逻辑学的所有环节，以及他不能涵盖的环节，因为逻辑学的环节基本上就 $3 \times 3 \times 3$ ，偶尔有个例外，推论还是那里会有4个环节，但是基本上逻辑学都是三段论，会把它基本上都涵盖，但是也有它不能把握的地方。我们会调用《存在于时间》和《观念II》对于逻辑里面的环节的补充，它里面会缺省好多环节。这里面逻辑本身不能把握的一些张力，后世的哲学家把它进行了补充。

最后形成这么64个体系，是个近代辩证法大全。今天就讲到这边，就4-4的复习课，我可能要我来反思一下，我得把它做出来。

这个体系它缺省场域论。如果场域论，本体论都缺省，只有认识论，目的论，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要考虑有人完全不思考这两个东西。把一字头预设的东西去掉，然后你也不行动。你要进入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你要把场域论放空，你要抵达绝对知识。要把本体论放空掉，你大概是要抵达什么一种状态？我觉得怪怪的，他们对应的是不同的认知状态/精神状况，这个我要自己去探索。

把场域论放空，就是完全没有场域论。4字头是通过实践，然后让你的行动本身就是这个场域论的发生学。现在刻意放空，他是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写的时候就不写场域论了，我们直接就写本体论，这个时候本体论站到前面去，我操我是老大了，你懂吗？

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实际上本体论占老大，本体论自称是逻辑，logos。他觉得自己就是真理的运行规则，这个世界本身的发生学机制。但是在我看来，本体论是1的时候，它的理念等级制实际上是个“千秋万代的统质关系”的想象。当然，你要会。这个东西内禀在所有人的意识结构/主体性发生学机制中。这个机制跑到后来，到所谓的理念论，把你的主体性跑出来。

这里面的环节都是辩证性的。本来4只是个例外，一种不可能性。黑格尔辩证法是不把握这种4的。其实黑格尔辩证法把握到这个4了，他以为自己错过了。他33制在我看来是不对的，好吧？辩证法应该有四段，它有最后真正的合题，中间有虚假的合题。那么黑格尔自己有时会错失真正合体，有的时候他没有错失，有的时候他错过了，有的时候他没有错失，他得到的真正合题，他又以为他是后面的另外一个正题了。

我们这个过程，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修补更正过程。场域论前面没有，是\$，甚至我可以把它写成x。你们后面就知道了，我就今天不和你们乱扯了，也时间不早了，就讲到这里，Goodbye各位。

“存在”本身，理念等级制派下来的先锋小弟。试着自居这一角色，你就把握了这个环节

\$-1-1： 纯思 PURE THINKING

我们今天讲主义的\$-1-1。场域论没有，缺席，然后1-1，这是黑格尔所说的“存有论”的第一个环节：纯思，pure thinking。他目的论上是也是没有的，你可以目的论也可以看成是缺省，但是就没有必要写。

“纯思”其实就是“纯有”，但是它还不是纯有，在黑格尔那边，代表的就是黑格尔所认为的巴门尼德爱利亚学派。纯思其实就是有，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他一定会走向无，所以\$-1-1-1，目的论上有了这个1之后，才是走向无的纯有。

在本体论上的1，还是逻辑。在认识论上的1，是一种系词意识，就是准备描述，ready to describe, but don't know anything。他出去之后describe，什么都describe不了，回来就回到他自身。

所谓的纯思，就是什么都不思，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把握到自己是什么都不思。他尚未把握到自己。“我要思考

了，但我啥都不知道。”黑格尔在这里其实赖皮，他直接把纯思或者爱利亚学派那边的……

纯思，就是有，being，存在。我不把它写成纯有，因为所谓的纯有就是纯粹的纯思，pure pure thinking，走向后面，关系加倍。纯思是有，打算开始描述，“there is……”描述什么？描述你的意识场域。这是什么样的场？他不在乎，场域论上是没的，他不预设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以谁都可以用。他就打算说there is，但是这后面是啥，不知道，是一种就敞开的一种状态。

但是黑格尔说，存有论这个环节处于“质”（quality），质的下面第一个，就是“pure being”纯粹的有。

这种“纯粹的有”在他看来是一种纯粹的纯思，Only Pure thinking，“There is nothing, only there is……”只有there is的意识。他还不是问题意识，只有这个描述意识，他只有一个想要把自己充实的意向性本身。但是他想要把自己的意向性充实，但是没东西充实他，只能用自己充实自己，所以他归根结底是匮乏的。就像“我要吃……”，没东西吃。黑格尔说，“纯思等于有”，那么“纯有”就变成“只有纯思”，这时后面的111了，我们今天就讲1-1。

1-1在这里是有两个运动的，它是有运动的，只不过它没有被写到，或者说它是有4种运动都有可能的。场域论是不可能，目的论还没有。

黑格尔逻辑学开篇提到，本体论的1要到认识论上来，认识论的1要回本体论去。本体想要给出自己，给到认识论上，给到这个现象/体验的维度。本体要给出体验，体验要反过来成为这个本体本身。所谓的纯思，就是self=self如果是真正纯粹的纯思的话，（谢林的“上帝的纯粹纯思”）要展开/完成一整个过程，就是理智直观。但是对于人来说，这么一个纯思就是纯直观：只有直观本身。我想直观某个东西，发现没东西直观，他只能直观他自己，只有这个直观这个直观本身，只能看这个的看活动，没其他东西可看。

黑格尔把握到这个运动：一方面它是绝对匮乏，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使得目的论的运动环节开始了。目的论的运动环节开到后面，就会一个个增补到认识论上面去，然后甚至增补到本体论上面去。

后面累计上去了之后，它会让认识论上开始有更复杂的。认识论开始变复杂的时候，它会让本理论上变得更复杂，这是一个发端，开端。\$-1-1跃跃欲试，蓄势待发，要到目的论去，但是不知道到目的论哪里去。

黑格尔认为，你把握张力，就知道他怎么把后面开显出来。他一开始开显出来的是：认识论上这个1是一样的，这个1就是“介说”，“描述”，“阐述”，“刻画”，“规定”，“想要给出规定性”，“想要让规定性显现出来”，把视阈敞开出来。

所以认识论上就是Being，系动名词。而且它是pure being，除了这个Being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Being，就好

比打开门，等着看，有什么东西从这门进来：门里什么都没有，门只有开门这个过程，只有这个门自己。其实，连门都没有，门自己也是规定性。Pure Being这就只有这个敞开活动本身，目的论的运动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差异之间。

\$-1-1，本体论的1是逻辑，就是完满的，作为逻辑的上帝。或者作为一切完满的本质。逻辑包含整个世界的所有发生学的一切，这其实就是一种神圣语言，神的形而上学，要用系词把它讲出来。首先讲出来就是系词本身。就是“有”，或者“存在”，“there is”的is本身。在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这里隐隐的包含分裂了。

认识论的1是蛇皮，匮乏的，本体论的1屌的不得了，是完满的。但是他们就都是1，又是等同的。所以他后面第一个运动，就是匮乏的认识论要奔向“无”。认识论的1说：“我是小弟，我这个系词是被您这个神圣逻辑讲出来的。所以\$-1-1，认识论1就是臣服：先跪下来，禀圣上，“咱家已经到达现实存在的第一线了，我是无，等着您来给我施加规定性”，这么个意思。

神派了个小弟，这个小弟就是他的一个系词让太监下去开戏台，开戏台募捐，挣钱，挣回来，实际他自己是匮乏的，你妈的巴子的，就实事求是讲。这个就像嘉靖皇帝一样的，你看上去好像这个神非常富有的，他实际自己是匮乏的，他就靠小弟下去开戏台子，戏台子就是这个系词，Being，它是一个整体，整全。

实际上，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是有张力的。本体论的1并不是直接和认识论的1相等同，认识论的1必须说“我什么都不是”，他必须说自己是匮乏的，才能让本体论1的这个大哥放心，“你这个小弟很会当小弟”，他必须把自己说成什么都不是，所以才能反过来说自己是本体论的1，自己秉承着本体论的旨意，明白吧？我是一个空的规定性，这规定性展开，要靠一个外面的异质性神圣力量的降临，所以首先展开的是认识论上1.两个看上去都是1，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1，本体论的1是站在背后大哥，认识论的1是站在前面的小弟。

但是本体论上的1，这位大哥会发现问题很复杂，它没有完全直接1到底，它最后要变成二，自己要分裂的。小弟不停的回来禀报，“我下去，1234不同的方式搞了，大哥我这样都不行”，大哥本人会变成二，了解吗？

那么明天我们再来讲辩证法第二讲，纯有。今天讲的就是有，它等于纯思，pure thinking，所谓的纯思就是自居为是大哥的太监降下来摆戏台子，“我的大哥要登场了，你们赶紧募捐，赶紧把好东西交过来”，纯思敞开主体性的视域。敞开了之后，目的论的1要说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负责下来开这个视域的，你不要以为我是什么，目的论一定会立刻走向无。

好，那就讲到这边。

纯粹思维运起理智直观，反身自视发现一无所有

\$-1-1-1： 纯有 | 虚无化 了的存在 NIHILIZED BEING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1-1-1，纯有，但“纯有”等于无。这个位置叫 nihilized being，就是无，它是虚无化了的存在。它的目的论就是变成“无”。其实也不是变成“无”，而是要回溯性的察觉到自己已经是“无”了。“有”（纯思）会回溯性的发现，自己只是“无”，自己什么规定性都没有。钦差大臣准备派下来了，发现他什么都没有，尚方宝剑都没带，他是被皇帝/上帝派下来的，什么都没有。

他钦差大臣代表上帝被派下来之后，要展开新的真理/后面的发展环节。但一开始他啥都没有，尚方宝剑都没带，这对于黑格尔和谢林来说，这就是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实际上就是说上帝仅是本质，上帝仅是自身（self），为什么叫他的自由呢？因为上帝不会对象化成一个个别的东西，你不能把一些个别的，具体的东西说成是本体（上帝）。归根结底，最真实的本体，本体论上的1，他在“纯有”发现到自己就是“无”的\$-1-1-1点位上。纯思进一步回溯性的发现自己什么规定性都没

有，“我是神派下来展开的”，放屁，你啥都没有，它只是一个“无”。

“有”和“无”在这里是统一的，但是统一就意味着它有变化的可能性，那目的论上1，在被黑格尔把握成就是变异，“变成无”，但实际上它不是变成无。它本来就是无，但是他一开始不觉得自己本来是无，一开始觉得自己是充实的，是饱满的，后来回过头去看，发现你充实，你用啥充实？你饱满，你饱满个毛？你就用系词符号在充实自己。

所以他在认识论上，只有一个东西：绝对抽象，Absolute abstraction。他是一个系词化的活动，这个系词化的活动就是个绝对抽象，他把一切都变成系词本身：There is only being/ everything is only being，万物皆有，万物归根结底不过是“系词”，不过是上帝本身的现身，上帝本身的系词，上帝本身的存在。这个存在没有任何规定性，他还没有“一切”。一切是啥？里面什么时间，空间，方向，数量，什么都没有，只有“纯存在”，那么就归根结底啥都没有了。啥都没有是一种Absolute abstraction，纯粹抽离。认识论上只有纯粹抽离：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完全消解为“纯有”。它这种绝对否定性（empty abstraction/absolute negation），黑格尔的原话是“绝对否定空洞的抽象”：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消解成“纯有”，也就是被消解成无。如果一切事物没有具体的规律性的话，所谓的“一切事物”就空泛的一个场。

本体论上的1依然是逻辑，这个逻辑在展开他自己。本体论还是作为一个最完满的上帝派了个小弟下来，这个逻辑要

开始道出他自己（自我介绍），就是逻辑的独白戏：“我即是存在”，后来你存在个啥，没啥存在的，我就是“无”。他是虚无化了的有，他是自我虚无化的存在。

对应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他就是Unobjectifiable self，“不可对象化的自身”。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目的论的1要把场（\$）开下来，但是我们不开它，它唯一就是个占位符。它实际上是开的认识论，他回溯性的让你知道，认识论上是“空诞的抽象，绝对的否定”，他等着，可以有对象化在他点位上发生。他告诉你所谓的“纯有”，就占个空位子，然后虚位以待，等嘉宾入座，结果发现没有嘉宾，他自己先演起来了，他等嘉宾入座的时候发现，他好像就是个嘉宾，然后他就是个空位置。然后他就会发现：在过程当中有一个变化发生了。

有和无的这么一个对立，它实际上是一种变化：有变成无，无变成有。“变化”和“定在”的对立，就是形成后面的\$-1-1-2。它的有两种运动：一种就是有和无的矛盾是显露在外面，还有一个是有和无的矛盾潜藏起来，变成一种规定性。在这个点位上你要领会的是：“纯有”就是仅只有纯粹思维。

黑格尔说，有和无连共同性都没有，所以他们没有差别，“有”和“无”之间的相等是一个绝对判断，他们没有他们的同一性，就是说意味着他们绝对不相等。他们那种不相等，不是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黑格尔说，a类东西和b类东西的差别，它都有一个基础：就是他们都是一个类，或者说a存在，b也存在，这两个东西，你可以说他们有差别，因为他们都是存在，a和b是存在两种样态，或者说是存在着两个单

元，反正都是具体的，所以他们有差别。但是“有”和“无”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说有“有”，有“无”。那么海德格尔有句名言叫“无本身无着”，不能把“无”作为一个具体的规定性给它给出来。因为无就是存在本身，无就是“有……”的这么一个虚位以待的这么一种状态。有啥？如果最后这个东西没被占下来，那不就是无吗？所谓的无，就是“有”的敞开状态，他屁股被塞满了（我靠，好黄），他敞开的位置被被占住了，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具体的被规定的有那只是一种定在，而没有被虚位以待，没有被占住，那就是无，所以不能说有“无”。

所以你不能说，“有”和“无”的共同的基础都是某种“有”/某种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有和无是有差别的”。在黑格尔这边，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你不能思想“无”本身。“有”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虚位以待”的状态，然后“思想的虚位以待状态”被辜负了，没有东西过来占这个位置，这就是“无”，但是你并不能说思想直接把“无”作为他的对象/状态，因为只有一种状态，就是“思想虚位以待”。外面到底是有没有东西过来，站这个位置，并不是由思想本身决定的，所以差别必须要有思想之外的一个东西来设立它，并不能由思想本身来设立一个具体的差别。

作为一个“虚位以待什么东西”的思想而言，它既是有，又是无。所以“有”和“无”绝对的没有差别可言，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共同性。他们不是有某个共同点的两个东西。它“有”一个活动，“无”也是一种活动，但归根结底是同一个活动的两方面：“有”是往外面去活动，试图迎接外边的东西，向外面敞开；“无”是一种“回来”的感觉，回过头来，发现没有东西敞

开。其实，“无”相当于是这种“有”的自我觉知：“有”回溯性的发现自己敞开了，但是没向任何东西敞开，没得到任何东西的回应，“有”没有克服他自己的那种唯物论状态。我们用晚期谢林/精神分析的术语，大致能够想象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他们之间是没有差别可言。

你不能说有“有和无”之间的差别，这句话是违法的，因为差别（difference）作为一种质：“有”和“无”的矛盾，在差异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差别看成是比较稳固的，有和无的矛盾潜在其中，并没有撕破脸的，那么这个“差别”无非就是“有”和“无”的矛盾的一个潜在/内部的矛盾，差别就变成“质”。你只能说“有”和“无”之间就是“差别化的运动”，这个运动本身就是要把差别生成出来。生成出来的这个差别就是质，就是“定在”。这么个差别就是一个“纯质”，是自己和自己的差别，自己作为“有”和自己作为“无”，自己和自己同一的差别。自己和自己的差异又仅仅是一个有和无之间的差异。

所以你不能说有“有和无”之间的差别，你这样说发生了这么一个运动，有无之间的差别生成出来了，有无之间的运动是差别生成出来的。“有”和“无”之间距离本身就是运动，没有预先没有一个“有无之间”，因为有和无是一码事，他们之间是没有间距的。纯思究其是一个纯思，占据了叙事学的场域，he is thinking，占据了这么一个进行时。但是他占据了进行时，却没有给出它的实质性内容。没有给出what he is thinking of.....of后面的东西，所以它就是“无”。

我都不能说上帝在思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纯思他甚至都没有设立起上帝本身他没有设立，他还没有回溯性的对他自己（作为一个完满的本质的集合，一个大权的上帝的至高神圣崇高的真理性）有个把握。

我们上面有一个讲的是纯思，这个就是纯思，他发现只有他自己。“上面派我下来，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规定性，我就不能冒充任何东西。我在民间微服私访，发现我一无所所有……我虽然被派下来了，我只知道我自己是被派下来的”。

它是一种空洞的直接性，在这里甚至都没有内在外在的区分，所以它是逻辑学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因为逻辑学代表一种理念的运动，而这个起点是他开始真正动起来的，因为我们上一个讲的\$-1-1还没动起来，\$-1-1-1开始动起来。他虽然发现自己原来一无所有，但是在黑格尔把握到里面，他以为是就是它变成无，但是这个变成无，也不是说它真的本体论上变成无，它本来就是无，但是之前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被说成这种绝对的自由，绝对自由意味着反思性的自由，意味着这种自由可以反身自适。后面的辩证法家会把这个东西看作纯粹主体性，Pure Subject，就是回溯性的，纯粹地看到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到自己的匮乏，“看到”这个“看”本身就是匮乏的。他在前面那个环节是他在看，作为“纯思”（有，存在），他的看就是一种理智直观，但是他看到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只是在理智直观。这和谢林的自身意识设定很像：通过设定活动，把设定过程当成被设定者给设定出来，设定出自身。是好像反过来看他。这里他告诉你设定活动的空无性，荒诞性，匮乏性，运动的必然性。

在谢林那边，运动必然性从哪来的？是克服一个矛盾，追求自我统一，identify。有两种运动方向，一个是朝外面的，一个是回来的，回来的力量就是纯粹主体性，不停的收缩。早期谢林那边，为什么这个东西最终会要追求一个同一？就是说两个力量之间会不停的交战，但主体是一个自身，一个完备的意识的连续桶，所以中间得不停的有第三种活动性：不停的中介，这两个回环往复的中介这两者。

在黑格尔这里，它的动力学机制是回溯性的看：他把谢林那边的第三项归并到他的第二项里面去了。第二项会回溯性发现自己是缺乏的，“原来我什么都没有，下来是个光屁，裸屁”。所以黑格尔这边的辩证法的机制里面，它就是说：上帝的本质的实现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发现非常吊诡的事实：“原来我屁都不是，我一直有一个危险：变成一个绝对匮乏的纯无”，所以他要不停的克服危险。

谢林的模型里面是要不停的出去再回来，黑格尔的模型就是说他怕自己回来就再也出不下去了，所以他要出去。他并不是就要让自己设定一个对立面才克服它，所以我要设定外部的，现实的东西。黑格尔在这里说，为了避免让自己变成纯无，恶的无限，一个虚假的在里面荡啊荡的，他的“出去”是派生自回来的运动。他往外面去积极的去设定力量，是派生自“收缩”所带的对世界之夜的恐惧了。那么大致你就明白了。他们之间的辩证法性格有差别，环节有很大的差别，它精神没有多大差别。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何为“自在存在”？何为“定在”？何为“恶的无限”？

\$-1-1-2：定在 | 被规定 的限定 DETERMINED LIMITATION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1-1-2，对应的黑格尔逻辑学里的“定在”。在这里，我把它命名为determined limitation，他是一个被规定的限定，但是谁限定他？不知道。被of being, a determined limitation of being。用谢林的话，就是被无限（自身意识，self consciousness）限定了。在黑格尔这里，被规定的限定就是：他不知道是他自己在规定自己，他此时仅仅是一种“自在存在”，他不知道是自己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它还不是一种自在存在，它处在一个不知道的状态，所以“被规定的限定”会陷入一个“恶的无限”。一方面，事实上自己成为他自己，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比如这个“定在”，它会被说是“规定了存在”，“有限的存在”，“被限定的存在”，但是它是一个被规定的限定。

它的目的论上实际上是个被动状态，是个还不活泼的一个状态。它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在变成定在”的变化。我们

\$-1-1-1讲的“纯有”变成“定在”，为什么它会变定在？你这里是有断裂的，里面会有白嫖的规定性。在黑格尔看来，纯有本来应该是富有的，应该是“本来要成为一切”，然后它中间会有“有，无”的一个对立，变成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不停的变化。你不是有没有看过好莱坞电影里面，当一个人脸不停在那边变化，比如说在奇异博士里面，他这是不安定这种变化，他有无不停的切换？

“纯有”一定会变易，变成“有和无”不停的切换，因为一方面它是“有”，另一方面又是“无”。它会是“有和无”的无限切换。实际上，这种不安定状态就是谢林在线观念里面说的“第三种运动”，不停的出去又回来，他这种不停的切换会形成某种均衡，按照谢林的话说，形成的均衡就是定在。

用黑格尔的话说，“有无”的矛盾被一种规定性力量限制：他现在只是个被规定的一个限制，它是“被规定的规定性”，他还没有察觉，他还没有主动把自己直观为“他是在规定别人/自己规定自己”，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在规定自己。如果是自己察觉到自己规定自己，就是有意的要和他人不同，并且有意的要让自己内在一致：这个时候就克服了恶的无限。这个时候就是“自为存在”：“自身性”开始反过来直观他自己，并且自身开始要 come into limitation for self（所以下一个格其实就是coming to limitation for self）。他自己主动的进入这种界限当中，自己主动的成为其他所有他者的他者。

自为存在其实很好理解。“自为存在”摆脱了“自在存在”当中那种“此在”和“彼在”，或者说“自在”和“他在”的一个无限

的张力，在“自在存在”当中，“自在”就是“他在”。因为自在的规定性是无，他的规定性不是他自己创造的，他没有把握到他的规定性来自于他自身。就相当于一个小孩说“我是个小孩”，这事是大人告诉他的，他没有说，“我就要是个小孩”，那么大人长大了到20岁，他还故意“本宝宝”怎么样，他说“我就要当小孩”，这个时候他是故意自己要去做个小孩。

这个“定在”就是一个纯规定性，纯的直接性，直接设定某种存在样态/规定性。自在并不会对直接设定规定性本身加以认同。“定在当中无认同”，认同要返回自身，他没有返回自身。“定在”会被当成一种质的限度（黑格尔），就是要么1要么0，定在自己是1，超出这个规定性就什么都没有。“定在”本身就是一个“1, 0”函数， $f(1,0)$ 。如果往函数里放1的话，它就是定在。如果放0的话，它就没有。有这个定在代表有质，没这个定在就没这个质，所以它是一种质的限度。但是定在是不安定的，他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有”是谁让他有的。他的“有”是无根据的，它不是靠自己“有”，它是一个“他在”让他有，它是一个“他在”设立在它上面的一个“有”。定在是一个determined limitation，它又是一个limited determinancy，他又是被限定的一个规定性。

“定在”其实归根结底是凭他自己，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是凭他自己。他意识到的话，他就会进入 $\$-1-1-3$ 。所以“定在”一定会发生变化，定在和变化是一个千古的冤家，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有生必有死，因为他的“自在”完全来自于“他在”，他自己的属性是其实不是自己规定的，他的自身性还没有得到把握，得到他的一个自我直观的设立，他并不自己设立他的自

身，他的自身是靠别人给他设立的。或者说：设立他自身那个东西还没被他自己把握成是他自己，所以它是being in itself，他只是在那个“自己”里面存在being in itself。

用谢林的话说，他只是self当中的being。Self是一个是个activities，是一个 subjected object, 他是self里面的being，self里面的被设立者，idealitic里面的realness，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realness，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ideal的东西，所以他会陷入恶的无限。

恶的无限就是说，有a必有b，有b必有a，两个循环起来的变成无限了。就相当于空间当中的无限，空间当中无限也是个重复的一个无限：这个点一定有它右边一个点，好右边那个点再看成是这个点，又有一个右边这个点，又有一个右边一个点，又有一个……就是恶的无限，它没有真正意义上新的规定性，就重复这么一个相互关系。

因为定在里面，就内在的包含“自在”。他要么这个东西是“自在”自己设立的，要么这个东西是“他在”别人设立的，它好像有一种对立，但实际上这个对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立。这个对立是完全是他不知道，他没回到他自身。“定在”实际上事实上是他自己设立的，但是他体验不到，所以他就又觉得自己是限度：我是红色，就得是个红色，我自个没办法是个红色/不是红色。我是个红色，我觉得就有某种外在的强迫，告诉我：我得是个红色。比如说这串钥匙就是个钥匙，不能变成一捧金币，好像被某个外部的力量所强迫了：“此物”的规定性就会感觉到是“他物”设立给他的，他归根结底他发现他不是自

己，他只是“在自身当中存在”，这个存在也不是我自己设立/给出的，这种感觉就是“定在”。

凡是有限的东西都有定在。因为凡是有限的东西，它都是limit的，它是被限定的，它都会隐隐约约感觉有个他者在限定他，永远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在”，而是“他在”，是另外一个东西在，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另外一个东西存在的证明——他永远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在反过来证明有一个他者存在，然后他者存在又反过来证明有自己存在，就会陷入无限的重复。我存在是因为有个东西设立我，但那个东西为什么会存在？因为那个存在反过来又把握到那种我存在……

这是种无限的循环。这种循环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恶的无限，因为没有回返到自身，这种否定性的无限。在谢林那边，这一回返运动被看成就是单纯返回运动。黑格尔那边他被看成是一种无意义的震荡运动。在谢林里面它被看成是一种想要获得统一的一个……谢林把恶的无限说成是一种“应当的，理念性”的自由。但是黑格尔把它说成是一种匮乏，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自由，没卵用的。黑格尔说哲学一定要关心具体现实的东西，而谢林要把他的哲学诗做成具体现实的历史演化环节，但是这些历史演化环节本身都是伟大的统一过程的中间项而已。

那么“定在”要被克服，就通过“自在存为”，为自身存在。“自在”和“他在”，“此在”和“彼在”是一码事，为什么只有“此在”，没有“彼在”？为什么只大家是讨论“自在存在”和“自在存在”对立，不讨论“自在存在”和“他在”对立？因为他们是一码

事，他们都是恶的无限。他们都是无力去设定他自己，无力察觉到自己是自己设立他自己，无力把握到这种被设定状态，是自己在设立他自己，你才会感觉是别的东西在设定他自己。后来才发现：我既然有能力设定别的东西，其实我就有能力设定我自己了。我通过这种方式我向你有能力去推断有个别的东西，我相当于别的东西，我也是个别的东西，他就反过来：我干脆变成一种自为存在。

自为存在(Being for itself)意味着什么？我为了保持我自己，我要主动的让我自己对于其他东西都是他们的其他东西，我要成为“他者的他者”；对其他所有的他者，我都是不一样的，我就是维持我自身。所谓的维持我自身，不仅仅是之前的那种“自在”/“他在”状态之下的被别人设定成一直是我自己，而是我要意识到，我要不停的要是我自己，我也要不停的要不同于他者。这就叫做这就叫做自为存在(Being for itself)。这个 for self 就是主体化了，being as a self intuiting，自身直观作为一个自身直观/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这就是自为存在。

黑格尔说，自为存在，由于它是 being for itself，它又变成self intuiting，仅仅是一种intuiting，所以它又会变成虚的东西，这种自为存在又会仅仅变成同一性，那么这是我们下面讲的东西。自为存在它也会有问题，你要和其他所有东西都不同，然后要作为你自己，就是要作为他者的他者——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太难了，你要外面有1000种东西，我要和其他外面1000种都不一样，我要成为那1001种，操，太难了，我直接就是我自己就好了。那么强行的去拟制一个抽象的，“仅仅是我自己”这个东西，会变成很虚的一个东西，只剩下很虚

诞的统一性identity。自为存在其实就是相当于 infinite tendency of being identical with itself，就是自身（谢林）= 有一个无限倾向，要去和他自己统一，但这个也是个虚的东西，会跳到另外一个虚的东西（量）上面去，理解吗？

他在目的论上2的对立：左边是“自在/定在”和“他在”的这种对抗当中，右边是恶的无限。定在实际上是不安的，定在一定会走到后面。你当然说就“定在”相当于变异是较安宁的，但是他还是不安的，这种不安就会产生“恶的无限”，就会产生康德，费希特那种，他要伦理上要追求无限，趋近一个无限。追求彼岸就是把此岸抵达到极点，重复无聊的循环一个伦理实践过程，接近无限的善。这个无限就不是一个真的无限，是个假的无限，无非就是它的有限的伦理实践模式的重复而已。所谓道德纯粹律令/绝对律令重复（玩游戏）的无限，在黑格尔看来是假的无限。它的安定性在于无限本身是匮乏的，无聊的，它的安全性不在于它已经真的克服了它内在的矛盾，他没有真的安定下来，而在于他只在他的震荡运动是很无聊的震荡运动。

然后在认识论上，1就相当于就是规定性，“纯质”，体验到的“纯粹属性”。比如某个纯的颜色，它里面没有发生分裂。纯质的“质的限度”，就等于1，这个1来自认识论上。在认识论上“定在”实际上就是“质的限度”，the qualitative measure。超出他就没有，有的话就是“定在”。他说认识论就是1，你体验到，就体验到了，没体验到，就没体验到。吃到这个甜味，就是有这个甜味，没吃到这个甜味就没吃到这个甜味，被设定就是被设定，它就是1，0只有这两种情况。

本体论上也是1，逻辑，就是纯的确定性。它是 determined by itself，但是他这个时候没有察觉到自己 determine by itself，这个时候他还觉得自己是 determined by the infinite。这本理论他觉得，自己会有这种规定，是被一个无限的神所设定的，他虽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是那种无限的神，他没意识到自己有神圣的意识。他本体上还是1，没有一个对立。至高的，完满的，本质的位面（逻辑）还是一样。

“定在”前面怎么来的，黑格尔只是一笔带过，“一个不安的一定要走向安宁的”，其实谢林在先验观念论里讲的更清楚，这两种（出去和回来）运动达成一个均衡点，这么一个均衡的点就是“定在”。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suspended activity。他是被限定了活动性，but it's still an activity, it hasn't found itself as an activity。某种意义上，sensation（感官确定性/感性确定性），在这里他只是个定在，suspended activity，它为什么会被suspended，因为两种力量实现了某种均衡，你可以去看我讲的先验观念论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对应就是对于感觉的先验演绎。

好吧，那就讲到这边。

对于辩证法家而言，何为“自为存在”？何为“1”？

\$-1-1-3： 自为存在 | 一 ONENESS

今天讲主义主义的\$-1-1-3，“一”，oneness，它实际上后面就开启“量”的范畴了，oneness其实就是谢林的“自身”，或者就是黑格尔他在耶拿时期研究的“自身”，这个时候，“定在”觉察到是自己设立他自己的，他觉察到自己是自生了。

黑格尔说，他是self relating就等于determine（直接的规定性），一个自我关联就是直接的规定性。一个否定者的自我关联，就是一个自我同一的“自为存在”。“我不是其他东西”，他给自己设定整全的边界，所谓“否定着的自我关联”。

“定在”永远陷入在一个“自他”矛盾当中，而到了“自为存在”这边，他不怕这种自他矛盾：到了“自为存在”这里，他主动的成为“他者的他者”来成为自己（自己设定自己），因为定在那边他还不知道，他就觉得“我要么是我，要么是他”，但是“定在”又觉得“自我”不是自己设立的，他觉察不到“自身”实际上是自己在设立他自己的。

而到了“自为存在”那边，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从“自他无限循环”的一个恶的无限，变成一个真的无限：他开始自己设定自己。他怎么自己设定自己？他就说，我不是其他一切他者，我只要不是他们就行了。他是“否定着的自我关联”，通过否定别的其他一切东西，来实现一个自我关联。那么这个东西就回到了某种观念性（ideality），它变成一个观念性的构造了。这个东西他实际上是要自己看自己，把自己看成一切，看成整全。他是否定着的：其他东西都不是我，这就是“否定着的自我关联”：通过否定其他这些东西来成为他自己，他就执着的就是他自身。他这种执着是刻意的，是意识到：原来我要成为自己，只有通过成为他者的他者。

最终，会导致它成为一个中立的存在。什么叫中立的存在？我不是规定性，我不是一般的那些其他的“红色”，“黑色”，“量”，“形状”，我不是这些规定性，我是一个中立的存在，我是游离于这些规定性的一个存在。其实这个oneness，其实如果跑到外面去，就是物自体。就是我们超越的，在意识当中会……今天讲谢林的现象观念论体系，他认为“物自体”实际上是“自由的，观念性的活动性”跑到外面去了，就变成物自体了，那么这个东西回来，觉察到自身意识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种“在事物当中一个中立的存在”，这个东西就是oneness，它实际上就变成一个不定冠词。“a……”

比如说一个椅子，a chair，它不是这个椅子里面的具体的属性：“椅子是实木的，椅子是方的，椅子是有空间形状的，椅子是怎么样的，椅子是会能够会摇啊摇的什么……”他不是这些属性，就是它这个椅子的“a”，它的唯一的属性/定量

性。所以“自为存在”后面就会走向量，“自为存在”它要和其他规定性的不同，它就变成一种闭合的观念性——one。

那么 One它还是处在“一VS多”矛盾之下，刻意要和别人不同，才能是“一”。黑格尔说这个东西对应的是原子论者。谢林跳过这个环节，没有讲一多矛盾，到后面去讲“本质论环节的生产性的直观(productive intuition)”，他没有讲“一多”关系，他们环节次序是打乱的。黑格尔说：你如果仅看到这个一，然后把这个一看成是事物的最重要的本质/存在，就会变成一个原子论者。然后你没有看到，“一和多”之间的关系不是个并列关系，不是说把那么多东西并到一块，这是个原子，这个虚空，所谓的“无和一”的关系是：“无”外在于“一”：外面的虚空也是和它并列的存在，这就是原子论的错误——认为“有和无”是并列的存在：“那么多原子都是一，他们之间有虚空存在着”，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一之所以能是一，靠的是他自己内在的否定性。无是内在于一的。一要成为一，他要四面八方去（我不是你这些东西），四面八方回来（我是我自己），你自己又是什么？其实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无。

他意识到Oneness，Oneness实际上就是10，唯一的“量”的尺度，作为质的度量（不是定量的，质的度量），它唯一的一个“一”，就是它要么有要么没有，对不对？他在事物内部只有一个这个东西，there is only one Oneness a in a thing。事物只有一个他的 a，你不能说“a a chair”，一个chair只有一个a这么简单。它是一个量，懂吗？这个东西是一个中立的存在/中立的规定性：后面属性到底怎么样管我屁事，我就报到前面去，它是个中立的规定性，它是个自为的，自己

规定自己，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有一个东西，我不管你给我这个礼品是什么红的白的黄的绿的是什么紫的，什么这样属性，你只要给我一礼品就行了，我就要这个一，懂了吗？

要得到这个“一”，要超出“定在”他受到“我他”辩证法的折磨：他不知道自己的属性是谁设定的。到了“一”这里他不受我他辩证法折磨，因为他通过四面八方来去，把那些具体的属性都否定掉，然后回到一个抽象的自身，回到一个很虚无的一个自身——单纯的“一”。我不是其他这些东西，我就是“一”，通过这种方式它来变成一个自身，来察觉自己是一个自身，*intuiting yourself as yourself*。这很空虚，它其实什么都没有，“空虚”一定会走一个可以变化的，中立的规定性：量。

量不是具体的，颜色、形状什么，它只是颜色有可以有它的量。就是任意一种规定性都可以加载量，如果这个规定性愿意的话，至少任意一种规定性都可以加载10的量的差别，对不对？颜色可以加载深一点浅一点，可以加载好多量的差别，量可以加载在任意一个规定性上面，了解吗？“一多”辩证法一定会走向量。

好了，在本体论上1，还是一个逻辑：自身。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就对应着自身，“自为存在”，谢林把它当起点，而黑格尔是把“纯有”当起点的。

认识论上1，中立的规定性，所有的规定性上面都可以加载“一”。事物内在的东西就是“多”了，比如说这块橡皮又有形状，又有颜色，又有硬度，它的功效又是乱七八糟的。所有

规定性都可以加载一个“一”：你要让你和他们都不一样，结果他们都可以有你。所以它是一个中立的规定性，只是它非常固执的撤回来：我就是“一个”橡皮，就是一个。

目的论3，通过一个回归到自身的一个否定来调和，缩成了个一。左边是“既是我又是他”的分裂，这个东西直接的的是一个被强迫的状态。右边无法“直接是”，而是恶的无限，无限震荡。现在一次性的把这个无限全做掉了。左边直接就有/在了，但是“在”可能是个“他在”，是一种“定在”，左边是直接的规定性，（直接的被规定/被设定），右边则是一个恶的无限，他要找到源头，谁在规定的我？他会无限回溯，它是一个恶的无限，“我在”同时是“他在”，我是这样的规定性，实际上是被他设定的；但是他设定的，又是被我设定的……相互之间无限的一个恶的无限，找不到它规定性的源头。恶的无限其实就是找不到规定性的源头。那么他是怎么回归的？左边好像直接有个来头，右边又是没有来头，好像左边有个基础，右边就告诉你。实际上它没有基础，它是个恶的无限。两个怎么被调和，怎么来获得一个基础？就只有自己成为这个基础，回归就等于说“自己成为自己的基础”。自己成为自己基础是通过什么？实际上通过坦坦荡荡成为一个“无”：我不是任何一种直接/特殊的规定性。我是个间接的规定性，我就是个“一”，我就是“一个我”。那么我具体是什么样，它不是有任何的样子，外面的任何的样子我都否定他：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善的无限，这种善的无限把外面来一个他者否定他者，来一个，我来打一个，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全他妈不是，滚。

我是什么？我就是我自己不停的否定他们的力量：我不是红色，我不是形状，我不是……相当于一个小朋友说：我不是他的儿子，我不是少年宫小状元，我不是学校里面小标兵，我不承认这些身份，就是我自己。他如何成为他自己？就是他把这些所有的强加给他的规定性都否定掉。他这个时候就统合成用一个符号（一）来是他自己，他就通过“一”来“是”他自己，其实这个“是”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无限否定/绝对否定。这种无限是个真正无限，因为它是一个运动，它突破了量的无限的叠加了——当然这个量其实还隐藏在“定在”的恶的无限当中，隐藏着的量只是10，这个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量，因为定在里“一”都没有单一性发生，这里是发生了单一性，singularity或者Oneness。

所以这种恶的无限就被他真的无限给打掉了，真的无限只能靠自由，成为一个“一”。但是如果学齐泽克辩证法的话，“一”必须是那么多属性当中，某一个偶然的属性会作为它的同一性的凝结点，成为一个例外。比如说人：我所有的属性都不是我自己，除了内听觉，或者他想象的“我”这个符号的符号学的点位当成是我，他得有一个最小的剩余，你了解吗？这个“我”就是它的最小的剩余，然后最小的剩余（一）他会把自己装成是“纯无”，装成是绝对中立的规定。实际上是不存在真正中立的规定性的。如果它真的中立的话，它凭什么能够加载在其他东西上面去变成量？它实际上不是真的中立的/游离于其他之外的。他会把其他东西包起来，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是其并列在其中的了，这个东西要注意。

所以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无限的否定来作为“他者的他者”来成为他自己。作为对于他者的否定：你给我规定这个，就他妈不是我，给我规定那个，就他妈不是我——发现这个东西一旦不是由他自己规定的，他这个就不是我。然后唯一剩下的那个东西（其实这个时候，老实说，没东西剩下来），会有一个很偶然的东西冒充是没东西剩下来，这个东西就会冒充“自身”。本体上，这个玩意就会自己符号学的发生/完成一个内在意识体验。所以黑格尔说，“我”（自我意识）就是一个直接的自为存在。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收回来的，因为我把这些东西都否认掉了，我好像可以否定那么多东西的原因，是因为：“那么多东西”本身也是自己否定他自己的力量。那么多直接的定在/质的规定性当中的否定性汇总到我这里了。

实际上在“一”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多”了，在黑格尔辩证法（小逻辑）没有讲清楚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要说清楚。那么这个点位就是oneness，一，singularity，“自为存在”就是一。一之为一得从这里来。你要能够把握一，肯定要把握多，那么在同一个结构里面有一又有多，最后落脚在一上面的，实际上就是自身。

那就讲到这里， Goodbye， 自为存在啊。

\$-1-1-4： 纯量 | 连续统

PURE QUANTITY

我们今天来讲主义主义的\$-1-1-4，连续统（continuum），纯量（pure quantity）。什么叫纯量？它是一个完全抽离存在/质的规定性。但纯量是不可计数的，它有两个方向的运动（上下），他有可堆叠性，也有它向内的程度。如果我要说纯量，你可以看成是这个模型。

他上一个环节是“一”（自为存在），一是哪来的？自己把自己设立为“一”的方式就是：我和其他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其他所有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具体的质的规定性。我就是质的同一性：我说我的质和其他所有的质都不一样。既然它和其他所有质都不一样，它就仅是一个虚空的同一性，它就是“一”，“自为存在”。它是个否定性的/自由的东西。

“定在”超越到“自为存在”，相当于就是有一个质，他不想被别人规定，他想自己规定他自己：我不是其他所有规定，我是他者的他者。你们这些他者不要试图规定我，我自己规定自己。怎么自己规定自己？成为这些具体的现实的规定性的反

面。我不是红，不是形状，不是什么色彩，不是气味，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特别的感性规定性的一个，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规定性可言了。

他只剩下什么？就是“我自己这一个”。I am this oneness，我就是这一个，being for itself。所以“自为存在”只对于自己是存在。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袁术称帝，只对他自己是个皇帝，他和其他人都是敌对关系，没人承认他的。“自为存在”觉得，只要我自己是个存在就行了。然后他要实现这一点，就是我要和你们其他所有这些外在的他在都不一样，要变成一个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实际上它是没有任何的规定性，它是空的，它不要成为任何其他别的规定性，它就是个同一性，就是一。

那么这种自为存在，由于它是这么个“同一性”，“一”，他太空虚了，以至于它其实是蛮无力的一个同一性。无力的同一性它有几个结果：一个就是说，它可以伴随着每一个具体的质，每一个具体的质，比如：红。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红”，或者这是“红本身”。“一个红”，“一”就像一个人尽可夫一般，和什么质都可以配。那么这还是作为质的量，或者说那些质本身不需要你这个东西。但他自己可以配他自己。

这个时候同一性在“一多关系”中作为纯量，就会有一种虚假的丰饶。为什么？黑格尔其实也没讲特别明白，我要跟你讲明白一点，“一”为什么具有复数化的可能性/可堆叠性？是因为他获得自我同一性的这种方式来路不正。

他以为自己变成“一”的方式是因为他否定了其他所有的“多”，他以为他把无限的质的多样性给否定掉了。但是他只能来一个质打一个质，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倾向。它这种否定不是一个完全的把所有的质都否定掉了，它是个虚的一个东西。


什么叫完全把所有的质都否定掉了？把世界上所有的属性/质加一个完整的分类表，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甜的、臭的、咸的、苦的、辣的、咸的、方的、正的、圆的……什么全他妈弄满，然后这个时候“一”说，我是一，我和你们全都不一样，因为我不是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规定性。

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来一个否定一个”。他否定的方式不是说就是和他隔绝关系，而是变成“来一个他可以附着到它上面”。来一个红，可以说“红”里面是“一个红”，既是一个红，也是同一个红。

一方面，它让红和其他所有的蓝、绿、黄、橙其他的质区分开来。它变成一个内在于同一的红，就是和这些东西区分出来。另外一方面，他只是借助/道出了这个红本身他的自我肯定的力量。红就是一个定在，但是他使得这个“定在”变成带着阴影的定在，“同一个红”就会变成一个“加载在这个质上面的”一个定在”。

而且这里面包含一种反客为主的可能性，同一个红又变成“红的一”，又有个蓝的一，这是个绿的一。那么这里面这个“一”可以投射到每一个质上面，就可以堆叠了，“一”就有变“多”的可能性。

但是我要说，它是白瓢的，它对于质的无限否定，实际上只是一种倾向。它来一个附着一个是因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质（定在）本身都有一个自己内在的度量。另外一方面，这个“量”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可堆叠性，就是“一”可以变成某种可堆叠性，另外一方面“一”本身他自己里面又会有无数个一，它其实又陷于一种恶的无限。

.....111 "1" 1111.....

1111111111111111.....

这个结构就是个连续统。一本身是上面一层“一”（无数个一）里面的1个一，因为它可以附在无数个，具体的质上面。另外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存在，它内在也可以被进一步区分成这么一个无数的一。他下面其实都是“无限分之一”，但是每一个又都是具体的“一”，他自己会散开。

连续统，就是 $[0,1)$ 区间可以形成一一映射的一个集合，就是个连续统，实际上就是这个“无限分之一”，所以我把这个点位叫做连续统。

在下面的“无限分之一”，被叫做“程度”，“事物存在程度”。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程度？因为归根结底，“一”加载到质上面去，他并不是真的。它只是外在的和“质”关联起来。

比如说一个“红”。红本身的“一”还是来自于红自己，“一”是游离于这个红的。红的自身性还是靠红自己发掘到自己

是一个自我存在：一和“红”里面的“一”之间的关系是个外在关系。但这种外在关系就会被感觉为：他就会觉得它是一整个红，他会感觉有一种作为整体性的一（假设我们在下面分100个，就是100%的一个一），他不仅把自己设立为一（红的一个单元），他会把自己设立为整体性，而他把自己把握成一个“完满的红”。“自为存在”就觉得是他在为红赋予合理性：“我是你的自我设定力量，我是100%的红，我给你设置了一个100%的红”。

100%的红此时会处于两种状态：一个是纯粹的一，另一个是饱满的红，100%的红。这会有“红的一”和“一的红”之间的一个矛盾。“红的一”最后就变成“仅是一”，它这不就是一个空的一的吗？“红的一”和“一的红”之间有个过渡。“红的一”它落脚点是“一”，就是这么一个框（它是个红的框）。“一的红”则是有一块红色（它是一块，它本身是个红色）。这两者之间仿佛有差别，能够被识别到。连续统当中的每一个差别，都会有一个“一”来占住差别。就比如比“一的红”稍微浅一点的浅红，这个“一的浅红”就是个“浅红的一”，它就会被无限划分掉。比如说“一的浅红”1，“一的浅红”2，3，4……最后到太浅了，就变成“一的空白”：一个“一”本身。

为什么纯量向内会变成程度？他其实这个机制还蛮复杂的。他们就在于“质的一”和“一的质”之间的一个矛盾。这两个东西归根结底是有差别的，落脚点不一样。“质的一”是质作为规定性加载在一上面，一把自己当成一个质，质变成它的属性。而“一的质”是：“一”只是一个规定性，“质”本身是一个“质”，“一”本身只是个量词。那么这个“一”不爽，妈勒个巴

子，老子凭什么只是个量词？老子得他妈就是质，你这个“质”才是我的一个形容词。比如说红色的一个框框，我这个框框才是最大的，你这个红可以浅一点深一点的，他妈的都可以，了解吗？所以在这两者的差别之间，就会有无数个点位，它中间会有这个差异。这个差异是能够被充实起来，它们毕竟是有差别的。

归根结底，最终被充实起来的差异就是“质的一”和“一的质”和“一本身”的差异。一本身或者就是没有红，“没有红的一”。这个时候就有零了，你知道吗？就有程度，就有零了。零不是没有红，它是一个“没有红的一”，就是个没有颜色的框框，在那之前质的否定就是没有质，无或者纯有，现在无变成一个零了。

那么抵达这里，其实下面就要抵达数/“定量”（确定的量）了，0就产生出来了。一本身它不仅作为一个空诞的“一”本身，它作为“一”要加载到“质”上面，然后质现在没有了，还有一。这个时候一就变成零了。这个质没有了，还有一。红色就是一个框框，框框加载在红色就是一个框红色。红色他妈没了，只剩框框，框框我们叫做0。0就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在0和1之间就会有个连续统。

0和1之间为什么会有个连续统？因为“纯量”的“量的规定性”会觉得他一直在那边。我一直维持着我自己，中间不会有突变。中间所有的变化也是我，也是其他的“一”。中间如果里面会有变化的话，也必须是“一”占据里面每一个变化的瞬间。它不会有突变，因为如果是突变的话，最后就不剩下“没

有红的一”，不剩下那个零（框框）了。它必须是这么一块红色渐渐变浅，最后红色都没了，变成虚框框。这个时候他最后红色整个都没了，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残余的视觉：好像看到了框框。其实它的框框没有边界，就是一坨红，不是有一个黑边的一坨红，就是一坨红。红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浅到最后，红色消失了。按道理说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们会觉得残余一个框框，那个框框就是零。

所以这个量的意识：它一定会在红色到无色（也看不到那个框框）之间设立无数个一，一直站住这个变化过程：一把无限个自己投射进去。“无数个自己”这里面东西是“连续的，绵密的”过程。上面的一具有堆叠性，加载到规定性上面。下面的“一”我甚至不能把它写成这样，因为下面的一不会被看成一，它会被看成无穷小量。而且他们是绵密的，是一个抽象的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就是为了让红色没了之后，“一”还有一个连续性，是纯连续性。所以这个“纯量”纯就存在它有一个纯连续性，它量就量在它有一个可堆叠性。纯连续性就是纯有，但是它是一个要在质的消失之后，还维持自己渐渐消失的一个纯有。它连续性。上面的一和下面的一会成为两个差别，它们之间这个差别会被在量当中固定下来，不能被抹杀掉。

这个东西它一直维持着一，然后甚至说它的规定性消失掉，变成零的时候，一直连维持这个连续性，要没了。连续的下面的一，因为现在还没有单位和数量，还没有二分，还没有到定量，这边我都不好把下面的一写成一个个0.1。上面的一塞的都是可堆叠的个别性。下面这个塞的就是无限绵密的，没有单元性的。但是上面这个东西的可堆叠性就来自于绵密性。

.....111

"1"

1111.....



.....1111111111111111.....

比如说我上面划了8个一，“一个8”，为什么我可以把这8个一汇合成这一个8？这“8个一”在“一个8”里面是绵密的，8好像是一个绵密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孤零零的8个一加在一块。绵密感/连续感的从哪来？也是从“质的一”，一个质变成一个“质的一”（“无质的一”）的过渡当中的绵密性来的。所以可堆叠性如果再加上绵密性，它就会合成为“定量”。

那么它的本体论上1、认识论上1、目的论上4。目的论上4很盲目：为了维持自身，实际上它是自身就消散掉的，实际上就把自己都加载到了质上面。它就变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这个量它本身就没有什么屁力量了，它变成人尽可夫或者人尽可妻的那种东西了。这个目的论的4是软弱的一个东西。

认识论上1，就是“不定冠词”，可以把好多东西变成一个，堆到一起，可堆叠性，可汇总性。但这种可堆叠性同时也有可分性/连续性。可分性和连续性是一个东西，你没有连续性怎么可分？黑格尔把可分性和连续性表现是引力和排斥，但是他没有我解释这么赤裸裸。可分性就是要认为，在这里面任何一处切下去，还是我。就是你把红色变浅红（无色）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可分性”就意味着这个过程随便切一个，它还是有“一”在，或者同时还是有红色在。就这么简单。

红可以不在，红可以消失掉，但是我“一”得有。在红退场的过程中连续的有个“一”，这个“一”是一个一直在那边的自由意志，一个否定性的观念活动性。你“红”他妈可以消失，但我一直会有，对吧？

你消失是个变化的过程。红这个“定在”（在这个意义上讲红变成无色）就是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谁来维持着它这个变化是一个连续的，并且是“一段”过程，就是一。一使得变化不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变化，而是一个可以在时间当中被堆叠的一个变化。我可以说你这个红变成无色会是“一段”过程，比如像用一个红墨水越写越淡，最后写出来就是无色了。一保证“一”的一直在场，一的自身性，使得这么一个转瞬即逝的变化变成一个连续的变化，变成一个持续，然后慢慢消失的变化。

但是归根结底，是红本身它作为一个“定在”才能变化，而“一”是使“定在”变成“变化”可以变成慢慢持续的过程，所以在认识论，它就是其实就是不定冠词了，就是可属性和不可属性。不可属性就是内在的绵密的，可以连续的。无论如，认识论上代表就是一个量词意识。

本体论上1，还是逻辑学。本体论上还是个自身。这里的本体论上自身是一个我们预设“一可以加载到所有质上面”，这个逻辑就是这些质要是逻辑学里面的合法的，可注册在逻辑学里面的质，你必须能够让一能够加载到上面，就这么意思。你能够让量词在外部服从可堆叠性，在内部的质的存在有程度的变化的这种。这种逻辑学在这里是一个质的潜在的汇总和分

类。它这个分类不是把潜在的质的分类，排列，在量的意识里面就出现了，对。

纯量一定会抵达到后面——“定量”，其实就是数量，但是它分为数目和它的单位。定量就是我刚刚讲的：好几个“一”摆到一块去，它会变成一个数，另外一个符号，但是那个时候认识论就变成二了，就有一个数学符号学（123456）。这是异质性的符号，拟制的符号，和之前认识论（语言学）对立的。好，那就讲到这里了。

毕达哥拉斯的真正伟大之处，未能被黑格尔道出

\$-1-2：定量 | 一阶线性

符号体系 FIRST-ORDER LINEAR SYMBOL SYSTEM

我们现在讲主义主义\$-1-2，一阶线性符号体系，First-Order Linear Symbol System。这个东西在黑格尔那边叫做定量(Quantum)，定量分成“数目”和“位数”。

认识论上有两个东西对立起来：左边是语法，右边是一个就是人造的符号串。这人造符号串是对应的是数字。比如说一元性当然就用1了，但这个时候“两个一”它有个专门的“2”了，三有个专门的“3”了……二也获得了“一个2”或者“2个一”。这背后的数学我就不讲了。

此时，认识论上已经发生了分裂。在黑格尔逻辑学体系里面，他并没有把分裂非常完备的托出。他没有察觉到一个必要性：这里出现了符号本身。但凡符号体系出现时，就是以一阶线性符号体系（符号串形式）出现的，但它一定会有它的序

号。认识论上的2就是“序号”（数目）。“定量”就是一个数获得它的自身性：它不再是纯量了，纯量不能用数字写出来，而定量可以对应数字（一个人造的符号串）了。人造的符号串就可以和之前纯量对应起来了。

本来我们知道的“1 1”，不知道这两个加到一块是可以用一个符号来代表它。现在可以知道用一个符号代表它，这一个符号就是“2”，2就是之前那种堆叠性。之前堆叠性仅仅是一种可堆叠性的一种倾向，它并没有变成一个现实的堆叠性。之前纯量里面的“程度性”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可划分性（连续性）。“可堆叠性和可划分性”实际上都是“连续性和可分性”的矛盾的两种现象：一个是可堆叠，一个是绵密/无限可分。可堆叠是潜在的，要变成多才能显现出来；无限可分是一下子被整合在“一”里面的。它是一种直接性和间接性的一个对立。

这一个矛盾只能通过另外一个矛盾显现。“连续性和可分性”的矛盾，现在又变成“数目性”和“单位性”的矛盾：数目就是它具有它的独立性，一个3就有他自己的一个定在，一个2有他自己的一个定在。虽然3归根结底是“1 1 1”，2归根结底是“1 1”，但是3是3，2是2，它有它的自己一个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来自于它是“自为存在”后面的环节，但它又是个定在。它的“独立性”来自于一个人造的符号串体系，3莫名其妙的用“3”这个符号来代表。他可以不写成这个符号，但无论如何他要写成某个不同于1的符号，我们会默认“1 1”不同于1，“1 1 1”又不同于2。这些都是定在的一个特点。“1 1”和其他东西不同，它作为定在，它又不是直接是它自己，2不是

1, 2也不是3, 所以才不同。这种在数目上的连续性就变成加法, 后继性, 而在位数上的连续性就变成乘法。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位数”/“单位”的发生学机制。“单位”实际上很简单: 把2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不把2作为和3, 1的差异关系来把握, 让他自己可以生成新的差异关系, 这就是乘法。数目里面是在做加法, $1+1=2$, 那无非说的就是一个“1 1”。但数目当中也包含了单位性, 这里面以“1”为基本单位, 加法来自于后继性, 来自于“123456.....”的差异体系: 2不同于1, 是因为2是后面的一个数字。3不同于2, 4不同于3, 6不同于5.....他们的不同于的这个东西(差异)不就是一吗? 这个数列通过否定性的方式让“一”在场: “我比你大多少”, 就是我和我的差别是“一”本身。

加法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后继性, 后继性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减法。减法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使得两个符号的差别, 以原始的量的符号作为一个基本单位: 减法的本质是“作为差别的1的单位性”。

这样一来, 我们会看到, 加法实质就已经包含着乘法了, 就已经包含着单位性了。因为乘法是单位性。乘法只不过不以“一”作为单位运动方式, 数列是以一作为单位, 好, 我现在以“二”作为单位, 不就变成乘法了吗? 每次加二, 我就使得整个过程就乘以2了, 明白了吧? You understand?

原则上, 所谓乘法就是单位性上的。不仅仅“一”可以充作单位, “二”, “三”, “四”.....都可以充作单位(digit, 位

码)。单位就把本来需要在差异性当中以“一”本身作为基本差别（通过减法逆向演绎出来1234567）的差异体系，现在不再需要以“一”作为基本单位了：每一个都可以宣称他自己的单位性，更不要说数目和位数的相互之间的堆叠，那就变成“次方”了，2的二次方就变成平方了。

黑格尔在小逻辑里面只介绍这几种： $4 \times 2 = 8$ ，如果我们要说实在话，怎么来把握这个4，它是通过“1 1 1 1”然后到4的，这边是3，这边是2，这边是1，每一个差别都是1。潜在的“一”的堆叠的可能性被实现了。那么现在中间这个单元不再是1了，单元是2。1开始也变成2，2变成4，然后就2468就变成8了， 4×2 就这么一个过程。这样就理解乘法了。

现在，把乘法的本身这个东西变成他自己（自己抵达自身），这样就是一个乘方关系。单位的堆叠就是乘法。单位本身不是堆叠（本来是一），现在堆叠实现了，变成二了，数目的堆叠就是加法，“数目”和“单位”本身都堆叠了，那么就是变成一个 2×2 ，乘以他自己，就变成乘方。

小逻辑里面只谈了这么多，然后我要讲的是：在这里，我们要清楚意识到：在“定数”的层面，它包含着异质性的一阶线性符号串，它并行于意识：123456789.....。而且我要说，它是有限的，它会有基本的十进制，或者说你不会有一个无限进制的定数，数目和单位体系，那就没有意义了。这个异质性的一节符号串，这是思维所不熟悉的。定数的“定在”，“外在性”，也在于符号串的一个任意性。这个符号可以画成另外一个样子。此时精神已经开始把数字视为它的内在之物了。

黑格尔还没有把握真正把握毕达哥拉斯的伟大。毕达哥拉斯伟大在于他设立的语法体系之外的新神（新的本质规定性）。这些符号是语法结构里面没有的，它不是语言学结构的，这些符号是纯人造结构，这符号是异质性符号，当然我们说它是叙述词，叙述词是有限的。这是人性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实事求是来说的话，海德格尔（的“此在”）是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由于他的定在中间出现了有限种的规定性（有限种的本质现身方式），它的定在可以看成是数的体系，只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我认为我觉得你们绝大部分人听不懂我在这里说什么，但是我要把这个话说出来，作为一个作为我的思考成果给他说出来，给他说出来。

在本体论上，逻辑学变成数学了，逻辑学=数学了。它包含符号本身的基本的自治性。我是一个后结构主义时代的人，大哥，你总不能叫我讲辩证法，讲成先观念论时代辩证法。我们在这里要看清楚，在这里是数学的而非动力学的。我们甚至可以借用康德的二分，这种数学性里面彰显的有限，可以说是主体性特有的。它能包容异质性。

就是黑格尔这里开始露马脚，当然他自己都不太觉得自己露马脚，因为他没有一个符号学的反思。我们作为后结构主义者，我们有自己的符号学，在这里我们要意识到它这里引入了一个异质性的一阶符号，而这一阶符号串的特征，让它显得是一种定在。当然实际上归根结它还是虚的（2就是两个1）。但是它也有某种实质性。那么黑格尔说最后通过成为“比

值”来最后走向“度”，有点柏拉图主义的，whatever。那么我们后面再看今天点位，后面\$-1-2-1就是“程度”了。但在这里，我要把我要讲的东西要给他讲清楚，digit的有限性，黑格尔并没有在小逻辑里发挥它。

我希望你们能够现在稍微想一想，因为后面的叙事会以一种结构主义/符号学化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会尤其关注这种异质性的符号串在这里起的作用。这就不是纯思了，it's not a pure。黑格尔的本体论里面（如果我们说他有认识论的话）就已经杂了。绝对精神在（决定性的）从“质”成为“量”的时候，他一定会甩出他的剩余。在那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剩余了：“我和你”的二元关系（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辩证法）。由于他那个时候都用的第三人称的。那是他故意搞的，他把“存在”“定在”作为一套逻辑的起点，是故意去主体主义化的。那么在我们清楚知道这是他另外一个马脚。

我觉得不需要整个的抛弃黑格尔的体系。对它加以一个符号学的把握，结构主义的一个改造，这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思考的要再灵活一点，那就讲到这边。

看到一个数，感觉到它或大或小，发生了什么？

\$-1-2-1： 程度 | 对于定量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OF QUANTUM

我们今天来讲主义主义的\$-1-2-1， conceptualization of quantum，对于定量的构思。这个东西就是黑格尔的程度。Degree，Grade。什么叫做“对于定量的构思”？在degree在这个程度这个概念里面（黑格尔的原文），一个定量的它的概念被设立起来（构思conception）。

这话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写个10000000，你看到这个数，“好大一个数！”，你感觉这个数好大。你就把数把握成一种程度。如果你把这个数作为“定量”的时候把握的时候，他是1 1 1 1 1 1 1等等，你要写一千万个一，把他汇总到一块，对应的一个异质性的符号，是一个数。他明显不是这样吧？你把这些东西都弄到一起，说这个东西等于一个符号X，它是个定量，它是个数。但是在程度这里，你进一步把握

到这个定量，对它有某种构思：它内在具有某个自己的一个性质。你可以对他有一种一个程度上的把握，“这个是个大的数，还是个小的数？”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数本身的内在的属性/性质。

所以程度这个点位它实际上是什么？黑格尔把它叫做这个定量的“内涵的质”。很好理解，黑格尔自己举的例子就是“冷热”。冷热它的程度是它是内在的一个性质。如果它是内在的一个程度的话，它就对应于你“体表感受”。你的感觉会增会减，恰好到一个点上来说冷了，恰好到一个点上就热了。黑格尔说它是内涵的量。

冷热的“外延的量”就是：它表现成某个外部的定量。“冷热”就表现成“外部的水银温度计的拱柱的刻度对它进行定量的把握”，这叫外延的量：外显出来，可以对应成温度计上的……那么多个一。而内涵的量则是一个较为绵密的，你的体表感觉。

冷热是黑格尔举的例子，但是这不是一个精确的刻画。你内涵的量，实际上就是“看到数字的一种感觉”，让你错以为是对他对于对数本身（itself）进行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数或大或小它的特有的一个程度。你感觉它这个数的大小取决于它自己，但是事实上，这种感觉又取决于这个数和其他数的差别。但是你不会意识到，你在把握这个数的程度的时候，其实你参照的适合别的数的差别。比如说我写了10000000，你就觉得“这数好大哦！”这种感觉，实际上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好

大？我写1000000（少一个0），你就会觉得上面这个数要比下面这个数大一点。

如果我再写一个90000000，你就会觉得这个数又比10000000大一点，你就会觉得10000000没那么大了。实际上你这个“程度的感觉”，是在这个数和其他数的差异当中被把握的，但是你忘掉这一点了，你忘掉你是在一个它和别的数的差异当中把握它的程度的。

你忘掉这一点，辩证法就会对你有报复。你忘掉你自己实际上是在超出这个数本身在把握这个数，在设立你对于数的感觉，对数的程度大小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种超出性它就会变成一种另外一种潜在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个数总是可增可减。我再给他写个0就再变大了，我或者把最后0写成1，我再变大了，我再给它减小一下，这个程度就变小了……就会有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一个可增可减的一个可能性。你要以“程度”的这种意向性去把握这个数的大小/概念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所设立的数本身”让我有一种绵密的，直接的质一般的感觉：“好大哟！”但是实际上它是被中介的，“实际上被中介”的这种关系被你遗忘了。被你遗忘掉，他就会跑出去，就变成一种它的数本身的变动的一种倾向，而且是一种无限的潜在的增减的可能性。

这个东西黑格尔之前讲过：在程度当中，我们也会抵达“恶的无限”（bad infinity）。恶的无限觉得一直可以加，比如说我黑格尔在《逻辑学》里面就说了，在亚里士多德的残编里

说，芝诺说，“某件事情发生一次和说它发生了无数次，是一个意思”，因为你要理解何为一次。你实际上是在0和2的差别当中把握1，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把握什么叫发生一次，你是在一种变动的差异当中把握什么叫“一”。“一”这个时候可以看成你对“一本身”的感觉。

你有1000块钱，“哇，1000块钱好多”。如果你是一个富人的话，“1000块钱好他妈少”，你把握到的就是1000块钱的程度，你把握的不是它的外延的量。什么叫做把握它的外延的量，就是把1000块钱把握成1000个钢镚。这么多个钢镚涌现对应出来，它的可堆叠性/可能并拢到一块的可计量性向你呈现的时候，你把握到它的是外延性。你直接把握1000元的时候，直接把握到了它的一个“是多是少”的内涵的量的程度。

芝诺说，“当你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一次”，你直接的领会什么叫“一次”，其实是你在差异里面是从未发生，或者他又发生一次。你实际上是在差异当中把握何为发生了一次。那么它就等于发生了无数次，因为你其实就是在一种潜在的变化可能性当中把握它，就等同于它会发生无数次。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格：本体论上1，逻辑学已经是一种数理逻辑学，逻辑学=数学的发生学。

认识论上2，语法关系（先验框架，先验语法关系：纯语法关系，就是纯主谓宾什么）和数的异质性（异质性的符号集合，集合里面自有它的关联）。

黑格尔在讲程度时直接拿毕达格拉斯举例子了，这个时候，你的认识论上觉得这些数（作为程度），it has something other than myself，你会觉得数有它的某种有它的内在规定性。

比如说我给个278，你可能没有把握他或大或小。你会觉得是“278哦，278自己哦！”。但是你说“278自己”，他其实还是在定量那个环节。但你把它作为程度来把握的时候，你觉得“啊，好多，好烦”，我也就是大致有，比如说个位数写个8，你再写个278，你就会8，好简单，可以数得清的。278好他妈烦，数不清数不完。他又不至于是“27的88次方”那么个数不完，你大致对他有一个程度的把握，一种领会。

这个时候，每个数都获得它的一个符号的自治性。它在这个纯粹的线性体系里面——而且它来自于实践。比如说20以下的数，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大了”，实际上来自于你的货币交易实践，或者你的数数实践。这里面的限度本身是来自于实践，会觉得“多大”的一个数是“很大”的数。比如我们津巴布韦的钞票，多少个亿的。“好大哦！”，出自你的实践。如果你对他有所了解，你不觉得他好大。

但是我们要说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作为纯粹的符号集合的数字，具有某种内在自治性——结构主义的那种结构上的自治性。“数”凭它的相互差异关系，它可以自己设定它的一个内在的规定性，你说3，不太大。好，你说33333333，你就会觉得这个程度好大，它具有某种自质性。

然后在目的论上1：就是差异性的自我规定，differentiative quasi self-determination.它是一种差分性的自我规定：他是靠其他的数字和他形成差异网络把握他自己的这个程度的。但是他却把差异网络内化了。比如，999对你来说“好大”，你一瞬间是在整个差异关系当中，是在整个差异关系当中把握到数的程度。

此时数的自我规定已经不太一样了。这个东西是对应的是“有”或者“存在”里面的“自为存在”，因为这里的量的三段论是“纯量”，“定量”，和“程度”，分别对应“纯有”，“定在”和“自为存在”，这里的“自为存在”也是结构主义的差分化的。但是这个时候，它的目的论不是3了，目的论数字就直接是1了。因为前面的存在（质）这里1（纯有），2（定在），它这里是直接有规定性。而在“量”这里，它是通过一个真正自治的符号系统（它是异质性，剩余的符号）才能有规定性。

质这里只要有一个符号就行了，只要有限个符号就可以了——理论上来说，质这边可以不要借助符号的，纯思。“量”由于有计量关系，所以量有一个矛盾：质本身和量的一个对立——认识论上的“纯思”和一个“额外的符号系统”的对立。

我把纯思叫做“先验语法体系”，“先验语法”被看成是精神本质性结构，他不需要额外的符号来做中介的。到量这里面一定要符号做中介的，而且它还需要符号性的关系来让这个程度进一步走向“度”/比例。2:4等同于3:6当中不变的那个东西，能走向本质论那种东西。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借助额外的符号：计数符号，这个是我始终要讲的。

黑格尔在这里没有就没有一个符号学的探讨，它只说：我们在把握量/程度的时候，我们把数字都当成是外在的东西去把握的——意识以为自己直接把握到一个规定性（质）。

但实际上我举个例子，我这样说你大致就明白了，一个人在体验一个红（质）的时候，他是觉得可以和“红”合而为一的，但是一个人在把握“276”的程度的时候，他就不太能和他合二为一了，隔了一层窗户纸那种感觉。隔了什么窗户纸？267是一个人所拟制的任意符号。这个红把它当成定在。但把276当成定量去把握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隔了一层窗户纸，人拟定的第一个任意符号就是在“自为存在”里面设定的“一”。

自为存在里面，实际上你可以说就有主词发生学机制，但是是这个时候还不是主词，你可以说这里还没有第一人称化。他有那种意向性，但还没有道出/说出，他只是主动的书写活动（德里达），“主动的用意识刻画痕迹”的活动。或者是那个活动才让自为存在，让意识被把握到。

人不能脱离理智的一个任意符号的体系去把握量。人必须一厢情愿的看着“276”，觉得这个东西具有某种魔力/神力，但实际上是人自己投射在上面的。这个符号每一个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人自己设立了它，但是人又觉得“2”就有它的独立性，“7”就有独立性，“6”有它的独立性，然后这种独立性还会向人内在去设立“276”，把那个程度展开出来，让人大概有某种内在化的感觉，而不完全把它当成一种外在关系。

黑格尔说，你以为你是一种 indifferent 的一种方式在感受到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是在外部差异体系当中把握这个数的大小/程度/degree。这个东西一定会走向下一个。它的真理，其实在这里已经被包含在其中了。这个程度的大小，归根结底它是要靠差异关系把握到的。那么人进一步会意识到，他不需要把握数的程度本身，它只要切中这个数与数之间的差异关系就可以了，它就直接切中数与数之间不变的那种关联不就可以了。它下面就会变成比例。

而且实际上，是“数”（作为比例）和人的行动可能性（下一环）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要说的是：“专门的计量行动可能性”和其他的行动可能性之间，数无非就是“计量行动的可能性”的一个抽象。

比如说，比如说我敲砖头敲敲100下，我的胳膊要这样伸缩20下，我才能恢复力气，然后继续敲100下。原始人在他的劳动当中，他自己把握这种比例关系。它一次抽象就变成数，二次抽象就变成“数和数的关系”。数本身就已经是一阶抽象了，就是“行动可能性”的抽象。比例就是“两种行动可能性之间的比例”的一个抽象了。

要看发生学机制，比例是在现实实践中先发生的。比例先发生之后，他没有获得自我意识。他首先获得自我意识就是说：我可以用一个任意的符号来代表我的某种行动的发生可能性。比如说我敲砖头，敲一下，我刻一个东西。或者说100下我敲累了（他不知道100下是敲多少下），我敲多少下，敲累

了，刻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在它原始部落里面用来分配食物用的，whatever。

我想让你理解，数本身就已经是比例了。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万物皆数，对，但是数一开始就已经是比例了。数一开始就已经是一种“人的行动的可能性”和“技术行动可能性”之间的一个比例。所谓的“比例”就已经是人把自己的行动单元化的能力的显现，或者说人把握到自己的行动的一个界限，并且用符号把这个界限给它限定下来的一个能力。他把自己的行动单元化，用个符号代表它，那么这个行动的界限就会变成额外的一个符号。

我们是符号学批判，因为符号学它是活生生的机械性的外部活动，所以它是结构主义的，同时是唯物主义的。这么一个符号，就会把握成数——首先把握成一：什么时候我筋疲力尽了，就是一个人的工作量，这是在劳动分工当中形成的。

他已经是个比例了，已经是“符号”和“一个行动单元化”或者“人的一整个劳动”的对应关系了。“一”开始他不会先是什么“自为存在”，“纯量”，“定量”，一开始就是个比例，它的发生学机制是回溯性的，逻辑学里面回过头去讲故事。在历史里面当然说没有人意识到他，但是它符号性的关系都已经开始有了。身体，劳动关系和技术符号之间的关联早就已经有了。

在人意识把握到这些精致的环节之前，人的整个劳动早就已经把这些环节全倒过来搞出来了。“数”本已经是个比例，所以它进一步走向比例实际上是它的本质进一步展现，黑格尔

其实也说了，我们要测量东西，或者说我们做化学家做实验给它加以统计，或者说统计学里面用的数那些指标，不是说冒一个实例出来，我记一个，实际上都是比例性的。哪怕我把哪个东西把握成是一个单元性，这本身就是个比例性的一个意向性——单元性本身包含了比例性。“一”这个东西早已经蕴含着比例的，只不过在那之前还是“未发”的：任何事物和他自身的比就是“一”。

比例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东西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程度。要着重去把握程度作为一个内涵的量，但是你要更进一步要意识到，程度本身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假的直接性，但实际上它是外部的中介性。此时，让你能够觉得“直接察觉到”的“假的直接性”的代价是“外部的中介性”会变成一种无限的潜能跑出去。这个程度就会变成一个“临时的，暂时的一种直接性”，临时的暂时的一种for itself：看上去好像好笃定的：这个数一看就是大的，那个数一看就是小数目——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这里面会被遗忘掉。如果不遗忘掉这种差异关系，那就到比例了。

此时我写个20这个数，你就会说20，相对于1这个数是大数，但是相对于2000这个数是个小数。但是这个时候你说20相对于1大，2000相对20大，你要把握到他们那种相对性，但是20对1的大和2000对20的大，好像不是同一种大，你对他的大和你对他的大是同一种大，2000要变成400，这两个比值相等。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大”，我现在切中他了，什么叫大？大20倍，切中他了。这就这样就可以过渡到后面的比例（measure）。就讲到这样。

事物在生成中必定要设立基本的单元量

\$-1-2-2：尺度 | 数学的 规定间性 MATHEMATICAL INTER-DETERMINACY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主义主义的\$-1-2-2，
Mathematical Inter-Determinacy/数学化的规定间性。

规定性之间的关系，它一开始是比值的，它们之间的比首先有两种规定性：一个是由定量伪装出来的，或者说它进一步伪装成是个程度。“程度”在逻辑学里面没有独立位置，他直接用比值什么来代替。但实际上，“程度”获得了一个自治性的符号系统（自治性的定量就是数字符号），他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性，就变成一个程度。当程度遗忘了他自己是在差异体系里面生成的，遗忘他那种差异性程度的时候，程度就觉得自己也是某种质的规定性。

另一方面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些质的规定性。定量和质的规定性之间会有数学关联（尺度）。而质的规定性自己内部相

互之间也会有关联，那么关联这个时候只作为尺度

(measure) 来加以把握，还没有被作为本质来加以把握。尺度是一个还仅停留在概念的本质。尺度是本质，是一个量和质的结合，但是它还没有被把握成完整的，整体的自身/有机体。你可以把本质理解成“好多尺度结合到一块的有机体”，但是尺度只是本质的一个发生过程。

这个点位它还没有穷尽尺度，它后面还会有其他的尺度。这个时候的尺度只是一种特殊的尺度，Mathematical，而这里的Math它还不是physical，它也不是现实尺度，它是停留在Mathematical，也就是它是abstract的，它是武断的。

就是这个点位其实对应的黑格逻辑学里面的“特殊的量”，“特殊的尺度”，标准是人为设立的。比如我设立一个衡量单位，由衡量单位来确定。但是不同的会有不同的衡量单位。比如说我们古代时候以成年男子的手肘为一尺，或者多少尺就是一丈了，小朋友拳头宽，就是一寸……whatever，衡量单位是任意的。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就会有一个定量，它自己觉得是自己是程度，然后他进一步把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单元，把自己一个特殊的量做一个标准量，然后以这个标准量出发去衡量其他的東西。这是尺度的它的第一个环节。

尺度本身的环节很好理解，比如说：它有量变和质变两个维度。量变，比如说我有一把尺子放在那边，我给它切掉一小部分，它还是个尺子，再切掉一部分还是个尺子，那么切到这边，就不像尺子像木块了。尺度背后包含的就是：尺度是量和质的一个结合。

在尺度这些概念当中/在这种直观方式中，量和质结合起来了。事物以特定的尺度存在。或者说，一个量寄生于特定的事物。尺度就是：一个红苹果，同时是一个红苹果形式的“一”，这两个东西是相等的。但是由于这两个东西它的相等关系是彼此对立的，你看就小朋友做题目：三个红苹果放一起，加上两个红苹果，这里面都是用红苹果形式来表示一嘛！如果放三张光碟放一块，两个光碟放一块，它是光碟形式的“一”，形式不一样，懂吗？了解吗？

虽然量和质它汇集到了一起，都可以作为一个尺度。一个红苹果可以当一个尺度来衡量“两个红苹果”、“三个红苹果”……一个红苹果来分别他们。或者红苹果的“一”也可以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比如红苹果的 $\frac{1}{2}$ 就是切半个红苹果。

我们会发现尺度它有两个侧面，侧重质的方面或侧重量的方面。那么侧重量的那方面代表：我的事物，比如说一堆粮食，我给它拿掉一两个不影响它还是一堆粮食，它没有形成一个质变。质本身没有受到一点点量的变化的影响，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者说量也具有一定独立性，彼此具有一定独立性，量可以不停的变，对于质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量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已经是侵入到/弥漫在质当中的，它对于质的显现是重要的。

或者说为什么这一个红苹果本身为什么我们能把握它是一？因为这个质本身它在显现的时候，在以某种量化了的方式显现。他在设立自己质的同时，也把自己的量一并设计出来。

他在设立自己的存在的质的同时，比如说一个红，这个红它向你显现，能不能显现几秒钟（你看我们这里都用的是尺度，“秒”或者说显现“让你的头疼到什么一个程度”的红色），它在显现的时候同时一并设立它的量/以某种量的方式去把握它的一种倾向性。比如“红苹果，我一手可以握住”，它在和你手的交互关系当中就蕴含一种倾向性。此时量的显现不是一个虚的量的显现，量的显现是质本身带出来的。这个事物的显现本身设立出来的一种是自量化的（自己把自己量化的），但是由于量它之前那个环节是一个游离的状态（它具有一个符号学的自治性），所以我们人会觉得“量”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相对自由的东西，而“质”则是一个相对不自由的，捉摸不清的，我不能这么去调它的。

你比如说我这弄一堆，你放一堆米，他最后能变个大美女吗？不能变，对不对？它里面质的变化我怕不能控制，但是这个量的变化，可以任意增减米，这样我可以搞他。

量就是一些易于被操作的，易于去改变的规定性（量变）。质变是难以预测的，或者它是靠事物本身的外在的一种未知的，命运的力量来加以规定。我的一个化学试剂。加一点点没事，加多了，操，爆炸了，这种质变出乎意料的。但是我们要说，量变和质变不是割裂的。任何量的变化当中，它已经包含了质的变化，只不过它还没有到认识论预线，或者你对它的把握还不是一种本质性的把握——你还没有本质性把握到它，你还是在质和量的一个对立当中去把握它。就算你把握到后面这些尺度/比例什么的，但还是停留在量的关系当中。

所以尺度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自为存在，它还是一种通过反思才能把握这种东西。他要通过反思才能看到尺度。比如说，一个多边体的4条边和它的对角线的数目有个比例，这个比例，你光看它的边/对角线看不出来，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回过眼神来看，“诶？有一个尺度在这边！”你要通过反思才能把握到它——你不能直接把握它，你要设定它，这是要通过自身的自我设定的行动才能得到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点位上作为一个特殊的尺度，它归根结底还是具有任意性，但是它具有一个中心化的任意性。

任意性，首先就是它的目的论上二。左边是就符号学自治，或者想让你遗忘它背后的差异关系。在程度种，你并不能直接把握他的差异关系。而现在在一个标准当中（标准化），故意设立一个标准，把差异关系（比例）给凸显出来。

标准化就是说：1234567.....这个东西以这种形式显现的时候，它已经是很标准的标准化了，以一作为单位。在现实中，尺度当中的“一”都不会是一个孤零零的一的，一等于说一个苹果或者一段空间作为尺度。你发现我们这里设立的尺度实际上是它们的间隔/规范性（1-2的间隔，2-3的间隔），或者符号的连续性（2是专门一个符号，3是一个符号.....）。

这个尺度是和质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一段空间/一段长度，这个长度也是个现实的一个占有空间性存在质。它和质结合起来，那么他把“一”的质就设立为一个单元，这是任意的，外在的，别人规定给设立为一个单元。那么由这个单元就

凸显出比值，2和1的比值就是二，3和1的比值就是三，任何东西都由和特别单元的比例给它凸显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数学化的标准关系，我把它叫做规定间性，就规定性之间的性质。在黑格尔看来，标准化其实不应该这样的，黑格尔认为它背后的真理是错的：真正的尺度绝对不是这种比例关系，乘除关系，真正尺度是：每一个都可以设定它自己是尺度/唯一的标准/唯一的单元。

黑格尔觉得真正的尺度之间的比例应该用这样， $xyzmn$ 这些东西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都以它自己为单元，以它自己为中心，如果我们以 x 为中心（单元性），那么 y 就要把握成是 x 的某种次方。比如说以 x 为单元性一，那么这个 y 就要设立成1.25。你要把握他们的次幂关系。其实每一个 $xyzmn$ 都会自为的把自己设立为一个中心化的标准。这个东西怎么来把握呢？

黑格尔自己举的例子是温度热力学里面的“温度”：真正的比例应该是像温度那样的，它用幂函数来把握。比如说绝对零度。然后二度相对一度，它的次幂往上升一阶次。三度相对于二度，阶次上一阶次……二度和三度之间的差别都是……虽然我写成123，不是他们的加减法，或者不是它的比例是1:2，1:3，而是中间有个 x 在这里， $0\sim 1$ 是 x ， $1\sim 2$ 是 x 平方， $2\sim 3$ 是 x 三次方，这么个意思。

你以2本身作为作为一个新的 x （新的单元），就以2本身作为1，那么1又会变成0，后面3又会变成2，完美的在这个关系当中始终把这个比例/单元本身给保持下来。你前后两项

相除一下，它总会有那个比例本身继续存在，这样就不会让一开始单元性的比例被遗失掉。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尺度本身作为一个实在的东西给它保留下来。

我们会发现，集合论里面对于这个数的定义其实也是一样的。空集本身的集合是0，那么它是嵌套关系，那么1这个集合就会被把握成是：空集并上空集集合的集合，它就是嵌套递归式的定义。通过这种递归式的定义，你这样就可以普遍的定义数了，你就可以有一个对于数本身的这个递归定义了。这个递归定义就相当于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把那个比例给大家确定下来”，你这个递归定义本身就是比例/标准/尺度。0和1的差别无非是它比它多一层。

什么叫多一层？就递归定义，把所有数都定义出来。多一层你就把握 | 何为多一层”就行了，0本身可能比什么都没有（不是空集）多一层，1是比0再多一层，2比1再多一层……每个多一层就直接切中单元性了，单元性就是多一层。比什么都没有再多一个空集，再取多一层，把这个东西当成集合，然后和它并起来。就把“什么都没有”把它集合化（空集），然后再把它外面再加一个集合（二阶集合化）。我这里不一定对，不管了，反正这个意思跟你讲清楚就行了。

所以在黑格尔那边，你要把握“单元性”/标准/任意设立一个特殊尺度，我们把握它的方法不应该用“这个尺度设立单元是1，然后1:2，然后3，4”，你这不能把握到尺度。你在4和3之间怎么把握到尺度本身？但是你用次幂的方式，你可以把握到尺度本身。

他在认识论上2，左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逻辑语法”/先验语法，右边则是“具有独立性的数学符号体系”。这里的符号具有量的独立性。进一步，量通过比例来获得一种类质的存在。Quasi qualitative，因为量和质，质本身就对应的存在，量只能说“类存在”，觉得自己具有一种独立性。而且它进一步，把自己中心化成一个特定比例。

本体论上1，逻辑学=单位学，量纲发生学。此时，所有定在它要出现，它一定会同时包含量的维度，只不过我们在 $\$-1-1-2$ 时没有对它加以把握，对于这个定在量的维度的把握，一定只能通过定在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把某种定在作为标准设立下来，或者把空间性本身作为标准设定下来，或者说时间的质（时长）设立下来，时间的显现一定是有天然量化的，天然的反思可能性。反思可能性的最小单元可以看成时间最小单元，its easy to understand。

对于自己的观察和对于观察本身的反思，你意识活动的切换的频率是有极限的，你的意志神经/脑电活动是有个极限的。这个极限是本体论的极限。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种极限的最小时间把它看成是一个量。你会发现，所有“定在”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量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之间的关系被提纯出来就变成尺度。所以这个时候的逻辑学就是个尺度之学。当然这个尺度之学是很神圣的。在古代，很多人就认为尺度或者事物存在的样式，背后代表的是一个绝对者（神），尺度是带有神性的。

那么我们会从这么一个特殊的量进一步走向实在质量，这特殊的量（尺度）还是个任意的尺度，我们会走向一个实在的尺度——世界万物之间它真的有这个尺度，真的比如说月亮绕个二十几圈，太阳就偏斜一下的“实在的尺度”，而不是一个由“量任意设定的标准”合格意义上的尺度。

现在尺度只是程度的中心化，程度本来是一个量之间的相对任意的关系，现在就是数学化的这种质/规定性之间的关联，它只不过是要把标准单位试图挣扎着要设立一个中心。我在讨论其他的量的关系，都以这个东西作为中心，做一个量之质（标准量就会被看成量的质），被看成量的质，就不把它本身当量了，它就是单位“一”。

比如说，这个世界是全都由苹果构成的，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苹果，然后我把“一个苹果”当成是个标准的量，那么一个苹果本身它里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不考虑了，它就是单位一，它就是无尺度的东西。当然它设立成一个绝对标准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类似于无尺度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尺度，它实现了自己的特殊的中心化的，它是一个原尺度，是“一”的标准，其他所有的“一”都要它规定了，对吧？比如说一个普朗格单位，一个普朗克单位就是一，就是我们宇宙里面的存在的最小单元，实存的 physical existence 的最小单元。

比如说某个东西发生了一次，我们就要意识到这个时候的尺度还不是万事万物的有机关联当中的“我吃了几碗饭要

饱，吃了多少饭就肚子就会疼”的那种，不是协调着万物的尺度，它还是处在一个任意性和中性化的力量之间的两种任意性：一种任意性是它的符号学自治，它遗忘了它是有一个中心化。还有一个力量，是把中心化/单元化/标准化的活动给明确出来。但是它又会遗忘，它变成这么一个特殊的量，它又会立刻又会迷失掉，否则你没办法把它当成固有的单位性，把它当作单元性的“一”（默认的把它当成一）来去衡量别的东西。

你要把这样一个临时设立出来的特殊的量就设立成单位一，然后就衡量其他东西，你势必要把特殊东西的量本身要给它忘掉，就把它当成一。这个时候把它的量实际上是把它的量给扬弃掉，给遗忘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处在一个张力当中，那么下面它会走向实在的一个尺度。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东西在黑格尔小逻辑里面并没有细讲，最后他妈撇到几句，你如果要好好理解的话，你就可以看他逻辑学的部分，就讲到这里。

黑格尔的物质发生学，比早期谢林的物质发生学要精致得多

\$-1-2-3：现实的物 REAL MATTER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1-2-3，真正的物质 real matter。那么它的关系是通过质与量的纠缠产生的。相关讨论你可以看逻辑学上卷“实在的尺度”的最后一节，无尺度的物。无尺度的物是一个理想模式。什么叫无尺度的物？我举个例子：你对“冰”的把握就是无尺度的物。一般而言，零下才有冰。那么你幻想标准大气压20摄氏度下面的冰，会有，对不对？它叫无尺度，是一个不受尺度约束的物。那么尺度最后一定会逼着你去幻想有一种无尺度的物。

那无尺度性本身其实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黑格尔讲“无尺度的东西”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事物都一定要在一个比例之下（排它的尺度之下）。比如说水，水这个东西它要存在，它得有一些化合关系或者有些物理条件，水稳固的那种状态才能存在。它要在一系列的“量”的约束之下才会有水。

所以“现实的物质的存在”被黑格尔把握成是：一从尺度之间彼此相互约束，通过相互约束，它使得“质”和“量”都摆统一起来了，使这个质不要去幻想自己作为一个无尺度的物存在，使得这个量自己（量来自哪里？量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有，空乏的一）让“量”放弃做一个空乏的一，作为一个抽象的空匮乏的规定性。

无尺度的物，它的抽象模式（一般的无尺度的物）就是定量本身。一个普通的无尺度，比如说“冰”（不受温度和其他东西影响，我们幻想的人想象出来的无尺度物），“火”，它不受任何的现实/量化/比例的一个火，那么把所有无尺度的物当中的东西给它都抽样出来，其实就是量本身。它是个无尺度的物。

我们就会发现在无尺度的物这里，质和量其实就已经有一个转化的临界点。黑格尔在逻辑学里面讲“现实的尺度”，他用了很多化学的例子：特殊的尺度，比如在xyz这些乱七八糟好多东西当中，你一定要把某个相变区间（x）拿出来，做一个基本单位。比如说“水”，它相变区间（凝结点和沸腾点）：标准大气压下，一个0一个100，然后给它切100份，每个是一度。

相变区间里面就可以获得基本单位，基本单位用温度去把握。你说这y和z有什么温度？实际上比如说y是一20度的盘子，z是一个30度的什么，实际上这个时候把握到的是y,z的关系。你把握x的时候，说y，z之间有温度，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把握到比例本身，你把握的只是x和y,z的关系。那我要把握

真正的比例本身，他要把中介项给他隐藏掉，他要把握到y自己是一个尺度，z也是一个尺度，y有变化的尺度/范围。比如说y是盘子，它到了1000度就会融化，它自己有一个尺度。z是火焰，它到了3万度，它的等离子态也不能维持……

那么y,z之间发生关联，它们之间就有一个现实的尺度发生，我们在描述这两个指数都要通过水的下面区间（设定基本单位为摄氏度）作为中介。但是真正的yz之间的一个尺度，它需要一个临时的中介，但是又免于那个中介，那么这个尺度就是一个实在的尺度。比如说火焰多少度会把陶瓷给它烧裂掉，这不就是尺度吗？两个现实的尺度之间，就会有一个实在的尺度。

黑格尔进一步把这个是在的尺度要做成了……反正讲起来挺复杂的，会做成“交错线”/交错尺度，比如温度0度到100度，它会有一个交错线/交错网络，很多东西都在上面进行相变。到达4度的是水的密度最大，然后到达78度的时候，什么酒精开始蒸发，到达多少度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此时，尺度显现为交错线，显现为现实的事物之间的关联网络，但是它始终是以一个特殊的量/尺度，来作为贯穿它的尺度比例。

但是在这么一个贯穿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到这个节点水要变了，到这个节点酒精要变了，到这个节点水要变了，到这个节点盘子要变了……你甚至可以延伸出去。这种交错线出现之后，这个尺度它就是一个“从”（尺度从）。

所谓的尺度就是：事物到哪个节点，它就会发生质变了。他本来是一个很任意的东西，现在他能够被这么一个相当于地图一个东西给它确定下来。

但是这个时候，质的变化会被把握成纯粹偶然的东西——黑格尔的那些化学亲和性/选择的亲和性/排他性的东西，也就不管。这些要分析的话，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化学史都已经是落后的——我们主要看黑格尔的物质发生学机制：质和量被尺度统一起来。

那么量放弃它“自为的有”，量甘心去做质的变化的契机。量甘心抛弃他自己。量可以被把握成一种思维的反思性/否定性/抽象性的一个力量，它甘心的沉降到质里面去。

而质把它的变化看成是与自身的消融，比如说水变成汽，不会被看“这个水没了，它变成另一个”，它会看成是水在进行这种变化的时候，它还维持它自身。水变成汽这种质的变化，被看成是一种自身的消融（自己回到它自身）——在尺度的约束之下，由于量的变化，水心甘情愿的回到自身。

在黑格尔里面，它物质本身的发生学还是要回到自身。在逻辑学里面，它还是通过“自身辩证法”来让现实的物质出现。质的东西都得抛弃它的无限。质的东西要变成无限，那就直接变成了一个无尺度之物。这个东西变成无限（无尺度），就是一个抽象片面的水的状态。哪怕我1万度1亿度，我还依然是水，一个有限物会直接变成无限物。然后，量：有限的量变成无限的量，就是一个无限的倾向性，但是他现在在尺度的

约束之下，都让他回到自身。量回到自身，它就变成一个质的变化的相互关系网络（就是我所说的数学的规定间性）量就化身为数学规定间性里面的关系网络。比如水在零点几的时候怎么样？在磁力参数几的时候又怎么样？在电学参数多少的时候又怎么样？在多大电流时怎么样……那么“量”它就变成质规定性之间的相互关联，质又会把它在（量所主导的）相互关联当中产生的“相变”看成是回到自身，那么这样就产生两者的交互，就形成了一个收缩的/稳固的现实的物质。

黑格尔的物质发生学和谢林的物质发生学是很不一样的。黑格尔的物质发生学是通过“质量辩证法”，是通过质与量的纠缠产生的。他们中间的偶合点就是“无尺度之物”。具体的无尺度之物就是一个抽象属性。比如说“红色”，它好像看成是无尺度的。“太红太红，红到发紫了，我操”，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一直是红色。或者是无尺度的水的那种状态，我哪怕是1亿度还是水，你就幻想有一个不受外部量的关系影响的物，就相当于说永葆青春，我哪怕1亿岁，我还是青春的容颜。

那么一个抽象的无尺度之物就是“量”本身，没有尺度可以控制它，没有尺度可以限缩它。你其他什么量，随便你怎么变，你温度怎么变，这个量本身不变——它永远是一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抽象的无尺度之物，它永远是“一”的特性，可以是本体论上的维持事物持存的力量。

你为什么有稳固的物质在里面？就在于抽象无尺度之物就是不受一切符号学量化关系（符号系统里面的数字关系）影响的，岿然不动的量：一永远是一，就这么简单，你就相当于

说你宇宙万物四海，物理学那些原始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物理法则（无非就是一些尺度比例不同）相互作用之间的尺度比例，你随便怎么变，一还是一，就这么个意思。

能够给出这种一还是一，就意味着自身有维持的，持存的力量（持存之力），因为无尺度之物的给出。是要通过尺度的自我否定。无尺度之物就被包含在尺度当中：量把他的自为存在的特性赋予给了质了。在这个一点上他们耦合了。质只追求质，“我想摆脱量/尺度对我的限制”，它就变成一个无尺度之物。质想要成为抽象的无尺度之物。一般的无尺度之物就是“—”。

所以你会发现，“质”具有“自我持存之力”，这就是物质的自我持存之力，但是它实际上是在一个“尺度构成的网络”当中才有的。我们先得预设一个尺度交错线：在一个多少温度/气压/电离/时空尺度……之下，才能说物，但是物好像可以不顾这些东西，就在那边。他为什么可以不顾这些东西在那边？因为它内在的归根结底也是有这么一种持存之力。

那么在谢林那边这种事物的自我设定的持存之力，不是从辩证法里面来的，是从the 3rd activity综合性的活动。

我讲的很一般，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把整个逻辑学“尺度”的第二章/第三章给你们全讲。太多了，几十页，然后每一个环节里面都是跳跃性很强的，要做搏斗。《逻辑学》本身是里面充满了物理学、数学、热力学、量纲学、科学史……他甚至要掌握的不是现在的科学，他掌握的是当年很挫的科学

史，逻辑学如果要翻译的话，叫什么李普天这种专门搞科学史的人去翻他比较好，但他又要哲学素养比较强——反正我将来有机会，小逻辑做完了，看能不能把逻辑学做一下，不管了。

谢林那边是比较蛇的，谢林这是靠第三种综合性的直观，第三种推动，产生物质：就是一个维度“磁”，两个维度“电”，这两个加起来有个纵深化，变成化学反应，综合的。那么物质就产生出来的。物质的三重性，物质就有了，他没有考虑里面的量的关系。谢林的先验演绎是比较蛇皮的，黑格尔的先验演绎是非常精妙的，因为它实际上切入到稳固的规定性发生学。“稳固性”其实没被识别为稳固性，实际上是一个差异体系的一个彼此的制约关系，制约状态。但是他可以作为活生生的物给出自己。

在这里质和量就短路了。因为“量”它是纯粹抽象/精神性的东西。先验哲学/数学只能给出量，我们要解决问题是：只有量的规定性的神为什么能够给出质？只有量的规定性的神，为什么竟然能够把质给它涌现出来？就在于这两个东西会短路，这个东西的短路点就是：最具有无限性的自我维持着的“质”，它的抽象一般状况竟然就是“量”本身。这意味着这个量要堕入到质里面去，质也要自觉的接受量的对于它的一个颠覆，然后把这种颠覆看成是“实际上他自己在维持自己”，这个时候就具有活生生的物了，这个发生学机制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巧，相当完美的，在观念上非常了不起。当然这是哲学先验演绎，先验构造。

本体论上的1：逻辑学=数学。本体论等于数学，你只有数学关系怎么把质给出来。“质”如何变成实质性的质，要找出短路点，他要慢慢演绎出短路点，不能光是经验性的观察，不够具有说服力。所以黑格尔前面讨论那些化学的这种东西，在小逻辑里面统统都删掉了，他不是先验演绎的。小逻辑里，最后点到了：“无尺度之物会跟量发生短路”。

认识论上2，左边是先验语法，右边就是符号学的自治性。那么现在符号学的自治性，是一个硬的，外部的尺度化的一个规定性网络。这个规定性就相当于“定律领域”，或者说一个尺度化的现实——这就物理和化学规律，自然规律。这个先验语法不仅仅把数学这个一阶的符号生成出来，他还把一个自然规律体系给它生成出来，它具有规律性。

然后这里面的关系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里面还值得讨论的。比如说有算术级数。算术级数一直在连续，123456.....但是它中间的比率，2:1是2，3:2是1.5，它连续性被打破。在自然数体系里面就已经有这种状态了，在中间就会出现这种不均衡。比如说零度到100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那种不均衡，就没有渐进变化了，就会有突变。你跑到这120度。100度水就没了，就蒸发掉了，莫名其妙的。中间都是渐变的，这里忽然就没了。渐变性的消失就可以得到把握了。

你自己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就去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上卷的最后几章，比较费解，如果我觉得读英文版的话会更好理解的，当然它上卷的最后一章（也不是上卷最后一张，上卷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本质之什么的，我记不得了），

逻辑上卷之所以把它分到这里，这个时候终于他给出现实的东西了。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东西不是纯粹硬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充满了“规定性+数量化”的把握的着两种意向性的纠缠。

如果全部被削减成量，它就无法维持到自身。如果全部是消解成质，全都是突变，整个体系又不具有可理解性，它也不能够获得持存，但反而又走向了量的极致。你如果里面都是突变的话，不存在尺度/量/定量的规定性纠缠于其中，它也不能够回复到自身，它也不具有持存。

那么所以黑格尔这个体系我觉得是赞不绝口，所以它是经典标准模型。谢林那个模型不是标准模型，自身辩证法做成谢联那样只是一个入门级的。黑格尔这个体系是精致精妙的多的多的。

但是它只是在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和数学化学基础上做的一个模型，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你科学能力很强的话，你可以改进这个体系，但是说就要结合现在现象学。那就会变成一个具有实证色彩的现象学的研究哲学工作。

我觉得我们要有目的，有方向，要引导，这个要做一个普泛的符号学出来，让他导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让它有现实的引导力，对人类的解放具有贡献。在我看来这种哲学工作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脱离了最终的目标，只玩前面这个东西，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吧。我也不相信这种人会是聪明人了。就这么简单。今天就讲到这里。

通过自我关联的否定，从质、量、尺度抵达“本质”

\$-1-2-4：无差别 | 泰然 让之 INDIFFERENT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1-2-4，Gelassenheit，海德格尔的泰然让之，对应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的生成”（becoming of essence）无区别性/无差别（indifference），无动于衷。漠然。不管，关我屁事。这种“泰然让之”会给出现实的“一”（本质）的，它让本质生成出来了。所以写成英语可以 serenity，宁静，平静。

这个点位对应黑格尔《逻辑学》“尺度”最后一部分：“本质的生成”里面的“无差别”。“无差别”最先出现在有。“有”里面的无差别（indifference）。有作为毫无规定性，你去考察它的规定性的缺失，它就是无差别。量他人尽可夫，它可以加载在所有规定性上，所以它也是一个无差别。漠然的状态下的尺度设立比例时所具有的任意性，它也是个无差别：你可以写成2:4，也可以写成4:8，你可以写成9:18，它也有一种无差别性。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高级无差别，它对于质，量，尺度，统统漠视。这个东西是原初先验对象性。他是一个纯载体，但是这个载体它不是机制。为什么？因为他和他的状态自我关联起来，只不过他的状态是一个indifference。

黑格尔就证明了它不是机制，就这么简单。但是它证明的方式我现在跟你讲，你大概也听不懂。机制本身没有关联函数，而这个载体作为一种无差别，他把“无差别性”本身作为一个.....它提供了“有”，“量”，“尺度”的函数位置，不过里面的值都是NA的。这些东西都统统被它当成是一个“质”。“有”，“量”，“尺度”这些，都可以被它当成质。所以他就会抵达本质。

无差别性它不一定要实存的。他在“有”这边的，它的质可以说无，它可以不存在。它可以不实存的，它可以没有质，它仅仅有量或者仅有尺度，仅有个比例规范。它最后会抵导向本质，它就是一个纯无差别性。你相当于你要定义一个面向对象的编程，你要定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空的对象，但是这个对象它可以“有”，可以存在，可以有它的量，可以有它的尺度，“尺度，量，有”那种复杂的关系可以加载在它上面。

定量函数可以知道，有没有函数可以派在上面，更复杂的这个函数又可以派在它上面，但是它就是个纯对象，它是无动于衷的。它对于它上面的那些质，它是保持无动于衷的一种状态。他把这些东西统统都开成外在的质/规定，这么叫无动于衷，indifference。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一个载体。

黑格尔后面还介绍了好几种indifference，比如说在量的变化中为什么会有有一种indifference？量就是它前面一个质和后面冒出来的一个质，这个时候量如果把这两个质的变化看成完全是偶然的，外在的，它就可以一直个无动于衷。或者说，一个尺度作为另外两个尺度的中介，也会证明第一个尺度是无动于衷的。

黑格尔的证明挺有意思的，我画一条黑线，对不对？这个时候“黑”是一个质，然后它的“长度”是一个东西。你这两个东西都加载在黑线上面。黑线它本身是就是人尽可夫了，什么都可以加在它上面。我可以用“红”加载它上面，“长度”也加载在这上面，“直”也加载在它上面，对不对？他无动于衷的。但是这个时候，“红，直，长度”相互依赖。红要延展要靠长度，然后红在和长度一块延展的时候，直就又被给出来了，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统一体的关系。

（线继续直线延长，但是用黑笔。所以半截红半截黑）然后这同一个东西进展到这边不红了，变成黑了，这个时候不会觉得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但黑又出现了。这里还会有个质：“同色性”规定在上面。同色性这里就被打破了。但是直作为长度和颜色中介的一直延续的。因为一直是“直的”。还有“线条的连续性”，“直”和“线条的连续性”这两个质也一直在着，我觉得这条线过过来他还是他自己。虽然红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会觉得无动于衷，你懂吗？

“直”和“线条的连续性”就他妈无动于衷，这个时候，意识就会感觉到indifference, 就会有东西把这种变化给它统一

在同一个 indifference 里面：你红色没了，现在黑色不是接你的班了吗？哪怕这里，“直”，“线性连续性”又没了，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这是同一个。

因为它这里（不画直了，开始歪七扭八乱画）还有线性连续性，还有但是“直”的线性连续性没有了，但还是同一个，就像接力一样的。然后到这里（开始断断续续的画）不仅直没了，线性连续性也没有了，但它还有“潜在的可连接性的倾向”：这个断断续续的点 and 那个断断续续的点，他们还隐约的有一种同质性，加载在一个无动于衷的东西上面。

把所有这些质的这些变化都汇总到一块去，能够涵涉着一切，能够让“我一直觉得，这一系列的变化是他妈的同一个东西”，他就依靠的是 Indifference，泰然自若，任你千变万化，我仍是同一个。这种泰然自若就好像是这些东西的载体，但是它又不算是单纯载体。哪怕这些质都消失掉了，它好像也维持着自己。哪怕我把这线全擦掉了，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虽然我现在把握不到刚刚那个东西的任何的质，但是我还依然觉得它是个东西，我还依然觉得这么一个东西它还在那边。

它不需要质，也不需要量，也不需要尺度关系继续存在，它就能够在意识里面占一段内存。这个泰然自若就会变成本质，它会进一步导向本质。就你现在就觉得那根线还在，just only being itself indifferently，完全是无动于衷的，红没了，直没了，长度没了，线性没了，连续性没了。I am indifferent，我还无动于衷。

连机器都无法模拟这个东西。机器走不到本质论，机器无法生成本质和表象的二分，只能知道“擦除了之后应该就没有了”，但是人会觉得，“还有”，“还有对他加以命名可能性”，（我现在还不知道对它加以什么命名），会有一个无限推演的命名可能性在里面，就不道出他的名字。你还觉得那个东西还在（只不过我说的“那个东西”，我已经对它进行命名了，你可不命名的），一直有这种感觉，觉得刚刚擦掉那个东西，他一直在那边，你可以不命名他，不想象他，你就会觉得他站住了一个什么位置，懂吗？

这种无动于衷是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比如说这支笔，它的颜色和它的形状同时加载在一个 Indifference 的载体上面（不得已把它叫载体）。它的颜色/形状这两个质彼此依赖，在彼此的限度之内共存。你形状没有了，那段颜色也没有了，显像也看不见的。把显像给它切了，形状也看不见。你就觉得有某个东西使他们相互依赖，而这个东西本身不依赖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颜色这个质不能超出这个形状，跑到外面去另外一个东西，颜色必须和笔的形状镶嵌在一起，在他们彼此的尺度限度之内彼此配合的去共存。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嵌套的关联的东西，加载在无动于衷上，这么一个无动于衷就会走向本质。

在特定的比例相互约束（我是你的尺度，你是我的尺度的这种情况下）的这么一个无动于衷，它就变成本质了。它不是可以白嫖做本质，它会要以这么一种这些尺度彼此约束的这种方式。他们背后的，所有尺度都可以加载在上面的那个载体，它就会变成这支笔的本质，变成所有表象加载在其上的本质，是吧？

目的论上是4，无动于衷，泰然自若。

认识论上2，左边是先验语法，右边是质的相互约束关系。这个是天然领会的，语法里面不包含的。他的形状和颜色（视觉显像）是彼此制约，互为尺度的。你把颜色去掉了，那形状也看不见了，把它形状去掉，你颜色也看不见了。这个是质的相互约束关系。这个约束关系是先验语法搞不定的，“先验语法”是这些“质”的一个复杂的活生生的江湖关系，怪怪的我靠不管了。

本体论上1，逻辑学=本质的发生学，这个逻辑学道出了：为什么我们会设想完整的表象，如何把握它的完整性，如何把握它的统一性，各式各样的质统一在一个本质上面。表象的各个层级（颜色，空间，时间相位，直的倾向性……）可以加载在一个本质上面，这个时候的逻辑学就是“本质生成学”。

好，那么这种泰然之若，无动于衷，海德格尔把他用来作为去主体化的一个玩意。实际上，我认为它对应的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这种实体有一种神圣的静谧。

这个玩意那就讲到这里，Goodbye。

所谓“表象背后的东西”

\$-1-3: 本质 ESSENCE

我们接下来讲主义主义的\$-1-3，那么这个点位对应本质论，但是本质论不可能就是从3这边就结束掉，所以我要说的是：本质后面的一些东西不应该被包含在本质里面（虽然黑格尔是把它包含在本质里面的）。它后面只有4个本质论的环节，中间会发生断裂（实存。杨易志还把existence翻译成外部存在）。这个东西，我们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就不应该属于本质。所以本质论到4到这里就断掉了，后面的部分就不属于本质论，但是黑格尔把它写在本质论里面，因为这东西还没进入观念。

其实本质论的原初就是物自体学。这个说法不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因为但是它好理解。首先，“本质”本身是自我设立，它是个positing。在黑格尔那里，最简单的本质就是indifference的（\$-1-2-4），作为无区别性的本质，它还不是本质：它只是本质的一个生成过程，它就会让你觉得现象背后有存在，现象背后“有”另一种“有”。所以本质这个时候就会被看成是“真正的有”，“表象背后的有”。这个时候，之前的“存在”就沦为“表象”了，就沦为一闪，他甚至说shine。质意义上的Being就沦为Shine了。

之前的存在当中的量的关系，尺度的关系，会回过头被看成是由本质来规定的。这个时候，“本质”就会看成是事物的规定性的真正的来源，但是这个本质他一开始只是纯粹，绝对的反思（pure reflection）。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谢林体系里面的ideal activity，跑到自身外面去了，外于自身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一种“绝对否定的自我相关”。什么叫绝对否定的自我相关？我这样跟你讲。比如说有个苹果，你看到这个苹果你就想，苹果这是个表象，苹果背后肯定有一个它的本质，这个本质就好像在不停的对你说，“表象是假的！表象是假的！你看到红啊，甜啊这些表象是假的！”这个叫做否定性。当然他也会说“只有我是真的！”这个是他纯粹否定的对外部性的否定，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纯粹否定就是不停的说，表象是假的，然后他自己说什么？“我是我自己！我就是苹果的这个‘我’！”这叫自我指涉（self referring）。所以它叫做绝对否定的自我指涉。

所以黑格尔把本质叫做是从无到无（nothing to nothing）的过程，但是无到无的过程本身，本质看不。这个无到无的过程，本质把他自己的实现过程投射到表象上面，他就觉得表象只是转瞬即逝的。这个东西构成了表象的第一个环节，shine, reflexion（印象），闪光，转瞬即逝的光影。

你就会觉得，苹果的红色，圆……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而只有本质长存。但实际上本质什么都不是，本质就是一种绝对否定性的自我指涉，“我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就是我！其他这些东西全是假的！背后的真正的东西（本质）才是真的！”无非就这么一个玩意。但是它是一种归因学机制。他一

开始会说，“你这些表象都是我不停的给你设立出来的”，这个时候就会把表象把握成传统哲学里面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它不停在设立出表象，俨然他是个positing。首先他不停的把自己给设立出来：我不停有我自己，然后我不停的把表象给他给他搞出来。本质决定表象，然后本质就以这种方式把这些规律性都收缩为他所有。

这个时候本质就会变成某种基础性的东西。然后这里面原来的和谐的那种尺度关系好像都取决于本质了。苹果的本质就是它的生物学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就好像有本质。

但是这个本质它总要依附一个表象，所以这个本质还不是概念，这个本质还只是“真正的让表象显现出来那个东西”。所以这个本质后来会走向实存，“我才是真正的实存，我是真的existence，我是真正的能够让这些表象涌现出来的力量，我能够让这表象存在！”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环节里面会把本质的几个环节给你讲讲清楚，哪些在我看来是可以归给本质论的。黑格尔的本质论，把后面那些实际上是饱受争议的实存论，生存论，和本质主义做切割的，我们要理清楚。这个界限，我不知道。因为晚期谢林是以“根据”作为他的反思基础的， “实存”和“现象”都是后面的环节。你会惊喜的发现，19世纪末期的20世纪的哲学运动，很多都是在黑格尔的框架里面在寻求突破。所以我在这里不会预先告诉你，这也是我个人的探索，我自己也不能说判断，需要我来重新运思，我也不能判断，传统的本质论里面是滑到最后去了，但是到这里要滑到哪里为止：在哪里就是不

受本质范式的涵涉了，开始受存在的实存的范式/现象的范式的涵涉，we have think about it。

这里面有博弈，但是我只有4个格，也就是4大章搞完了之后，后面的自然就脱离存在的范式了，那么我只能说我受结构本身的束缚。但是这些问题的争论都是不会停止的。实存论者，现象学家，还有实在论者的这些范式，它实际上都是对于黑格尔的本质论的一个反动：他认为这些东西不能够被停留在本质论当中，不能够停留在这么一个先验观念论的康德遗产中。康德自己没有道出来，是费希特特给道清的，给谢林和黑格尔搞出来的。

但是它不是本质主义，把本质看成是存在到概念的一个必要中介，它是个绝对必要中介，只能经有本质的中介。而本质首先是从存在里面来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超越的意向性，觉得“单纯的杂多存在”背后有个东西，那个东西具有设定力，具有一种“向外出来”的那种力量，能够让那些“表象”以它作为这个基础而存在。这个东西被我们把握成本质，以及让这个事物它具有有一些本质性。我们后面都会谈到。

我还是建议你们，真的要把握本质论，要去看逻辑学的英文版。看小逻辑也是无法把握它整体的。然后这个本质它是什么？它是从无到无，实际上它是一个纯粹的自我返回，绝对否定的自我指涉：“这些都是假的，看我！看我！”这种东西。

你看到任何表象的背后，从无动于衷的统一体那边，一定会走上表象。你就会把它把握成一，所以表象被规定成是

being-in-itself-and-for-itself。它既是自在存在，也是自为存在。他首先是自在存在。它一定是从存在当中显现出来的，然后它真正的实现了in itself，摆脱了“他”的那种恶的无限。然后他又是一个for itself，他是一种自我观涉，不停能看到他自己。他不是很引人注意，会注意到这个东西背后有什么。它就是你的注意力，就是你的一种超越的意向性，就是你的意向性本身去设立他的。他就是意向性的设立过程。

“本质论”本身并不是一个内在主义。他以本质论作为一个中介，实际上就表明：这种内外运动都是现实的运动。运动本身把它设立为无，设立为一瞬间的现象，仅仅作为否定的过程，它也是这里面的标准环节。你们对于无，转瞬即逝，对于这些什么所有的这些复杂玄乎的问题，在黑格尔的本质论当中都可以得到解答了。在我们的绝对者辩证法/概念辩证法当中，being itself，就好像他才是表象背后的东西，他就赤裸裸的在他自身当中存在着。

而且他是一种positing in itself。他这种positing在他自身当中的一种设定性的力量，所以它也是一个for itself，但是它还不是Positing in it，中间有差别。它自己不会外显出来，（本质永远藏在后面），所以他不会是position in it。

好了，我们对于本质本身的一个界说就到这里。本质是从indifference那里来的。在本体论上1，逻辑学=本质的发生学，超验意向性的发生学。这个玩意就物自体的设定性。然后它当然有很多环节的，我这里只是引子。

在认识论上是3，先验语法 VS 符号系统自治性（被把握成一种他者性）。这两者的对立，被本质所具有的外在的中介性调和。

这是好像小电脑一样的，小电脑他不用回来了。先验语法是理智本身，它现在外面有个小电脑——你感觉存在内部有个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个本质，精神在自己设定存在，规定存在，在把握/约束它的存在，这就感觉有个小电脑一样。

本质就这种外在中介，本质不停的维系着它，让他规规矩矩的做他自己。比如，手机有它的本质，本质让它规规矩矩的表现为一个手机，当然并且就是真真实实的是个手机一直维持在那边。好像物背后有一个力量，他从泰然自若/无动于衷那里来的，任你千变万化我自不变，就这么个屁意思。你这表象转瞬即逝，我作为本质永恒长存。另外一方面我又丰沛的长出来，让你可以看上去是一直维持着的本质表象的发生。

它就是个小电脑，你就会觉得显然语法和符号学自治性这里被调和了。因为符号学的自治性/他者性，他跑到外面去设立了一个外在的中介，这个中介也要讲先验语法。

本质论实际上看成看成是后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环节的一个把握。但是他要不停的回来。所以本质的基本模式是反思。实际上它是观念性的活动性，就是实际上是某种纯粹内在的，纯粹自由的，绝对自我否定的。

反正到时候文本我会讲，但是你要等到我逻辑学上卷讲完，才会讲这个逻辑学下卷，但是我们这里已经进展到本质论了，靠，我觉得我说有点赶不及，不管了。你要理解这个的话，你可以去读英文版的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英文版的论述的语法都是很清晰很明了的，但是你要真的理解它，你还得回去跟着我去读逻辑学前面的导论部分，存在论部分，存有论部分你还跟着读。读着习惯这种思维方式之后再回过去看，就很简单。那么为什么我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得按部就班的把这个体系做出来。但是这也足够我们理解了。

谢林的自身辩证法里面，少了一个，他没有讲 sensation，他说 limitation，和被设立为外在的，背后的，物自体当中的 limitant 之间的关系。如果谢林能够把这两者的关系好好讲清楚，就是本质论了，但是谢林少了前面很多环节，量，尺度的环节他都没有讲，包括存有论，纯有，质，定在，这些东西他都没讲。就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体系，它可以给我们大的轮廓。我们这里定位到 sensation 和 limitant，也就是和物自体的一个对立。走到这边，他可以帮我们触类旁通的去把握它。

就讲到这里。

所谓本质，不过是作为闪光的闪光

\$-1-3-1：闪光 SHINE

我们今天讲\$-1-3-1，这个其实不是本质论的第一个环节（essential VS unessential），这个环节是闪光，Shine。闪光就是“转瞬即逝的表象”，黑格尔意义上的闪光，在存有论里面，纯有同时等于纯无。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你就理解到什么叫做转瞬即逝的闪光，你把纯有把握成一个纯无的时候，就已经把握到这种转瞬即逝性了。

所以shine可以看成是存在(being)对于本质的一个复仇，一个残余。但是“存在”在“本质”上的残余有两个，其实一开始不是这个闪光，不是表象的转瞬即逝性。闪光其实就是表象的转瞬即逝性，以及转瞬即逝着的表象有的直接性，直接就是：你觉得笔上面的颜色向你显现都是不停的在变，这些表象一瞬间闪给你，不能维持它自身，要靠本质给它一直维持。

首先的两分，是一个“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两分。Being运动到essence了，它会有它的残余。首先会残余有“非本质的”。比如说这一支笔，笔上面的花纹好像就是非本质的。你把花纹去掉，笔依然在。比如说，它现在这个颜色就是

非本质的，可以消逝掉，甚至说，最后什么都可以去掉，笔还是笔。所以他最后会把非本质的就会把握成转瞬即逝了。

所以非本质的一定会被把握成Shine。但是Shine为什么要被把握成是Shine，内在的本质要把自己设立成：“我是设立者，我是规定的源泉。只有我持存着。”由于他要把自己设立成这个东西，所以他要把那些“非本质的”，“显像的”存在贬低为闪光而已。一个苹果对于他自己的红/甜/圆……说，你仅是闪光。一个苹果甚至对他的名字说，“苹果”这两个字你仅是闪光。“表象，你只是闪光”，这些闪光在经验主义的这里就是把握成经验，在观念论者那边就被把握成表象。

但是黑格尔会告诉你，Shine实际上是本质的同一个硬币的两面。Shine不能维持它自身，所以它作为“有”，是一种non being，不可实存的有。nonexistent，不可持存的有。它这个时候就不是being，它仅仅是一个movement，它只是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前面讨论的“环节性”其实都来自于本质论。

其实真的要说清楚环节性，是要到概念论才说清楚。在这里，shine本身是一个being的残余，在本质上面的存在的残余。存在这个时候仅作为一个环节，仅做一个无力/孤立的环节本身。另外一方面它是直接性，immediacy。它这种非中介性。本质是绝对中介性，本质是中介性，本质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Shine，非本质的东西）要存在，你们这些表象要出来，都要我中介，都要我承认，都要我首肯”，操，本质就是一个绝对中介性。但是本质本身它又得把自己设立为“非中介性”：其实本质你本来看不到它，所以它要有一种自我否定

着的（self repelling）非中介性，自我排斥的，自己把自己排走的那种非中介性。怎么个说法？

比如，有这么一个红苹果，一下子它变得变成紫苹果了，不红了，你就会问红到哪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说红色没了，因为红色是转瞬即逝的。但实际上，他的转瞬即逝背后，会让你觉得，“红色其实不是转瞬即逝，红色是跑到本质里面去了”！本质里面其实还有设定红色的力量（设定力）在那边，而红色本身作为表象不能维持他自己，它要靠本质来不停的设定它，不停的有本质来中介，把红色给它设定下去。就相当于我是主人，你是奴才，你奴才只能续5秒钟的命，5秒钟命没了，转瞬即逝跑没了，你还要继续，你还得跑到我本质里向我这个主人讨5秒钟的面，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红色就是闪光当中所包含这种转瞬即逝性，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内隐的作用，它是一种否定性的否定性negative negativity，看这个本质的脸色说话。这个本质随时随地会让你消失，把你收回去，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你已经不能够自己 subsist了，你没有权利自己维持自己的存在了，你的存在都要我来给你维持，你没有资格维持你自己存在，你们这些表象没有资格维持，只有我本质可以维持你自己的存在。

所以闪光本身虽然它自己是没有办法维持自己存在，但是它是一个一直在表面的一个直接性。它是一个间接的直接性，就是说：这表面上的东西全得我说了算，他们每一秒钟都得我重新首肯，他才能再继续存在一瞬间。他这一瞬间之后他还要继续存在的话，他要回来，然后我再让他继续存在。

所以它这些直接性，它虽说它不能够自己持续存在，但是它又代表本质对他的那种支撑在持续存在，本质让表象仅只是一个直接性，你自己没有间接性，你自己不能维持自己。本质让表象不停的显现成这种飘萍无依的状态。而且表象要继续延续，还得靠本质不停的给你延续。

所以我们最后会发现，实际上最后本质也只是一种闪光。本质也只能在闪光当中才能够被把握成本质。本质本身是不能被看到的，本质本身并不会是作为闪光显现。由于本质本身并不会作为闪光显现（我是个主人），但是他又在闪光的转瞬即逝性当中把握本质。比如，你看到这一片摊子，说我们每秒钟就要交保护费，如果我不交保护费，我立刻就没了。这么一些状况就可以让你反推，它背后有一个黑势力大佬——本质，坐在那边，不停的向表象收本，收保护费：你不能维持你自己，你要不停的要经过我的首肯，才能维持你自己。

黑格尔把本质和闪光对立。本质就是一种否定性，它就是不停的否定，不停的让表面那一层东西不是他自己。我是我自己。它是一个自我指向的否定性。而这个闪光是一种直接性，不加中介性（非中介性），但是本质它是一种确定的(determined)，但是它它不被任何东西所规定(not determined)，它是不被任何东西所决定的确定。而闪光它是没有确定性的(without determinateness)，但是实际上这种闪光它没有确定性的这种状态，本质反过来是由表象来决定的。表象determine本质，实际上就是掩盖了本质的丑闻。其实本质是由闪光来给它规定的，闪光是本质的唯一的规律解释。可以说，本质闪光里的闪光。因为本质它是一种否定性，本质就是这么一个运动：不停的让闪光否认他是本质自己。本

质不过是表象不停的否认他是他自己。自为存在，不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吗？实际上它是要让每一个表象，每一个规定性都出来的时候，同时说一句话，我不是我，这个还不是我，这个还不是物自体，这个表象不是物自体。

通过闪光本身，它才最后维持着本质，所有表象都好像都这样说，你看到了闪光，才会推断背后有个本质在那边。所以说，本质也是这样闪出来的。本质就是一种自我否定啊，难道所有表象当中不都有那种自我否认吗？本质是一个普遍的闪光，每一个表象都会这样说，然后你就觉得“那还真的有个本质本身哦！”比如大家说，“我不是张三，我也不是张三，我也不是张三”，有人就会想，“真的有张三诶！每一个都说他不是张三，他们好像每一个都靠张三活着！”——表象会说，“我”还不是“基础”本身。

每一个表象上面都具有这种转瞬即逝性，这种转瞬即逝性支撑着，让你觉得它背后有一个本质。那么对于闪光和本质的一个更详细的界说，你们可以去参考逻辑学逻辑学本质论的第一章，闪光，我们在中文版里面对应的是印象论。

你会发现所谓的本质，它本身也不过就是一种直接性，它直接是它自己，它不是其他所有的东西。但是这种直接性是一种经过中介的直接性，它是一个无限的直接性，infinite immediacy。或者说它是一种无限的确定infinite determinateness。它不能够直接确定，它要靠无限否定来确定。它能够说它具有确定性，它又不是被什么东西设定的/规

定的，你就觉得隐约觉得它有某种确定样态/确定性。为什么？凭什么？因为它让每一个的否认都是一种无限的确定性。

所以我们就理解，黑格尔所说的本质是表象之表象，闪光的闪光，作为表象的表象。shine quo shine，闪光当中闪的那个。你感觉表象是转瞬即逝，其实你就已经把握到本质了。就已经这种自我取消，自我逼离，自我把它把推走的挤开的这种力量已经是本质了。你并不需要去额外再去幻想一个背后的东西。当然这个背后性也是也是一个环节，但是你不需要限于这种对立状当中，但好像很多普通人不得不陷于这种对立状态当中。

目的论1，self referring negativity。自我指向的否定性。但这个否定性他要自己指向他自己。本质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个超越性的意向性，就物自体那种东西，但是你又会觉得它有。他实际上是“无”，但是“无”要把自己设立成是直接的。他不就是个闪光吗？它是纯粹的闪光，它只是作为闪光的闪光。你其他东西是什么？其他东西是作为红的闪光，甜味的，形状的转瞬即逝。但是本质是作为“闪光本身的闪光”，你会查到闪光本身闪不见了，转瞬及时性本身闪不见了，那不就是变永恒了吗？就是一种“无”要宣称它的直接的确定性，他这么只能玩这一招。他在目的论上的运动，就是不停的自我指向否定性，不停否定别人。所以黑格尔把它叫做negativity with negation。negativity就是本质。本质伴随着它的不停的否定（否定你红色，甜，形状），这个本质不是个宁静的本质，它是伴随着一个主动不停的去否定的否定性。如果他仅是否定性，不停的回到一个虚无的自身就行了，他不需要不停的去否定，了解吗？

所以作为闪光它是一种negativity as negating，作为整个本质，它是一个self referring with negating，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 by negating。这个时候“他在”把这些闪光设立为本质的他者。本质把这些闪光（闪光其实就被本质阉割了的存在）当成自己的他者的同时，实际上他要设立的是他自己的他者性，他要自己把自己设立成一个他在的物自体：自在于其中的，但是对于意识来说是一个他者的物自体。他玩的都是这种把戏。他要让意识/思维觉得，他这个本质是另外一个。物自体是在外面的。另外一个很强的本体论的力量在那边，说本质看不见，但是它能够把表象给它变出来。他不停在否定寄身于他的那些表象，他在不停的在取消寄生于他的那些表象的那种持存性，不停在中介他们，然后却又不不停的切断他和他们的中介，让这些东西仅仅是直接的东西，转瞬即逝掉。

本质在否定这些东西的中介性的时候，在让他们成为直接性的东西的时候，让这些闪光作为仅仅是直接性（没有让他可以生根发芽的纵深余地，没有基础），让这些闪光一闪就没了。他以这种方式，让无限的所有东西都是纯直接性，它来使得它自己是个直接的东西，它来使得它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其他东西来中介的这样一个东西。他把它的存在样态既称为“自我中介”（他自己看到他自己），另外一方面，他又直愣愣的就在那边，他又具有一种存在的直接性，他又是直接的存在。一方面他好像要不停的看着他自己，又一方面他就直接在那里了，他早就在那边，从来就在那边。他可以中介其他一切东西，他也不停的中介他自己，但是他也有这种直接性，他直接就在。它“直接就在”的那种直接性，就会被你把握到，就会在意识中显现出来（我不说“被意识把握到”，因为在黑格尔里，

没有“主客”的严密二分。因为二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成出来的）。

我们看到一个表象，我就会直接就会觉得它背后有东西。它这种直接性，其实是中介过的直接性，其实是经由这些闪光中介的。它的中介方式我已经讲过了，每个人都说我不是张三，就可以说，“哦，张三！怎么怎么地！”这个事情的背后的本质怎么怎么的，就会觉得直接一下子就可以抵达本质的感觉。或者说你直接就会觉得有物自体在那边，表象背后是直接就有的东西在里面，你不是经由表象推断物自体在里面，而是这些表象在它直接呈现的时候，它一并把这背后的本质的直接性也给你带出来了。因为他们转瞬即逝就意味着背后有个很屌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有个他们得不停的回去的一个东西在哪里找，他们回去的时候作为“无”回去——他们可以作为有，但是有不能实存，是转瞬即逝，他们就是显现一下子，回去的时候灰溜溜的就变成无再回去了。回到哪里？回到一个无。这个时候，无在回到他自己本身。但是无要把自己设立成确定性，确定性是他自己设立的。

他就玩这么一花招：不停地闪，让你把各种东西，都把握成是一个不停的闪的过程。你就会猜，后面有个灯，不停的闪过来。哪怕这个灯你看不见，但是光暗掉了之后，它竟然也变成无了，所以无也可以存在，你懂了吗？他在这里面也隐含了一个消息：为什么要把表象呈现为一种“立即取消自己的实在性”的状态？这个时候我就承认“无”也可以存在了：他变成无了，他不存在的，但是你看，他对我有好大的影响，一个苹果红色，甜的，吃的好爽好开心，有影响，好有现实性，一

他一下子没了！他这个没了，这也有个道理，也自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无：诶！无也可以，对吧？

而且它是相继的，那红就变成紫，我就不觉得红没了，红只是回去了。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红没了，你只是觉得他回到本质里面去了，你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断了，一开始你会觉得他纯粹没了，但是后来你会觉得，这些闪光回到它的本质当中去了。而本质就是：这些在外面只闪一下的闪光，他在他本质当中一直闪，不停的闪，了解吗？你就会幻想，外面这些东西，虽然它都有规定性（红绿香甜），有它的丰富性，多样性多重性，但他闪一下就没了。但是里面那个东西虽然它没有那些丰富性，没有那些姹紫嫣红的那些属性/显象，但是他一直在闪。外面东西闪一下，就换另外一个东西闪了。而里面它是一直在闪，本质在这里就被把握成“一直在那边的直接性”，并且甚至是“自我中介着的直接性”：他自己不停的在那边有意的去设立它自身的一个直接性。那么这个本质它就会经由后面这个环境。

认识论3：经由无的中介，那种无就是在“出来”和“返回”的间隙中的无。这个“无”是作为存在的“他者”的(the other of being)。那么对于本质来说，外面的这些闪光就是the other of being。本质是存在，而这些闪光是无它是存在。他要让你觉得，本质这看不见的东西它是存在，而闪光是虚无，因为它转瞬即逝。另外一方面，那么对于闪光而言，闪光他自己是存在，本质是无，但是本质是一个他者。闪光其实赖皮在：他要让你觉得，我仅仅作为环节/直接性，没有别的。我闪了这一下，这一下的闪，我就这么一闪，也不是我自己闪，也不是另一个闪光让我闪。我也不是在什么和其他的比例关系当中。我

既不是自闪，也不是他人帮我闪，而归根结底实际上我没有闪。这种思想就相当于“中论”里面的“无声”。然后我归根结底就没有闪，没有闪其实就“无在闪”，本质在闪。他要把这个本质做成不是一般的，另外一个闪光的。他要把它赖个皮。

就是说，红，为什么会红？因为旁边有一个紫。为什么会有紫？因为旁边有一个蓝，为什么有蓝？因为旁边有个什么……它会把表象编到一个差异网络里面，所以3的右边是差异网络当中。左边是先验语法。

他会把自己编到一个差异网络当中，那就是“无限的恶”了：我是转瞬即逝的，然后我也不是自己让我自己闪起来的，我根本没有显现，我的直接性只是一个无根无据的。我以这种无根无据的方式显现的直接性，就是要告诉你，“无根无据性”本身在显现。他能够让我无根无据性，他自己能作为他自己的根据。这么一个东西它不需要根据，就能够涌动出蓬勃的这种显现之力的那个东西，他在这个东西就是本质。本质就以“无”的方式来伪装成一个超越型的他者。

本体论上，逻辑学=本质的发生学/显像学。“超越性的意向性是如何设立自身的”？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觉得背后它有个东西支撑它的超越性的意向性好了，那就讲到这里，Goodbye。

无中生有的辩证法通路，让本质得以发生的纯粹反思机制

\$-1-3-2：纯粹反思 | 从 无到无 PURE REFLECTION

今天我们来讲\$-1-3-2，从无到无，From nothingness to nothingness。这个东西对应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的pure reflection，纯粹反思。纯粹反思是纯粹本质，它仅是本质。这个时候的本质还没有被把握成是一个设定性/规定性的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力量——它仅仅是本质，这个本质的发生却从无到无。

很多人没有理解上一讲闪光，我们重新讲一下，你可以理解成：本质它就是用闪光（表象）形成一个空泡，让你觉得这个空泡里面有东西。每一个闪光，空泡，你可以相当于一个个圈圈。这些东西就是一系列的表象了，比如说苹果它是红，它是亮，它是甜，它是硬？每个属性/表象，我们这样全解把它这样来弄。包括“名为苹果”，香，冷，含水的，涩的.....

那么这些表象这些闪光，他们在显现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让你觉得，他们在围绕一个空泡（苹果本身）？因为每一个表象都是个闪光，一闪即逝的，所以他每一个这个东西在显

现的时候都会同时说一句话：“我不是这个，我是转瞬即逝的，我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我，我自己不能够维持我的存在，我只是一个表象，我只是闪光其中的一个环节”，同时设定表象的被确定状态。

我稍微注意到亮的感觉，然后又注意到圆的感觉，它就转瞬即逝的。每一个表象都这样说：I'm not this。所以这个黑格尔叫做the negative，或者说是一阶的否认。

你把I'm not this 理解成一个好人，他某天和他的朋友一起做一个花花公子去探店，在店里面遇到他的真爱，但是他要对他真爱说一句：其实我不是花花公子，我给你显现的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显现出来的形象，它不是真的，它不能维持它自己，是一种否认。I am not this being，我还不是这个存在，我你不要把我就想成这个东西。然后每一个表象都说I am not this one，每一个都会说这样一句话，那么我是什么？What am I？同时，what is this one？这答案就都出来了。上面这个“我是什么”，那其实我只是闪光，一闪即逝。然后下面“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这个东西就是“I am not this one”，因为每一个表象里面都说“这个不是我”，它是个普遍的/无限的否定性。每一个里面冒出来都会说一句“我不是这个”，有一个东西它就叫做“我不是这个”：“我不是表象”，对不对？“我不作为表象一直存在”。每个表象都说“我不作为表象一直存在”，每个闪光都会说，“我这个闪光是不能持久的，我不能作为闪光一直存在，然后我就是个闪光”，每一个闪光出来的时候，都会说这两句话。这个时候就会语义学上面发生问题。

每一个闪光都这样说，你后面就会想你你就是闪光，你不能作为闪光一直存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夜店里面的女孩就会想，这个“我”另有其人，她不会把“我”当成“他自己在说他自己”，他就会幻想有个闪光的他者：“我不能作为闪光一直存在的，我就是个闪光”，他们会觉得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把闪光变出来，“我就作为一个闪光而存在，我就是个闪光”，或者说，“我虽然现在是个闪光，但是我马上就不是闪光了，我不能一直维持我自己。”

但是，夜店里面那个女孩就会觉得花花公子是什么？是背后是一个千金公子，他沦落凡尘，在这一瞬间逢场作戏，但是他背后会有个千秋万代的豪华，花花公子/小流氓的表象，背后会有一个千秋万代的东西，他那个东西可以不停的作为闪光出来，你就会想它背后有一个存在。这里其有一个很精妙的点：每一个都是一种否定 negation，每一个闪光都是一个否认/否定：我还不是真正屌的东西，我也不是真正屌的东西，每一个这样说。那么最后就会问真正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真正屌的东西就是：“我不是真正屌的东西”，真正屌的东西就是“我不是这个”。

到时候你就会认为，好像也说得通，因为因为他每一个东西带出来的时候都要说一句，“我不是这个”，所以这么一种否定性本身就变成一种直接性，并且反复持续出现的持存的否认姿态。因为每一个表象都转瞬即逝，所以“转瞬即逝性”本身它一直存在。你说表象是转瞬即逝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本质可言。本质就是这么一个运动（其实就是这么个无），就是

“转瞬即逝性”本身它一直在，觉得有一个力量一直在那边捣鼓/生成转瞬即逝性，或者作为转瞬即逝性而存在着。

他每一个都在否认，每一个表象都在说自己不是，但是“无常本身是常”，就这么个意思。无常本身也要说：“我不是这个”，他说他自己不是，他也说他自己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大致感觉到，每一个里面都至少就有一种话语方式/持续的存在方式，这个东西就是里面的本质，它就是：“我不是这个”，对不对？每一个本质都要调用“我不是这是”。

另外一方面我不是它还代表着：我不是这个，我也不是另一个，我也不是那一个，我也不是别的一个……苹果说，我不是红，我不是甜，我不是圆，我不是硬，我不是色，我就是苹果，我也不是名为“苹果性”，我甚至都不是苹果本身，我不是苹果这两个符号，我就是“苹果本身”，它只是一个纯粹的自我指涉，懂了吧？

所以每一个闪光都在自己否认他自己，然后这个本质则是在不停的否认每一个闪光。所谓的闪光（比如说红）显现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红本身，我不是一个稳固的红。一个苹果的红在向你显现的时候，那个红就跟你说，我这个颜色不是个持久稳固的东西，持久稳固的东西另有其物。但是，这个闪光它不是它自己，“转瞬即逝性”这个东西不是闪光自己说出来的，而是本质说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一个闪光说的就是：“我是个闪光，我不是我自己，这句话实际上都来自于本质”。一个闪光的自我否定和它背后的一个本质对它的否定，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黑格尔就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表象的自我否定，就是negation，否认他自己，取消他自己。本质则是代表一种对于这个negation本身的一个取消，“不是你在说你自己，而是我在说你自已”。就是所以它是一种 negating the negation。本质取消了“闪光了自我否”：不是你在否认你，是我在否定你，并且它通过“我来否定闪光的东西”来表明，表象是转瞬即逝的，而本质不是转瞬即逝的，了解吗？

它通过每一种无限的自我否认（每一个都这样自我否认），就会隐约觉得他背后有一个东西，在把每一个东西都给这样否认掉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否定性背后有一个取消性的力量，不停的取消掉每一个闪光的转瞬即逝性，闪光的转瞬即逝性被它背后的，稳固的东西不停的否定掉。

但是实际上，我们又可以说其实根本没有本质存在。闪光本身否定他自己对不对？本质只不过是“否定性本身”！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否定性”，它在取消它自己。每一个闪光都有这么一个否定性，所以就会觉得，“我操，这个否定性本身是不是一个本质？”了解吗？

所以，闪光当中的“转瞬即逝性”（否定性）本身就是本质。它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它又以否定性方式来弄出差别。为什么它会以这种方式来弄出差别？因为它是自我否定。否定性本身变成了自身的时候，这种否定性又自己否定他自己，他不又变成闪光了吗？它是一个无限的自我否定，他就是说，但凡有一个直接性显现，他就会否定他自己。

我们的普通人的思维也不能把转瞬即逝性本身就把握成本质，因为转瞬即逝性本身也在否定他自己。如果我们把转瞬即逝性本身也看成是一个直接性的话，他也在否定他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自我否定性的转瞬即逝性，它就是一种稳固的存在，而且你会觉得它是个直接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是绝对中介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本质本身只是作为这种否定性，你大致就明白了。

但是，作为本质的闪光性（闪光的自我否定性），他是要有中介。他是要通过不断的说“我不是这个闪光”来实现对闪光的否定的。怎么来实现对这些闪光的否定？因为闪光上面有“自我否认性”，“转瞬即逝性”。闪光会说，“我不是任何闪光里面的转瞬即逝性”，以这种方式，他实现了他对他自己的否定：我不是“转瞬即逝性”，因为我不是任何闪光中的转瞬即逝性，所以我不是转瞬即逝性。所以我是永恒的，我是存在的。

这个东西就叫做“从无运动到无”，并没有任何载体。这个本质实际上它是没有任何载体的，就是从无运动到无，只不过这个无它一直在进行自指涉，它只是一个“我不是这个”，它只是一个pure activity，纯粹的否定性。但是这个纯粹的否定性它要说“我不是我自身”，所以它不能够直接的把“否定性”设成是一个being，然后再说我不是这个东西。他不能这样，因为这样不就说他有个自身的吗？

所以他要说“我没有自身”，也就是说他不能通过否定他自身来确立自己，他必须通过否定一些他者，那些表象。“我不是这个表象，我也不是闪光，我苹果本身不是红，圆，

甜……”不停的进行运动，我不是你们每一个，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是转瞬即逝的，我不是你们每一个……我是什么？我就是“我不是这个”。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我不是这个”，他就是个纯粹否定性。只不过，本质所说“我不是这个”的时候，语义迁延了，就变成了那些具体的“这个”，那些“闪光”。但是“这个闪光”它就变成 immediate, determinate 的，确定的，直接的闪光，闪光在显现的时候，也不停的在说“我不是这个”。闪光是不可持存的，我是一种非实存。每一个闪光上面都会听到一个声音，“我不是这个”，然后你就会觉得背后有一个东西本身，它就叫“我不是这个”，但是背后本身那个东西他也要对自己说“我不是这个”，但是他不能够对自己说“我不是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觉得，他是个一直稳固的东西，因为每一个“我不是这个”里面都有一个稳固的“我不是这个”，都有一个稳固的这种直接性。本质就有一种否定性的直接性，否定性本身现在被看成：在每一个闪光每一个表象当中都闪露着一种持续的，否定着的直接性，每一个闪光都在不停的说：“我不是这个！”你会觉得就有一个直接的，持续存在着的“我不是这个”（否定性）在里面。

就这个口号一直在响。这么个装逼姿态一直在里面做。这个姿态就是花花公子跑到夜店去装逼的，但是发现那是真爱，“其实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这么花花公子，我是……”然后每一个花花公子，操，都对这个女孩这样说，这个女孩就会觉得，真正的他的心仪的那个人，是一个所有这些花花公子表象背后的那种真男人，真男人永远会对所有花花公子的表象不停地加以否定。她就会幻想在这些芸芸男人众生背后，有个真男人，这个真男人会把所有花花公子的表现否定掉。然后他找到她的真男人，那个真男人实际上也是个花花公

子，只不过在面对她的时候，会把她认识的所有花花公子否定了，“我不是任何一种花花公子”。那个人其实不存在。相当于我不是一般的男人——我不是男人。我操。

这个过程叫“从无运动到无”。“从无运动到无”，就让你觉得“有”了，“无中生有”，是“无运动到无”的这么一个过程，纯粹否定性的它是一个运动过程。为什么它会有这种运动过程？它有自我指涉（self referring）。它是如何实现这种自我指涉的？就是通过否认。显现出来之后否认，我他妈不是这个东西，我要超出他。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否定性”的力量本身就是答案，那么“否定性的力量”，他也要说“我不是这个东西”，因为如果它直接是这个“否定性的力量”的话，它就等于变成上面的那些表象了吗？每一个表象都说，我不是这个表象，我还另有其物。“另有其物”就是“我不是”这种否定性力量本身：每个表象都他妈这样说，但是本质本身他现在又不得不兑现他的承诺：就是上面每一个东西都他妈说的，“他不是这个表象”，所以他兑现承诺，他就无法成为表象。

如果他成为一个表象，他不能够直接这样否定他自己。因为直接否定他自己的话，那么这个本质不就等于一种“一阶否定性力量”（表象）了吗？如果这种否定性可以把自己裹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它不就变成表象了吗？那么“本质”不就违背了他诺言（我不是表象）了吗？所以这种否定性它不能直接的否定它自身，它要否定前面的每一个表象，这个否定性他要超出他自身，不能直接超出他自身。他要超出他自身，能怎么样？那边有个表象，说他不是自己的，我要把他超出一下：本质说，“我不是那个红的闪光的

转瞬即逝，我就把你超掉了，我也把你们这些蛇皮，转瞬即逝的否定性给否定掉了！你这个表象只能存在5秒钟，那个表象可能可以2分钟，你看我多屌，我比你厉害！”

以这种方式它来表明，它不会是一个表象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永远是一个超出所有的表象的力量。所以，它这种方式它反而表明它是个持续性的表象了：它一直持续存在着，存在着干碎所有别的表象——所有这种否定性就是本质的表象。

本质实际上是否定性，然后每个闪光自我超越、那么本质它最终要变成表象，他要把所有表象这样超掉，“我超出所有这些表象，我否定你的转瞬即逝，我一直在超出你们所有这些东西（超出：我不是这个！我也不是那个！不停的这样说）”，而表象则要不停的配合着来说，“我不是表象，这个表象不能维持他自己，”每一个都说，“我是夭寿，我是短命鬼，我是不能持存的”——这个时候，“我是不能持存的”这句话本身就是持存的。这种对于持续存在的否定的力量是一直有的。

所以它不停的这样进行这么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使得“本质”成为一个稳固的东西，对于否定加以否定。所以黑格尔说它是negation with negation。本质要不停的要穿过表象。本质实际上是静默的，其实，他不停在穿过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些表象都是分离的，每一个表象上面都有否定性，我可以说，这个否定性在不停的穿过各个表象。

我们来幻想有一个本质，这个东西在不停的否定这些表象，实际上，每一个表象上面都有这么一个否定的力量，把每

一个表象连到一块去，我们就觉得，“有单独的这么一个东西在否定它！”你就会觉得有个本质。

这个机制就叫做反思reflection。我只给你讲到纯粹反思，后面还有一个positing的，还有presuppose的，还有determining的这些reflection，但是不需要太详细的讲了，你把握这个东西，后面其实很好很好把握。

本体论上1，逻辑学=本质发生学。

认识论上3，先验语法 vs 符号系统自治性，他们是由运动来调和的。认识论上就是这种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无到无的运动，从转瞬即逝的表象返回到自身，否定性想要脱离表象，它要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否定性（本质）：我要否定一切，我要作为我自己的存在。他在不停的这样去要否定一切的时候，他使得他自己存在了，这个东西就会被把握成本质。

本质贯穿于一切的表象之中，本质就是表象的不可持续性，不可持续性贯穿于一切的表象之中，就好像把这一切表象都给他囊括起来了，用否定性给它包起来了。那么把它包起来的否定性，就在此时被感觉他是个“有”了，而且是个自己在设立他自己，自己在维持他自己。所以归根结底，表象和本质它是一回事儿。

所以我们说，作为表象的表象就是本质。比如这个是作为“红”的表象，他不是作为表象的表象。作为表象的表象的是

什么？回答“这个运动本身”当然对，但这个运动只是闪光。所以另外一方面，这个运动本身又要超出他自己，所以他可以说是对于“否定性”的“否定性”：以否定性的方式自我指涉，要超出他自己。他要否定自己的否定性的话，他必须要承认：“我是转瞬即逝的表象”，因为我光超越我自己，我不爽。我要超红的，圆的，闪光，我才爽。我光是超我空乏的“有”（本质当中有的是一个空乏的，没有规定性的有），去你妈的，我不屑于这样做。或者说，我要真的变成“否定性”的“否定性”，我要否定无限的闪光，我要超出“闪光”里面那种否定性（转瞬即逝性），我要把你“红”里面的蛇皮一阶否定性给否定掉，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本质一方面超过“红”本身的转瞬即逝性（这个东西不被把握成本质，被把握成转瞬即逝性），那么本质要超出它：“这是来自于我本质的否定性，我不是红里面的那种转瞬即逝性，我不是你红里面的蛇皮超越性，我是高级二阶超越性！”

但实际上，他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本质每一个都这样超了一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因为红是不停的在超他自己的。因为红不停的说，“我不是红”，哪怕我们一直看到那个红，我们会觉得这个红是转瞬即逝的，其实这个转瞬即逝他一直在那边。所以所以为什么表象，哪怕他是稳固的在那边，我们依然会感觉表象是转瞬即逝的，因为这个否定性在不停的确认他自己，所以他一方面在否定他自己，又在重新确认他自己。这么二级的，来自于本质的否定性，在否定来自于闪光/表象上的一阶否定性。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是本质确认他自己：因为一阶否定性和二级否定性是一个东西！阶次是他自己设立出来的。表象的表象性，表象的转瞬即逝性，和本质的非表象性，是同一种力量，但是本质在这个运动当中不停的把自

己作为一个他者设立出来：这个红是我的他者，红里面的否定性/转瞬即逝性，也是我的他者，去你妈的，都是蛇皮玩意。为什么？这个运动就是一个“我不是这个，我是他者”。这个运动（“绝对的自我指涉”的这种否定性）就是一个不停的设立他者。我不是这个，你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或者说。这个东西已经是另一个，我不是这个，这是我的另一个……不停的设立他人，不停在“我他关系”中这样去运动。

所以这里的认识论，它是一种运动，但是绝大部分人感受不到。这种运动就是“他我二分”的一个运动：视域的二分。先验语法和符号系统自治性的二分。在本质当中，我们察觉到一种先验他者性，我们会觉得那个本质是一个另外的小电脑，我觉得那个本质他好像有他的主体性一样。所以我们把本质叫reflection/反思，觉得本质具有他的那种reflection，回到自身的力量。所谓的reflection就是自我指涉着回到自身，我要成为我自己。但是他不会直接说“我要成为我自己”，他会说：我不是这个任何东西，他就回到他自己了：“我绝非任何东西”，他以这种方式再回到他自身。但是他回到自身，又没有办法承认他自己是这么一个自身，他只能不停的继续重复——我不是红，我不是圆，他就不停的这样。

目的论上2。从闪光当中的否定性，到不停的自我返回的否定性(Negation of negation)。它不停的对于每一个表象上面的一阶的否定性，再把他否定掉，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新的持存的表象，回到他自己。这种运动就叫reflection。我们如果从本质的视角去看，“这个红不是我，这些都不是我”，这个叫纯粹reflection，他不停的在说，“你这

个红色不是我苹果，甜你妈不是我苹果，苹果的两个字不是我苹果，苹果背后的文化意义不是我苹果，这些都他妈不是我苹果”，你苹果是啥？苹果就是不停的说，“这不是我苹果”，我苹果大人怎么可以是这些转瞬即逝的小宝宝？然后那些转瞬即逝的小宝宝上面就游荡着一个声音：“我不是这个，我也不是这个……”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显现的时候，就让主体就会觉得它是转瞬即逝的东西。

那就讲到这里了吧。Goodbye。

\$-1-3-3：本质性 | 命题

演绎的本质性

ESSENTIALITY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1-3-3, essentiality, 独立的本质性, 我把它叫做命题演绎的四种本质性的方式, 这里具有本质性了。实际上是5种, 但是是4种。实际上是不可计数的, 它就是: 同一, 差别, 变异(diversity), 对立矛盾。命题演绎的发生学机制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 差别, 绝对差别, 绝对差别统一, 变异, 差别。其实是先有矛盾, 再有矛盾对立。这些机制统统来自于反思和他自身的对立。所以我最后落脚点环节是在对立这里。

在黑格尔体系里面, 同一就是差别, 同一对于黑格尔而言, 就是“反思着的自身的绝对差别”。这个自身的绝对差别, 它被一次性的返回到自身。在黑格尔里面, 同一和差别之间无差别, 他们只有一种对立, 而这种对立并不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是两种“反思”的对立: 内在反思和外在反思的对立。外在反思就导致差别, 内在反思就导致统一。内在反思

immanent reflection, 归根结底就是知道：所有我返回的自身，和我从之而来的自身，这都是我自己。内在反思，归根结底，就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原来只有我自己。这个话里面“原来”是一种presupposition, 前提，前设，或者就是negative positedness, 否认了的被放置性。

“原来只有我自己”，其实不止他自己。黑格尔那边，同一性（identity）就是一种分离（separation）。从什么当中分离？separation from everything else。从差异当中分离 separation from difference, 而且是from the possibility of difference, 从所有的差异当中分离。

比如说对统一吗？我现在画这个图形（在纸上乱画）对不对？我现在偏把这一部分（随便指自己作品中某处）看成是统一，我不管其他这些涂鸦和它的差异，我不管它有可能一种连接起来那种可能性，我偏把这部分看成是同一部分。相当于我看到一条隐藏的边界，我偏把这两段线开始是自我统一的，我偏这样做，我偏就不停的无视“这里可能连过来，让他好像去和另一片涂鸦个才是个统一的”，我偏无视“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好像有差别，他们相互之间好像不具备那种连接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同一性会被看成一种和差别的分离。

也就是说，同一性归根结底，它是一种绝对差别。它是这么一种反思活动。他执拗的说：“我不是其他一切玩意，我就是我自己。”它同一性里面包含这样一种绝对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是“反思”它所不停的进行的和别人划清界限的运动：去你妈的滚，你不是我！不停的做这件事情。反思的过程当

中，不停的执拗的把一个东西（同一性本身）设定为是和它自身相同一的，那就意味着它执拗的去进行一个划分，一个差分，不停的回到它自身。这回到他自身，也就是说他所临时中转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满意，绵密的绝对差异运动当中，他最后回到他自己，和自己相重合，这就是同一。

同一本身是一个整体，它包含两个环节，包含一个同一，也包含一个差异，同一就意味着它是返回，差异包含了他对于设定性的（被设定状态的）一个否定：“你这被设定了，我不要是这个东西！”他不承认同一性是来自于被设定状态。他排除这种被设定性，不由他自己说了算的，他非要说。我这个同一性是由我自己说了算的。比如说 $A=A$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执拗：A非就是他自己不可，他不是被谁设定他是他自己，A就是他自己。

你在这样去把握 a 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同一个，他自己在维持了他自己的同一性，自己在不停的返回到自己，自己在不停的排斥/否认那种“他可能是被设定”的这种可能性。同一性背后代表了这种内在反思活动。

实际上，绝对差异和同一性在其环节构成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整体，它也由两个环节构成，一个是同意，一个是差异，只不过差异对他进行把握的反思的运动（反思所停留的维度，阶次）不一样，这个反思不是一个内在的反思，差异所代表的反思是一种外在的反思：这个时候，他把反思当真了。外在的反思是本质的前面“反思论”的一个环节，我上一讲没有跟你讲过——外在的反思，可以看成一种经验主义的反思：他把

他自己所设立的东西当真的，他把那种被设定状态当真了！他把自己当成一种确定的被设定状态。“我的外在的反思对这个东西的把握，只不过是它对它进行的一个设定！我只是肤浅的一个反思，我反思这个东西并没有反思到它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和我对他的把握（和他向我显现的直接性）是有差别的！”

我们在这里用“差别”比较好，因为后面有个变异性，diversity。变异性又一次好像试图就汇合了，这里又预设了第三者，因为变异性这边的本质/反思面对的统一和差异的变化的时候，它无动于衷，它容许它进行一个变异。

在对立opposition那边则是一种对称关系，对立是 $2v2$ ，对或者 $1+1$ VS $1-1$ ， $1+1$ VS 1×1 。就是说它是对立是 $2v2$ 状态，我们待会就讲。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讲：差异和统一并无差异，他们只是对立。你对作为一个内在反思者而言，他会发现，差异本身是事物的变异过程。你作为一个内在反思者，你就会具有一种无差异（无动于衷）的状态，对于差异就不会把它把握成差异，就会把它把握成是内在的反思的自我返回了的这种运动。在外在反思当中所凸显出来的差别，现在被泯灭掉了。外在反思凸显出来的差别，无非就是表象和本质的差别。外在反思只能把握到表象。他对于他自己所设定的东西，把它当成是预设/前提，但他忘记了，这一前提/预设是他自己预设的。他忘掉否定侧是自身否定侧，他忘了表象/规定性/确定状态对他的否定是他自己的否定。他就会把表象当成是和本质不同的东西。它会把表象和本质的差异不当成是本质本身的那种自我返回的一

个差异。这个时候差异就外在的反思反思当中被凸显出来。但是差别现象，difference维度的一个凸显，同样是依赖于“同一和差别”这两个环节的。外在的反思也是一种反思。就其反思而言，它是需要自我返回的。他在这里已经预设“表象要返回他自身”，表象是被本质所设定的一种被设定状态，表象是要返回本质自身的，所以表象是要和本质相同一的。但是表象对于反思者来说，则是和返回到本质表象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这里面差别被凸显出来。为什么会有差别？因为他要回去，所以他才有差别。他要回去，他表象的直接性就会被把握成一种indeterminateness, 然后positedness会被他扬弃掉。他自己他就忘掉他自己是个被设定状态，就只能把握的表象的一种确定状态。

这种两种反思方式的对立，它实际上它这个时候不是对立，而只是一种变异：因为它两种反思归根结底都是反思，它背后都有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纯粹的自我指涉/自我返回的反思，中立的一个反思，作为他的第三者。第三者静静的观察着反思在发生中变异，所以在这种变异当中，才能把握到这两种反思。变异归根结底是不变状态，是一种对于差别的无动于衷。我们把它叫“区别”，把两个东西给区别开来。这种区别进一步会导向对立。但是这个对立，其实也还是那两种反思方式：内在反思和外在反思。内在反思其实是“自身等同”的，他自己和自己一样。他的中介归根结底是他自己。那么自身等同此时所把握到的是“他自己的那个东西”（“肯定物”）。归根结底，是反思自己（反思本身）自身等同。然后“外在反思”把握到反思和他的被设定（自身不等同）。

外在反思觉得他是在反思一个外面的东西，他就觉得就加倍了的一个反思，他就会觉得：“我的思维在把握一个物自体”，这个反思在把握另外一个反思。外在反思中介项是 determinate immediacy，确定的直接性。它是确定的，它可以在反思当中对它加以一个明确的把握的。然后它是一个直接性。外在反思这个中间项，就是说它自身不等同。它不等同于 reflection，他也不等同于物自体，它是在自身当中发现：外在反思忘掉了“不停的说那个东西不同于他自己”是他自己设置的，实际上我思等于物自体，你反思本身的力量就来自于物自体本身的力量，这是同一个力量，只不过他没意识到。你说这个瓶子它背后有一个“瓶子本身”，然后你说我对瓶子进行把握。然后表象背后有个“思维本身”，这两个本身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先验观念论）：它就叫本质，或者说它就是在两者的交界面上，把这两者变出来的力量。外在反思不知道，他以为有两个，他把反思给加倍了，他以为各一侧各有一个，它就会有这种自身不等同。这个时候“不停的说那个东西不同于他自己”就会当成一个否定物。但是这种否定物会被当成是一个存在。那么当成一个存在的否定物，它不就又变成一种等同/同一性了嘛？否定物本身具有它的同一性，有它的本身了。

而在自身等同当中，“肯定物”又说：“它是被我设立的，它只是表面上不一样，实质上一样！”表面上和实质上这差异这个就又变成一种差别了。肯定物和否定物的对立，它们之间是嵌套关系，一个是同一中的差异，还有一个是差异中的同一，这么一个两者之间一个对立。只不过你把哪个东西摆在外面：你说“同一性是在外面同一，差别是内在有差别”，只不过你把那个东西摆把哪个东西摆外面，你懂吗？内在反思觉得内在有差别，外在反思觉得外在有差别。但是它外在的又有同

一（内部性），内在的又有差别（外部性）。外在反思是个“外的内”，内在反思是个内的外，两个都是二阶的，两个东西对立起来，就会把握成对立——两个稳固的，作为存在的对立项。这个时候，两个都被看成整体，两个都被明确的认为：它都有统一和差异的两个维度，而不会单把一个把握成同一性，或者单把另外一个把握成差别性。不会有主次差别。他们两个就会看成只是方向不同。只是你设立哪一个是向内哪个是向外。如果我们把这个物自体看成是一个内在的反思者的话，那这个内外结构就倒过来了，翻一下。就相当于：我和另外一个人。对于我来说，他是个物自体（人自体），然后我有我的反思。对于他来说，我是个人字体，他有他的反思。是镜像关系/对称关系，所以在对立当中就包含这样一种差异。

这个差异（同一中的差异/差异中的同一）的对比，它仅仅是一个方向意义上的差别。由于他们仅仅是一个方向上的差别，这两个都说得通，所以他们还不是矛盾。什么时候变成矛盾？就是说只有一个说得通的时候才会有矛盾。就两个叙事，比如说我是玩家你是NPC，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是玩家你才是NPC，两个实际上他们彼此是漠不相关的，它不仅是对立，它还并不是矛盾。当这两套说辞只有一个说得通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对立面给它驱逐出去，这就变成矛盾了。矛盾意味着它的对立面一定要通过否弃另外一种情况才能够成立。目前在这个“内在反思，外在反思”的结构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内在反思一定是要把外在反思给扬弃掉了，变成规定性的反思。归根结底，一切都是这个“自身”它所设立的。归根结底它是个矛盾。所以就自身性而言（上帝的意义绝对精神），就这个反思而言，它一定会往下面运动。内在反思优先于外在反思，但是内在反思一开始不如外在反思，然后后来是把外在反

思给扬弃掉了，变为规律性的反思。如果我说我们在这两种反思当中不停的这样切换（实质上停留在外在反思）的话，那就会陷入这种对立，没有把握到其中的矛盾。两个只能存活一个。归根结底，先验观念论或者说辨认法，最终是要回到一种内在反思，外在反思是它的环节而已。

当两个矛盾两个对立面里面只有一个说得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矛盾。但是矛盾看上去要驱逐对方，要消解对方，实际上矛盾它是两个对立面，也就是说，它的一定要“通过驱逐掉对方”才能存在，只不过他的对立的模式，变成了：他急切的想要宣布他的一个整全性，但是他没法宣布的他的整全性，所以矛盾的每一方都实际上具有一个内在矛盾。他离了他的对立面，他又不能够自己维持到自己。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对立当中的肯定物，否定物。the positive / negative。否定物追求他的统一，肯定物追求他差异，但是肯定物要在差异当中才去证明他的同一。“这些都是我设定的！归根结底我和他是一个东西！然后我不同于临时设定出来的肯定物，然后我才是真正的肯定物！我不是临时设立出来的表象，我是有设定力的东西！”。而否定物则说，“我是有限定力的东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败事’力量的东西，我背后是这个同一的东西。”表象背后，能够让你的临时的反应/反思能够击碎你的那种外部反思，能够证伪你的外部反思的背后的事物本身就是negative，它是一个同一的东西。Positive的东西则是：“我不是仅仅是表象的东西的”，所以它是把自己设立为绝对差别。

但是这两个东西（肯定物，否定物）他们看上去彼此竞争好像是容不了，因为肯定物相当于观念论，否定物相当于实

在论，彼此看上去好像是不能相容，实际上他们是这个矛盾是势必要消解的。你要把握何为观念论，一定要通过驱逐掉实在论。也就是说，你要真的把你所设立的那个东西看成是一个你对于一个在negative的扬弃。扬弃的这些否定性的东西，然后回到你自身。但是你就是急切的要证明，“我扬弃的真的是这些物自体的东西，我真的有设定之力”。怎么证明他有真的设定性力量？他等于说：你实在论讲的是对的，这些东西是真的，但是确实也是我把它设定出来的。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但是我把它给真的/明确的。他们的直接性是我规定的直接性。他们否定性，归根结底是我对我自己的否定性。他们看上去背后一个物自体（自我同一的否定之物）对我加以的否定，实际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否定。所以观念论先得承认实在论，然后才能成为他自己。

实在论反过来也一样的：你归根结底你看上去就很强的设定之力，好像整个表象都是你自己设定出来的，它实际上背后是有个否定性的那一面（物自体）来对你施加影响，你只不过是否认你自己是被设定状态。你否认了实际上你是被影响的。但是说，实在论也必须揭露这么一个否认的机制。它必须把他对于“否认的否认”本身也给扬弃掉。他说这个机制确实是现实机制，你就算说就没有一个设定过程，“他是说他能够向我敞开，他能够经过我的经由我的意识的中介，我只是外部的直观，我只是外部的一种反思。物自体只是经由我的中介显现它自身。”但是这已经代表了一种直接性的破产，这已经是代表了一种中介性。实在论本身没有办法驱逐掉观念论当中的那种中介性，它没法驱逐掉它。他想要驱逐中介性，想要去幻想在物自体那边有一个不加中介的一种直接存在。但是他又不得不把这个物自体看成是一个“经由他自身中介的自我同一”。

物自体也不会被把握成一种直接性，物自体的直接性，也是通过这种外在的反思来加以规定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我能够判断物理是直接的，只能说它不是间接的，它不是像表象那样是一个间接的东西，它是某种超出间接之表象，需要中介的表象的某种直接的东西，某种单纯的是它自身的一个东西。”这套说辞就其文法上来讲，实际上和关键论的说辞听出来意思，而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没有任何区别。你甚至会觉得，这个时候真理站在能够保留差别的地方，观念论仿佛能保留某种差别，但到实在论这里，他说的话就是听上去跟观念论一模一样，什么叫做，我操，“我们要证明外部物自体的直接性，只能通过把握到这些表象的中介性”，“表象的直接性只是一种中介的一个产物”，那这样说的话，那你物自体的直接性，难道不是一种通过对于否定性的扬弃，才得到的一种东西，懂吗？

你物自体的直接性也是间接得到的直接性，你不能直接说就事物背后有个本质，因为你在为表象的中介性做辩护的时候，你说表象的直接性是一种虚假的，被设定的直接性。你这个时候又回到设定活动本身了，你设立了表现的直接性。你承认这一点，你这个时候，你再告诉我，说另有一种直接性，它是不是被设定的，有谁会相信你？没有人会相信你。这个时候他只能给出一个凭空捏造的差别，了解吗？这个时候，实在论给出来的是：“表象的设定的直接性和物自体的直接性是不一样的”，两者的差别是无根的，完全找不到任何根据的。除非是：在这两种差别当中维持一个“物自体会进一步的加以否认”。它这种差别才维持了“背后本质”物自体的同一性。这个同性是靠由观念论所揭露出来差别在维持的。

这个差别本身它都不是个差别。对于你实在论来说，这个差别就是一个纯粹的，任意的，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差别。既然你承认“存在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差别”，它就是 positing。你这说这两者的差别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是你凭什么说物自体有根据，表象是无根据的？你这个差别本身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实在论在它把它整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它又堕落到观念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两者的矛盾消解了。矛盾的消解就会导向下一步：导向基础，这个基础可以它能够包容矛盾于其中。这个 ground 就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第三者，他是机器的把矛盾包容于其中的一个基础。这样我们就抵达下一步。那么这个“基础”——我们下一讲再讲。

目的论3，左侧是无限的自我否定，右边是自我指涉的自我否定。（这都是本质的自我否定，本质的自我关联的自我否定）现在要本质要进展到下一步去，本质要自我设定。他把自己设定成本质性（essentially），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本质性，都是本质运动之后，它形成的这些比较固定的拓扑性结构：同一，差别（差别和同一都是被回溯性的建构的，他们都依赖更后面的环节），区别，对立，矛盾，他们都叫做本质性。本质自我设立，自我规定为一种本质性，他自我设立的不仅是他的比较普泛简单的东西。它之前自我设立的只是一些非实存，非存在，直接性，确定状态，被规定性，它之前设立这些东西，现在就应该叫自我规定。

本质的自我规定，现在调和了他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指涉的自我否定。这个时候的一个本质，这种反思是一种规定着的反思。他在加以规定，他在把他自己看出来，他把自己当成稳固的逻辑运算单元看出来。但是这些“同一”，“区别”，都要一

个“存在”作为它的前台，所以这些东西还不是观念，这只是逻辑形式。但是这些逻辑形式在这个规定着的反思性当中，他已经具有漂浮在“无”当中的这种能力了。但是在现实当中，他纯粹的自己空转被看成是没有意义的，它一定还是要以“存在”（具体化）作为它的基础。那么进一步从后面我们会讲到“基础”。这里本质把自己设立起来，变成一种逻辑形式。

逻辑形式实际上只是反思活动的样态的一个比较，可以进行这样的分类。大体的有两大分类：一种是外在反思——内在反思。外在反思——内在反思之间，又会有他过程当中的“存在会被设立成什么样”，这有区别，回过头来可以看到，外在反思内部会产生生产出差异（这种essentially），在内在反思当中就会把握到同一，但实际上是同样的。它们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的形式上的对立，或者说他们的对立仅在于他们的对立。什么叫形式上的对立？形式上的对立，外在的对立就仅是对立，这对立都已经跟你讲清楚，对立是怎么来的。

认识论3，左边是先验语法，右边是自治的符号系统，这两者的被逻辑的形式命题运算调和了。

本体论1，逻辑学=形式逻辑的有效性的发生学。为什么形式逻辑的那些“同一率”，“排他率”，“矛盾率”这些东西也会被看成是有效的？它的有效性是从哪里发生的？这整个体系实际上都是认识论体系。如果我们仅就认识论上来把握黑格尔的话，它整个本质论的开端反思论其实就只是认识论。比如“超越性的意向性”怎么发生的，比如说“印象是如何显现产生出来的”，什么叫做“不停的回到自身”，它仅是认识论。但是实

际上，它又是本理论。实际上他告诉你，这个世界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事物以这种本质表象二分的方式显现”的模式，以及事物显现的时候的结构：在黑格尔那里，事物本身和它的显现是一码事，它的本质和我们对它的反应/反思是一码事儿。因为本质归根结底没有什么屁本质，背后没啥本质，只有这一层表面，一层一层自己卷起来，他通过自我回返给它卷起来了。在本质论里面无非就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否定性。我在上一讲里面跟你们讲出来，这个本质是个空炮，里面没东西的会被卷出来的，是存有论，自己把它卷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逻辑学=形式逻辑有效性的发生学，或者我们说，逻辑规定性的拓扑学，这实际上是拓扑关系，实际上是“交叉的”，“对称的”，“不对称的”，“交叉又对称的”，whatever，实际上它背后是一种类几何学的。我没有学过很好的拓扑学，我也懒得真的把它拓扑化，因为那个东西阶次低于这么一个逻辑学本身的。你把它拓普化，它只具有一个比喻的隐喻的效果，外在的一个关系。

黑格尔作为命题逻辑/形式逻辑的基础（本质性）的派生实际上都来自于他的认识论的分类。这认识论的分类，比如说“外在的反思和内在的反思的差别”，（他是后面笼统的就弄两种反思，外在反思内在反思，前面都还搞了搞了好4种反思，shine, positing, determining, external, presupposing, 还搞5种反思，我靠）这是他这到后来他就把笼统的变成两种，一种带有超越性的意向性，一种没有超越性意向性。或者一种的超越性的意向性本身，它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超越性的意向性（仅仅是个意向性，认识到自己是在自己在设立出来

的)。这两个的差异就乘以二就变成什么乱七八糟，所有这些过程就都有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实质智慧吗？其实就实事求是讲，我在这里就要打个问号，因为它这个体系说的都对，但是它还是我认为我在这里隐约的有一种担忧，它还是先验语法。但它这个东西它背后的支撑不是先验语法了，一种阶级矛盾已经渗透到进去的，纵向的，不是一个“平”的先验语法了。此时你可以说先验语法不存在了。但是由于黑格尔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这种本质这样去生成出本质性（形式逻辑的这些规定）的这个过程，只有在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那种否定性：阶级矛盾），它还渗透在先验语法内部，形成一个局域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我在讲符号学的时候讲到的一些阶级层面的一个对立，什么“language和discourse：的一个对立，在这里可以看成是一个在话语层面/语用学层面的一种态势，这个态势是不能被先验语法给囊括进去的，我大致思路就到这里了，更多的希望你们自己去思考这个体系。

黑格尔的形式逻辑发生学其实是作为本质论的很开头。它本质论的基本的模型跟你讲完了，什么“自我驱离，自我指涉的否定性”给你讲完了之后，他立刻就讲了这个我们通常认为在哲学作为起点的形式逻辑的发生学。发生学一旦编制出来之后，后面就可以演绎出整个知识论了。知识论的演绎，再到后面就就演绎到概念论了（概念和它的自知性），就进入到概念体系里面去了。

然后讲到这里。

什么是“充足理由律”：普发本质权的因果网络编织网络

\$-1-3-4：根据 THE GROUND

今天我们来讲主义主义的\$-1-3-4，对应黑格尔的根据，the ground。根据后面是通向实存。根据有一个问题，他目的论上为什么是4？因为目的论的4是普遍的条件性。根据它最后就会揭露它自身：他是无力的。满足他的条件就能走向实存。但是对于实存，条件本身要存在。“根据”是一种本质的泛化。本质在黑格尔那里是形式的中介过程，而根据则变成一个实质的中介。

什么叫形式中介和实质中介？我举个例子：有这个东西在（框里画了个圆）。这个东西（圆）你可以说直接是由圆的本质给它设定的，但是就是说它这个玩意/表象是经由一个它背后的本质给它设定的，但是这是个形式的中介过程。他真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可以简单理解成原因。本质外围不是表象吗？这些表象被看成本质的否定性的东西，the negative，本质我们这个大致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the positive，一个设定性的东西。然后本质规定了它的表象。一种具有规定力的本质就是根据。这个“本质-表象”还只是在一个东西内部，还是在本质内部，还是在本质本身当中，对不对？这个中介是本质的自我中介，它只是在本质本身当中中介他自己。

它没有办法驱动起一个因果链，而根据是可以驱动起一个因果链的。根据相当于说：把这个模型（本质决定表象，反过来返回本质，不停的这样回转）给它超出一个存在的单元。本质最后就变成一个存在，它自己是它的根据，它变成一个实存。但是根据变成了根据之后，它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根据可以导向它的后果，然后这个后果又可以作为一个根据，倒向下面一个后果，使得本质的那种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可以变成一个跨本质的，驱动因果链的一个力量。这就叫根据。

根据可以说是本质的一个实质的中介，它不再是一个形式的中介过程了。本质进一步发展（在对立，区别，diversity到矛），他本质作为根据的（有一个旁观着本质内在斗争的）旁观者俨然就出现了。比如说“根据➡后果/根据➡后果”，比如说“第一个根据”是“太阳出来了”，“后果/根据”是“鸡打鸣”，“最后一个后果”是“人起床”。你单就看“鸡打鸣”，这个事件/存在本身，它有它的表象，也有它自己的本质。但是你就会觉得“鸡打鸣”这事儿，有他的肯定侧，有他的否定侧。他的否定侧是：鸡打鸣，只是偶然的，这是莫名其妙的。他的肯定侧是：鸡打鸣，是鸡自己在设立他的打鸣活动，他是有目的的，他要故意这样搞，他背后有个本质在设立他。肯定侧和否定侧之间的矛盾，隐隐的有个第三者做它的根据——有另外一个真正的本质，在设定它整个一切，它这种互相博弈的状态。

否定侧：鸡打鸣，他只是因为昨天晚上吃多了，他的偶然的打鸣否。肯定侧：鸡打鸣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背后有个本质的规律性，使得鸡会打鸣。但是这两种东西会互相冲突，分不清胜负，就隐约的觉得他背后有更屌的一个本质，但是这个

本质就不会被考虑成是在他自己里面，会超出去。但是这个“背后”本身又是另外一个——它作为一个本质，它又是一个规定者的本质，它自己有它的具体内容，它又会显现成另外一个。本来本质不断的返回自身，在这里这个本质没有办法了，他再返回到另外一个本质里面去。另外一个本质就是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也只是一个否定侧，也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象，但是它背后又有个什么更屌的一个本质，更屌的本质连带着把鸡打鸣的这个事件的两侧都给它设立出来，让它互相博弈起来，这一撞，撞两个出来，就变成一个因果链了，变成根据了。

根据就像一个太上皇：这边两侧在打架，在鸡打鸣这个事件里面，比如说鸡的生物学周期和打鸣的偶然性，这两个事在打架。到底哪个才是设定性的，哪个是否定性的，是个偶然的東西？太上皇是太阳。整个太阳能形成一个转化周期，推动他们的生物节律，肯定侧和否定侧都是由他设立的。这个内斗实际上是太上皇搞出来虚假的冲突。

这个玩意就是根据，根据从本质这样来的。那么根据的问题就在于：根据最后是有条件性的，因为根据在一开始出来之后，他不得不落入一种形式主义。黑格尔说这是诡辩学派，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找到根据，因为什么东西里面都包含本质。首先这个东西是个本质。你在思索着他背后的根据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背后有一个本质了（这个本质可能是外面的）。那么“根据”就可以搞一个形式主义的根据，他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根据：就可以通过一种形式主义，你看“鸡打鸣”这事，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把否定侧做成是一个实在的/肯定性的根据。这个时候根据就会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根据：凡是一个事情发生，肯定有它的道理，或者说任何一

个荒谬的事情发生（诡辩主义者说，有一个悲惨的事件发生），我都可以说，的这个事是有根有据的，是有道理的，是背后有一个太上皇给他的力量……实际上就我只把握他的否定侧，我把它说出花来而已。

这个时候根据一定要变成下一步：它要一个有条件的可验证的。这个条件不发生，后果就没发生。条件发生了，后果就会发生。在这两者之间的实打实的关联当中，就可以确证它的根据性了。比如太阳上山了，鸡打鸣了，太阳没上山，鸡没打鸣。这个时候进一步就转到了实存了。在这里，起到一个最重要的作为根据的是啥？就是实存。

实存一方面验证之前被假设为“根据”的那个东西是“根据”，另一个方面也代表了“根据”需要有条件要出现/实存。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在这里面最有力量的东西是“实存”，实存就会首先被看成一个真实存在的根据网络，因果网络当中的真的，有效的一个节点。根据就要通过实存来验证他自己，所以反过来，我们就把实存和根据相互规定。说一个什么东西是实存的，他要根据他的因果网络/因果链去把握。但是我们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实存的（实存：从某个东西里面出来而存在），Exist。所以根据它会导向实存。

目的论4就代表根据一定是条件性。conditional。根据和这个条件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条件会被看成是根据的否定性的那一面。你这个根据要起作用，这些条件要有才行，才会有。根据，这要诸事俱备，下面深沉的力量才醒来，才把给它唤醒了。那么根据本身就意味着：根据所具有那种因果性，它

不能是直接的，它要条件性。尤其是要有实存来给他做中介。我们本来觉得，根据是直接的诱发后果的力量（太上皇）。现在会发现这个力量本身它也需要一种条件性的中介（一般而言它需要实存来做中介）。实存才是一个根据其中的一个大老板。你所有的根据要证明你自己是根据，你必须得实存。

认识论3，充足根据率。充足根据率有一个问题：它会导致相对主义，编成一个网络。充足根据率来调和先验语法和自治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一个差别。充足根据率（根据）把自治的符号系统里面的单元编到一个因果网络当中。根据又可以翻译成“理由”，the ground，所以它又叫充足理由率。他无非就是说：一切都是要有根据的，这根据不能在他自己里面找。但是我也会个最终根据（始基），根据本身，它自己基它自己作为根据。晚期谢林在根据这里做文章，而海德格尔就在根据后面一个（实存existence）那里做文章。晚期谢林的哲学就可以看成一种根据主义，作为根据而存在的存在主义。太上皇（背后的另外一个）自己不显现。当然，谢林说的根据是一个前本体论的，本体论机制发生学的那种张力。

但这里，“根据”是黑格尔体系里面的“根据”，是在4个形式逻辑规范（同一率什么的）之后，立刻就到了第一个：不是逻辑学规律的规律。充足根据率不能看成逻辑学规律，它是科学认识，他是知识论的规律，怎么来获得知识：这个事情本身不应当被研究，要研究它发生是根据什么东西，哪些条件具足了，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它诱导出来，让它发生。

充足根据率导向的就是实证科学。黑格尔说，在充足根据率这个层面，我们的知性就疲于奔命的要去找所有的事物的根据，不再把这个事物的本质当成一个孤立的东西，当成一个他的自我设定（经由反思来中介这种），不再停留在认识论的争辩（可知论VS不可知论）当中。普通的科学家他只要相信充足根据率（充足根据率就代表一个普遍的中介性），那么最后目的论上，就是连“根据本身”也具有中介性（要实存来中介它），它就暴露出它后面的一个环节，一个比根据更真实更重要的环节：实存。根据还被看成是“这个东西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还会被看成是个间接的东西（根据就代表一种普遍的间接性，一个中介性）。

每个东西的存在不是靠它自己存在的，它是背后有个“太上皇”本质，把它的积极的力量/否定的力量都给它搞出来的。它就是一个普遍的中介性/跨本质的（本质间的）中介性。但是“根据”本身又被看成是它是直接存在的，根据的那个能让这个事情有后果的力量，代表“所有东西都是中介的，都具有中介性”，但是根据本身又是直接的，根据本身又是本质存在的一种直接性。你无法想象一个间接的根据/需要被中介的根据。根据直接就是背后力量。前面那个东西是不太行的，是需要后面大哥给它支撑的，那么这个大哥本身就得有力量，前面的东西是萎的，后面那个东西是有力的。充足根据律就代表普遍中介性。所以在这里，他把本质的结构泛化了，把所有存在都囊括在了本质这个结构里面了，把那些转瞬即逝的或者悠久坚硬的存在都囊括到本质里面了。根据率使得那些科学家也有个中介性来用了，科学家也可以在中介性的范式之下进行思考了，它使得科学家连接的因果网络具有反思性的纵深，这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拟制一个符号学体

系，和现象的/直接的/质的/规定性的层面并行：有一个平行的，数学的，量化的，比例性的，尺度性的维度。充足根据律引入了中介性，但这种中介性就被很多人只在知性层面加以把握，没有把握到，充足根据律本身它自有其内在的中介性。根据的发生学机制（或者说任何因果网络的内在的一个机制）它并没有被把握。

本体论1，逻辑学=因果导向的实证科学，是一种实证主义。本体上1还是逻辑学，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个体系是稳固的，它没有内在的不一致性：整个宇宙还是一个充分的逻辑性的宇宙，就是大家排排坐，本质间性大家搞起来，因果网络搞起来，排排坐。这个时候，逻辑学就是它实证主义的一种因果导向的设定病症/设定症状：实证主义是因果导向的设定病：每一个都是有一个本质，但是这个本质（自己的本质）只是一个临时的，娃娃层面的本质，它背后有个大爷本质，懂了吧？

每一个东西都有个本质，普发本质权，但是，我靠，你这是蛇皮本质，你背后还有你的根据。你这个本质只是个接口，接到后面更屌的本质，懂了吧？You Understand？

那就讲到这边。这个体系就是普发本质权，好吧，那就讲到这里，Goodbye啊。

本质并不拥有表象，而只是成为表象，黑格尔如何证明神的实存

\$-1-4：具体实存 | 表象

界 THE SPHERE OF APPEARANCE

我们现在来讲主义主义的\$-1-4，表象界/具体实存，黑格尔在大逻辑里面给的标题是the sphere of appearance，在小逻辑里面给的标题是concrete existence，具体实存。黑格尔的辩证法要运动到具体性。也就是说，具体实存或者说表象界，本质不再作为本质了，本质出来了，变成表象了。

在黑格尔那边，本质和表象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表象就是去根据化了的本质。一个本质愿意成为变成根据，它变成根据才能成为表象。或者说，他要去不再作为根据才能作为表象。在黑格尔那边，“根据”（the ground）它具有设定力，对不对？他好像能够把另外一个东西给变出来，好像本质能够把表象给变出来。黑格尔会告诉你，本质要把表象变出来，要作为表象的根据，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再作为本质，他自己不存在，懂了吧？我们就是说essence is appearance。

本质论的前面一部分是essence is being. 它归类它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真正存在的，“根据”，“无动于衷者”。但是现在，本质要真正要变成具体的存在，它就要不再做背后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本质和表象的关系是：本质走向前台，而不是说一个背后的东西把表象给它变出来。本质就是他自己走向前台的过程，他显现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再是背后的根据，是它成为真正的根据的唯一的办法。它不再是根据。也就说他愿意走出来，不再伪装成它是背后的东西，是他成为根据的唯一的办法，是他能够让前面有东西的唯一办法，了解吗？所以这样的本质/根据现在就被理解成深渊/abyss，这个本质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反思受阻了，他的中介受阻了，他的 Self mediating受阻了，他不能够内在的成为他自己。如果不受阻的话，整个世界应该什么表象都没有，就是本质在那空转。就像有一个程序写的就没有bug，他不报错，他不会有东西跑出来卡在那边。

但是受阻本身也是他自己设定的，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这是矛盾的，但是都讲得通的，你懂吗？这就体现在黑格尔对于上帝存在的理论证明它的一个改版。黑格尔如何证明上帝存在？这个东西很简单：你证明上帝存在，你只要把握到世界的偶然性就行，世界的存在具有偶然性，世界的存在看上去好像是没有根据的，莫名其妙就只有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存在主义证明，有点像生存论证明，实存论证明。世界存在是偶然的，这个偶然意味着世界的无根据性。它的根据abyss，它的ground是一个不再进行无休止的自我指涉，自我回归的一个

理智，所以理智他一定会出来。世界本身的偶然存在，就代表着它的基础是一个abyss。

一般的本体论证明证明上帝存在是什么？我有一个完美的关于上帝的观念，这个观念应当包含现实性，所以上帝就是具体存在的。这个观念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个本质，现实性可以看成是本质里面比较扁的一个，然后本质就变现了，变成具体的现实的，上帝就存在了。concrete existent god。那么通过他的一个reality，出现了这个idea或者说 essential god。你妈的，一般的证明都是说：完美的观念里面应该包含现实性这个观念，然后说现实和God是断裂的，然后有些人就说只能靠信仰。那么黑格尔说，这里面它忽视了真正的中介：一个完美的观念，这个观念本身它是通过中介加以自我中介的。

就这个过程叫中介对不对？把要有一个reality把自己中介成God。关键是，reality这个观念是啥？这个规定性是什么？What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reality？黑格尔就告诉你，这个reality就是：他作为一个完美的观点，内在有一个深渊，有一个他卡住了，有一个foundering， by foundering it founded itself。就是说黑格尔会告诉你所有的中介活动——这是个中介过程，上帝通过现实把自己从完美观念中变出来。观念性的上帝，仅通过他观念里面的东西（经由他的中介），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现实的存在了。黑格尔说，mediation这个东西一旦它发生，一定会发生成纯的，内在的mediation。还有一个mediation是什么？中介活动一定会中间受阻，变成一个外在的，但是又是一个主观的外在的中介（人的意识），subjective external mediation。主观意味着它是受局限的，

有限的。就相当于我面对一个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把握到这个世界的存在，觉得它是个偶然的，它是存在是莫名其妙的，无根据的，因为上帝的中介活动，他把一切变出来。一般意义上的中介，归根结底说，就是一个本质，要经由一种中介机制，来为一切设立根据，让具体的现实可以产生出来，就叫中介。纯粹的中介是纯粹的，是干干净净的，主观的外在中介是卡住的。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绝对的间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你不要把中介理解成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的，一到二，二到三，这种无限往后撤的那种那种中介关系。会有一个突变性的中介，就意味着中介本身它一定会迷失于其中。他自己中介出来的东西，他自己不认识的，他变成一个主观的外在的中介，他是忘掉他中介的这个东西，他停止了这一中介。但是恰恰是通过他停止了这一中介，他才能成为中介。就相当于说，上帝它处在一个它的绝对完美的理智的无限循环当中的，但是它要让这个世界（让它自己）变成一个具体的实存（变成自然了）它一定要停止停止这个无脑循环，对不对？停止无脑循环，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忽然之间发现：自己的无脑循环，无限中介，无限自我反应的过程，哪里来的？他自己设定，他自己忘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再作为自己实存/内部存在/自己循环运动的根据了。它作为abyss。根据本身当中就包含了根据和他所奠基之物，the ground和the grounded之间会有原初差异。那么the ground要让the grounded出来，它背后的根据要让前台涌现出来，就好像要让前台它是无根据的，它不依靠任何根据，这才叫设立根据。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相当于一个二代，它背后的一代要让二代怎么才能成功，怎么才能成为它背后的根据？就是让别人都不知道二代背后有个一代，了解吗？让二代都忘了自己是个二代，这么个意思。根据只有作把他所奠基的东西变成一个无根据的东西，他才实现了这个根据，他才不会返回，懂不懂？他才让这个东西自立了，他才可以切断无限返回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根据。根据就是深渊，它能切断无限返回的过程。所以上帝就是这个力的，它能切断这个东西，它能切断这种空转，它能切断这种按照什么充足根据率不停的回溯性的，“它背后有什么，它背后有什么”的因果链条无限往回溯的。所以，上帝是第一推动力。只不过，黑格尔是用辩证法的机制，把第一推动力的源头给它讲出来的。背后的本质/根据，如何过渡到表象，变成一个具体的存在？它是本质的具体现象化/具体现实化。

我们在这里要把 concrete和actually看成一个环节，但实际上在黑格尔那边不是一个环节。黑格尔那里是先是有物 thing，然后是表象，然后是本质性的关系，然后是现实性，所以正好正好我后面分4个。但是我们现在就说什么具现化，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具体现实化，具体和现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不分的。到时候我们会讲，我今天不浪费时间在这里讲讲到底是什么叫现实什么。

具体已经讲了，就是：一个本质，它不仅作为一个背后的无限撤回的，自我指涉的否定性/藏在里面的东西，他要到前面来，就是说真的是他自己到前面来/在黑格尔这里。是他自己到前面来的。表象属于本质界，表象界是属于本质领域，表象就是本质。只要中介分两种（一个是纯粹的内在中

介，还有一个是卡住的内在中介），这两个东西不停的切换，这两个东西切换的话就会……卡住了，超出他自己，他忘掉这一段是他自己了，这是纯粹反思。纯粹的内在中介是内在固有的反思，卡住的内在中介是外在反思。那么这两个东西交互的话，它就属于本质。本质就是这么来的，否则不会有shine，这两个中介的差异就是闪光。

你就要明白，表象就是本质，它是同一个运动，就只有一个力量：显像化，只是个本质运动环节。本质运动环节是把自己显像化。只不过它一开始是显像化成具体的实存（变成物），然后具体的物又会回去，又会想要挣扎着回去一点点，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表象和物的对立，在这个对立背后又会把握到一种本质性的关联，发现他们是关系性的（没有哪个可以看成是主人），但是最后又会回到现实性。

黑格尔的模型里面，本质会在一开始把自己说成是being，但是表象属于本质的一类，表象不是一开始的“纯有”，也不是“定在”，定在不是具体的实存，你知道吧？它是个抽象实存 abstract being. Abstract from where? 就是from essence, from自我回归的力量。定在不被看成是自己会回去的。只是纯粹的出来，单方面的出来，被看成是某种直接的东西。但是光在“定在”当中也会有间接性的，因为这个定在会有他者性，“此彼”的这种间接性。但这种“此彼”间接性它还没有向内/向外这种差别，所以定在这个维度还不能算本质论的维度。直到了表象，他要出来，但是他出来之后，没东西剩下了。它就是单纯要出来，出来之后就成为表象。

齐泽克一直问那个问题：why there is appearance？为什么不是只有本质？只有本质的话就是空转/纯粹反思。但是纯粹反思本身一定会脏，因为它有内在矛盾的，他有这种否定性的自我指涉。绝对否定性这个东西，靠纯粹反思是没有办法彻底扬弃的，他不得不扬弃他自己的那种绝对内在性。这必须要出来，他必须扬弃他自己的只为自己奠基。一个反思，如果他是纯粹反思就是不停的确证他自己存在，I'm being。

就是本质论的前面部分，他说essence is being，它怎么成为being？就是不停的反过来指涉他自己，I'm being，然后后面说，I am ground，I'm existence，我是基础，我是实存，我是存在，我屌不屌？本质无限的回归，不停的说自己厉害，他自己就受不了这个东西了。他最后一定说：我不是这蛇皮玩意，我不是being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矛盾是从foundation，是从ground那里来的。

为什么根据会到这里？根据会无限回溯，根据会有一种力量，他想，我拼命的要成为我自己的根据，I want to become my own ground。他要成为他自己的根据的唯一办法，就是他要成为无根据之物，他成为一个不需要根据的东西。了解吗？Ground不要再往往回去追溯了，这充足根据率，我靠不停的往回追溯。我搜不廖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本质它高贵的头颅低下来了，“我是我爹的儿子”，他受不了这个东西。本质就是通过否定绝对否定的方式，不停的确证他自己，也不停的否认他自己，不停的不满于当下。本质会后来变成ground，这个时候搜不廖这种回溯性，他要自己成为自己的基础，那么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无基础的表象，他唯

一的办法就出来，武断的变成一个具体之物，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让它的本质性不再变成一个内在纵深。它不再居于内在纵深的里面而在，它就变成一个好像从里面跑出来的运动而在。它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直接的本质的直接性。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具体的实存/表象。

就像上帝作为一个ground，他受不了他自己的无脑循环/无限回溯了，他要出来，他出来的唯一方式是“停”，不要玩这个东西了。我彻底的一票否掉所有这种玩意，我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的那个东西，从一开始会显现的那是groundless的，偶然的，它背后没啥的，这个东西会把握成一个表象界。但是正因为他是groundless的，他好像他是直接以他自己为基础的。这边有个纽扣，他在，他自己就是在，你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些东西就会被当成具体的实存，就好像他背后有一个本质的，你会觉得他背后有一个物自体的，但是这是后面的环节。一开始你会觉得直接把他当作表象。虽然他在一个因果网络里面，但是他却可以自己自顾自的在那边，他好像是无根据的，无凭无据的就在那边。

这个时候你就反思到，这个东西的它的实存是无凭无据的，就在那里的。这种无凭无据的就在那里，实际上它是一种本质的直接性。这里面包含自我指涉的否定性。你不理明白什么叫凭据，你怎么可以说无凭无据？实际上它就是从凭据/根据的概念中演发出来的。它是被扬弃的根据，一个根据把他自己扬弃了，就变成自为其根据，但矢口否认他有根据的一个具体的存在/实存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表象。首先它是具体的实存，然后但是整个界被叫做表象界，因为它要往后面的去

走。把它叫做表象界的原因，是要凸显它的无力，凸显它和本质的关系，所以要这样命名。

那么就讲到这边。这个点位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用力颇深的。因为他的实存论，物，关联，关系，这是海德格尔的问题域。好多后面的辩证法家都从这里用力想要去爆破黑格尔的体系。比如关系性对不对？比如说现实性，Wirklichkeit.....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就后面会往那个方向运动，到第四个就是这个屁东西，然后第四个就是各种什么因果关系，这些关系最后他就会被当成自在自为的概念，被当成概念本身，它就会通向概念本身。也就是说，表象界讲完之后就是概念论了，那就讲到这边。

物自体的增殖，寄生和瓦解

\$-1-4-1：复数化的物自体

PLURAL THINGS-IN- THEMSELVES

今天我们来讲主义主义的\$-1-4-1，这个位置就是物，但是它是一个复数化的物自体。黑格尔里面，物自体会一下子就会变成复数的。Plural Things-in-themselves。

复数化的物自体是表象界的第一个大环节。这个对应黑格尔哲学的本质论-表象-具体实存里面的第一章，总共分为几个环节：一个是复数的物自体，然后它就会变成property，然后它就会变成matter，材料（这里material的是材料，不是前面讲那个物质）然后“物性”就会瓦解了，Thing's dissolution。

他还有property之间的相互关系，property也可以就说是复数的物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物体获得复数性，然后就会变成property。然后property又发现自己是物，又变成

matter，然后这些材料相互之间会发现互相都是实存的，这个过程当中的Thing本身就化解掉了。Thing会被看成非常弱小的外在纽带。不仅仅是Thing是瓦解，而且matters也被瓦解掉了，然后那些自我持存的那些属性也被瓦解掉了。

目的论1，一种去实在论化。黑格尔对物自体的演算就是去实在论化，然后抵达表象/先验化。就物自体这个环节一定会抵达表象，他会瓦解他自己。

我们做个模型，（画了个圈）这个东西是表象，这然后背后会看到一个物自体（圈里面画了一坨东西，注名物自体），但是黑格尔会发现，这个物自体是空的，没有任何规定，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什么？只是表象上面的多重性的一个汇总，是表象的否定性的力量汇总到物自体上面去（外面的圈往里面画箭头，表象的箭头指向中间的物自体）。

表象上面那一种转瞬即逝的否定性的自我指涉，让他觉得背后有物自体作为这种力量的根据。归根结底，这个物自体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物自体就都可以把它擦掉。这个物自体就是表象的转瞬即逝性，就是这些箭头都汇总到这边了。他就是汇总的这些箭头。

表象本身那种自我返回的否定性，它最后它要区别于彼此。表象，它他自己无法支撑他是个“One”，但是他又不死心，所有的表象都说：“I want to be a.....我要成为.....I want to be an appearance”，I want to be the one”。他要成为一，他要看到自己。实际上他是要把自己作为一来确证，但

在这个时候，表象还不是作为一确证，此时表现还是比较混乱的，连续的。所以他们每一个表象都有个残念，“我要是个一！”他这个残念聚集到一块去，就变成“里面有个一！”，就变物自体。

然后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个表象本身都有求“成为一”的心态，他自己要成为他自己。他自己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看到他自己。但是，很明显，表象是来不及看到他自己怎么样，他只能看到一个他汇总起来的否定性。看到纷繁复杂流动的表象背后，觉得背后有一个东西。因为你没法在每个表象当中识别出一个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物自体的真相了，物自体无非就是表象当中那种求“一”的心，想要确认自己是一的意识，把握自己的意识，反身自视看到自己的意识。他回过头想看到自己，但是看不到自己。

那么这个表象只能他要和自己关联起来，他要把握他自己。他是要想把握他自己，但是他又无法直接把握他自己（转身即逝）。那么他怎么把握自己？他只能先假设有个他者。这个物自体首先是作为一个表象的他者在那边的，好像是一个无动于衷（indifferent）的他者在那边，但是一旦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表象本身也可能是“表象自体”，表象自己也是个物自体。

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物自体的复数性。只不过里面这个物自体，我们说它是本质性的；外面的物自体，我们说它是非本质型（unessential）的。每一个表象我都可以说他是有他的“自性”。通过这种方式，黑格尔实现了物自体的复数化。

我们可以重新画模型：你会觉得，这次表象背后有一个有一个虚拟的支撑点，物自体（画一条线，线往后撑在物自体的点上面），然后表象本身也会有一个虚拟的支撑点（撑在另一处）。那么此时谓的外部反思/外在反思是什么呢？外在反思就是：整个这个表象，它会将自己回到本质性的物自体。但是，表象自己又会有个表象本身，他又会回到一个非本质性的物自体。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片红色，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想，“红色背后的物自体是啥？”这个红色是个表象，“表象自体”，表象本身，表象他自己存在。表象本身就指向“一片红色”，物自体指向“表象背后的东西”，对不对？表象背后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不是这片红色，不是这个玩意，是个否定性的，他不停的在说，我不是终极那个东西，我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还有更屌的东西，我在那个东西里面存在，我是从他那边出来”。但是你出来也好，你自己留下了痕迹（一片红色）表象本身可以这个时候被把握为痕迹本身，“从物自体里面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运动痕迹本身，“表象自身”。

这个时候就有两个自身，这两个自身都宣称自己是物，他们都宣称自己是都宣称自己是这个东西本身，他们互相之间是彼此关系，互为彼此的他者，“你是我的他者，我是你的他者”。然后你会发现，它们的差别仅在于这种“此彼性”。红色是以指向他者的方式指向物自体，红色是以指向自己的方式指向表象自身。他们的差别只在于他们的指称方式有差别，纯粹的一个语用的差别，懂了吗？

所以他们俩的差别最终就把握成otherness，他者性，这种他者性，就会是一种外在性，externality。这种外在性就是外部直观。就是说你一些笨人看表象，会觉得他背后有物自体，看这个表象会回推它背后一个东西；或者看这个表象会觉得它会有表象本身，把这两种指向的两个东西的差别设立出来的这种反思，叫外部反思（external reflection）。

外部反思实际上是“物自体”和“表象本身”的关系，你不要再额外想，有一个外部的主动的反思者，在以外部的姿态反思这两个东西的差别。不，不存在主动的反思者！在黑格尔那里，你一个有限的主体内在的外部反思（人对于事物的外部反思），和“事物自身”和它的“表象自身”两者的关系就已经是外部反思了。也就是说，你意识对于这两个东西差异的把握，就是他们两个东西的差异在设定他自己。也就是说，没有你的意识，发生的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你的意识，你外部反思，并不发生在你的什么精神思维内部，没有这种玩意。为什么你会以为你的外部反思是发生在你的精神思维内部？就是因为你以为表象自身是你，而物自体是外面的东西，你的外部反思暂且自居为你的自身，你的思维本身就暂且是个表象自身，而物自体则是外面的东西。但实际上就是“物自体”和“表象本身”的差别，你的思维就是“表象自身”和“物自体”的差异设立出来的物自体 and 表象自身。你的思维是由事物的客观的矛盾所产生出来的，你的思维就是这么一个绝对精神运动过程当中的矛盾的侧显。你没有你自己的精神，你没有你的独立的思维格，你没有你独立的智性格。

在黑格尔那里主观精神是这样派生出来的，你的精神你的内在意识是事物的矛盾的自我显现。在黑格尔里面的外部反

思，它external并不是指你的意识外在于你的研究对象，外在是“对象”自己外在于他自己，对象自己把自己以“物自体”和“表象自身”的这种“我他此彼性”给它分离出来，他自己在那边运动。只不过，这个运动它需要表象自身做中介，其实终项是表象自身，表象和表象自身是直接关联，和物自体是间接关联。这么一个直接和间接的差别，在这里两者之间就变成了此彼差别，此彼差别在蠢人的头脑中就变成内外差别。他就以为这是内那是外，这是稳固的精神世界，那是外在的，作为客体/物自体的客观世界。这种内外差异是事物本身的显现，内外差异是宇宙力量/绝对精神/物质力量本身的显现。对黑格尔来说是概念性/概念运动/历史性本身的显现。

这里我要提一嘴，那么出于这个原因，物自体就复数化了，它这个时候陷于一种此彼关系。它无非就是说：我不是那个物自体，我就是这个物自体，所以说就会变成怎么样？比如说这中间是“苹果本身”，周围是红，甜，香，硬，冷，这些不同的属性，苹果本身说我有一个物自体，红也可以说我有红本身，甜也可以说我有甜本身，香也可以说我有香本身……每一个都可以宣称自己有一个自体性，懂吗？为什么他要一个苹果本身，有一个抽象的物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它只不过是要一种否定性的方式，把他们汇总联合到一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只是要让他们不分裂掉而已，这样的话每一个东西就变成一个property/属性/性质/财富，甚至连这个“物本身”（Thinghood）也变成一个property。每一个属性这个时候就具有它一个本身可以了。属性也可以说“我有属性本身”，每一个属性被看成是一个稳固/持存的东西。红/甜/香……都觉得他一直在那边，你可以把性质抽出来把握了，把这些性质拿出来，觉得它就实实在在的。硬就有一个硬性，红

就有一个红性，甜就有一个甜性，香就有个香性，然后物这个东西反而消解掉了，物本身反而它就没有一个直接的规定性，物本身反而是匮乏的，反而会被看成一个虚头巴脑的东西，最蛇皮，最无力的一个东西。

那么说这个时候就有两个运动，一是物本身会变得非常的虚，会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纽带，是这些属性团结起来的名义。另外一方面物本身实际上又进入到这些属性当中去了，每一个属性由于他都宣称他自己有个本身，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东西的各式各样的属性，它自己进一步变成一个东西：材料，matter。就像在化学里面的一个东西，它有酸性，有什么可溶性，你就会找它的物质基础，它又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材料。我们把握一个事物的时候，就会把握到各种各样的材料。这些材料看上去彼此具有一定独立性。红好像就可以相对于甜独立起来，香可以相对于冷独立起来，相互之间好像不必要依存的。我就可以拿出一个红本身，或者说红就可以当成是一种认识材料，或者它本身可以独立存在的。

然后所谓的物本身它就会变成什么？它就无非表明，物本身它就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种纽带，或者说是这些属性之间的一个协约：我们可以共存，然后我们共存的时候不会互相影响，然后一个没了，别的没事。红没了，这还是个苹果。甜没了，我其他照在。这些matter好像互不影响。我们可共存，然后又互不影响，黑格尔把这个叫做互相侵入，他们是共存又根本不共存，懂了吧？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影响。他们好像是在一个苹果里面这些属性，然后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红、甜、香这些感性材料/规定性的材料汇集在一块，他们好像又互相不影响，又可以都个别的把它抽出来。

我只是在反思层面。这个时候它具有有一种不共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共存当中，就得到了他们的不存在的可能性。你就可以把握它不存在。比如说我这里就可以说，“红不存在怎么办？哦，其他还可以没事”，然后他们共同的还继续维持协约，维持他们的“一物”性：“我是同一个！”one Thinghood。跑掉一个没事，跑掉一个没事，最后就是全跑掉都没事。全跑掉都没事，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表象本身”，“无自性”的表象。你既然这个可以跑掉，那个又跑掉，这个跑掉也没事，那个跑掉没事，那全跑掉他妈都没事，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无自性的表象，那么这个时候物性就瓦解掉了，Goodbye了，You Understand？

它这种共存是互不影响无干涉的共存。就像你班级里面学生今天退学了，后天又进来一个学生，这不全退学了，这个班还在。我可以设想一个所有学生全退学状态。

所以无自性的表象实际上就是oneness，“一物”性的物性。所以表象它只不过是经过了一个运动的物自体，一开始抽象的物自体（还不是复数的加倍物自体），所以表象其实是经过经由物自体这么一个运动变化，最后抵达表象的。他还有这些环节，还有property，matter这个环节，了解吗？

本体论1，逻辑学=知性论/知觉论，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认识论4，它最终是瓦解性的，它要走向物自体，它要瓦解。在认识论上这个4，它最终是要走向表象的。对于所有

这个环节的把握，其实都是外在反思的把握。但是外在反思实际上归根结底，是物通往表象（物表象化）的过程中他自己和自己发生的关系：并不存在一个外在的，白板一样的意识在那边，反应物，这不是外在。我们说的外在反思，不是什么白板说，没有这个白板。而是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叫做具体实存，一开始的具体实存叫做物，而这种物它进一步扬弃的内在的一些缺陷的时候，它一定会发生一种自体性的复数化。这种自体性的复数化，相互之间仅以此彼关系——他们仅以一种存在论意上的关系来加以把握，不以本质论的方式来把握他们，而以一种存在论的方式。

此彼，就是纯粹的 the other of the other这种方式来把握。什么叫做one，什么叫做itself？就把它把握成the other of the other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那种自为存在，顶多就是“一”的那种方式存在，这个就是存有论里面的自为存在，以the other of the other的方式来把握什么叫做one，那么它就会陷入一种外部反思，它后面的环节仅仅是在“量”的层面上。比如说他就会觉得物本身对于它里面的属性，把属性当成独立的，有它的自性的，就叫做材料：红、甜、冷、香这些东西，他就会觉得红多一点少一点，或者乃至于是没有了，都没事儿。就会觉得物无非是多一点少一点的红/甜/冷/香，物无非就是个比例。最后就把这个物把握成一个比例，用不同的这些材料，不同的比例给它配出来，不同的量多量少给它配出来，就变成物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依然是在存有论。此彼是自为存在，自为存在后面就是量，在量/定量/尺度/比例的意义上去把握

物的内在的规定性/物的自我规定。他这种外在反思就是那些经验主义者，就是培根，洛克这种人，他们的思维就停留在水平上。

那就讲到这边，我希望你们对于这个体系能够有一个……唉呀！还有一点，就是 determinateness 就翻译成“确定性，它是个翻译的问题，小逻辑的译者把同一个词，把它翻译成 determinacy，实际上就是 determinateness，就是规定性，不是确定性。就翻译的规定性。好，那就讲到这里，goodbye。

事物的“一性”出于对非本质具体实存的报复，令争执次第延宕

\$-1-4-2：表象本身 THE APPEARANCE ITSELF

我们今天要讲主义主义的\$-1-4-2，表象本身，the appearance itself。表象本身从哪来的？它是从具体实存那边来的。具体实存它会变成表象本身。具体实存之前是个什么东西？具体实存它一开始是个定物自体，但是物自体后来就变成所有表象繁殖的一个东西了，所以所有外面的东西（shine）就变成property。Thing和properties也有关系，物自体只是这些properties的一个繁殖。更进一步，这些properties把Thinghood再进去了之后，这properties就变成matters，具体的材料，这具体材料都有它自己的实存，这些具体材料本身也是具体实存。然后就变成他们 oneness。

这是一个事物观（the concept of thing）的差别：你把什么东西把握成一个东西？具体实存到这个环节，你就会把握成：一方面Thinghood，事物性本身就会变成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这玩意反正是可有可无的，材料本身自己可以导出显像Shine，然后shine回来，使得这材料本身有了他自己的具体实存。但是这里的oneness最后残余的具体实存，它还有一

个用：它能够让这些材料共存，它就是一个共存的协议：一个东西里面就有既有这个性质，又有那个性质，这些不同的性质在一个东西里面共存，它就是这些不同的性质的共存协议。然后这些性质它进一步会看到：每个性质都有他自己的载体，都有它自己的具体实存，这些不同的性质就会被把握成材料。

黑格尔说了，这些材料就其共在而言，它会对于外部反思就会把它把握成是空间/广延性。对于他们互相渗透为一（彼此要共存，共存就是要渗透），互相渗透就意味着他们的 punctuality，我操，我不知道德语不知道怎么念，同时性/精准性，一直在一起，彼此刺穿。准时的，同一时间都有的。

就像你切一个切糕，切一下来这一块里面也是胡萝卜，葡萄干，核桃啥都有。Oneness里面是各种性质的各种材料的一个共存。但是这个oneness进一步它会报复这个东西。你不是matters抢走我的具体实存，你妈了个巴子的，我干脆让你也不好过，让你这些matters没有办法得到具体实存。

为什么？因为它oneness同时是它们的矛盾。因为这东西可以共存，怎么可能？一个“红色”和一个“亮”，这两个感性材料竟然在同一个机制上它共存着，站着同一个逻辑学/符号学学点位，这是矛盾。这种矛盾汇总起来就是oneness。矛盾推演到极致，oneness就消失掉了，oneness就不是 oneness of a thing就会变成oneness of an appearance。

这个时候具体实存就是：所有这些matters的现实性都被取消掉了。所有这些matters的具体实存性都被取消掉了，

oneness重新获得了它的具体实存性，只不过是矛盾的方式获得了它的具体实存性。以矛盾方式获得的具体实存就是 appearance。这个时候的 appearance 不是被看成是 shine 的 appearance 啊，它是有一个自己的具体实存的 appearance，稳固了在那边的 appearance，我们以稳固的形式来把握 appearance，觉得 appearance 是稳固的，是有它自身的。

所以 appearance（表象自身）一定会分成两部分（所以在目的论上会变成2）：一个转瞬即逝的部分，还有一个是一直持存/自我持存的一部分。其实你可以就是说对应下面两个环节（\$-1-4-3和\$-1-4-4）了，但是它是被调和掉了的。我这里目的论2是有点怪怪的。最后是由关系来调和的。

表象自身它如何设定它的自身性？如何设定/获得它的具体持存？Shine是等于reflective shine of Essence（所以我们前面讲那个Essence，shine的观念其实都是在调用后面的表象 它如何设立他本身性的一个东西）。表象本身它是空对空的，表象本身会分成两侧：一侧带着那些matters，只不过这些matters已经不是matters了，他已经变成“杂多”manifolds了。这些表象本身带着这些杂多的，转瞬即逝的那一侧，另外一侧则是带着oneness的那一侧。

但是黑格尔会非常精彩的告诉你，表象本身这两侧相互之间以一种反射性的姿态，彼此作为one another（一个和另一个）的方式，来相互设定现实性的那种方式。不是一个shine相对于essence/ground去设立shine的它的现实，不是那种方式，是两个东西现在都认为自己是positedness，都是

被设立的，现在两个东西都摆烂了，“我是被设定的，我也是被设立的”。但是，他们现在都把对方把握成是被设定了：前面 oneness和 matters吵架，吵的两个东西都脱实向虚了。这两个争执，谁是具体实存，“我才是具体实存”，但实际上，这个争执是matter的内在矛盾你，懂吗？这两个东西都脱实向虚，结果两个东西现在都显现为被设立的状态，都看上去是被设立的，但是互相否认：oneness说我的表象是一个稳固的表象本身，好像它也有具体实存对不对？但他凭什么说它是一个稳固的表象本身？因为表象一直没变过，对不对？表象一直是表象，表象界（the world of appearance）进一步再走到极端会变成自在世界（The world in itself）。自在世界就是场域论的发生点位，在本质论的这个位置。

我们要对场域论说，它是有认识论的场域论发生学，就在这里，认识论为什么能够发展出一个场域（The world in itself）？为什么会有个“物可在”的在世性/意向性？这里 Appearance这个环节其实都是物/thing的环节，不是那种抽象，原初实存。不是此在（黑格尔体系里面的在世性，它的发生学机制发生在这里）。

他们都是：“我是被设立的，它也是！”但是就是说，oneness说“我是oneness”，我不是你“杂多”，你这个杂多是被设定的，我是我自己。杂多反过来说，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表象之流。表象之流被黑格尔称为the law of appearance，表象律。它可以把一切矛盾的东西都融合在里面：同时是又同时不是，同时存在又同时不存在，不停的变动不拘的，一切矛盾都在里面，比如说什么芝诺的那些悖论，它都来自表象之流

（“这是虚幻不实的，因为否定的东西都表达了他自身……”怎么样？Whatever）。这个表象之流会觉得他自己是真实的，它杂多的那一侧充满了concrete content/具体的内容，而这里 oneness只是 Concrete form，只是形式侧。这两个加到一块去，你可以才可以说它这个appearance是concrete existence。加在一起去在勉强可以说。

但是这两个东西互相指责对方。杂多的这一侧（转瞬即逝的表象之流）指责你表象的oneness是被设立的：我明明是杂多，是混乱的，是不停流的，我没有“一”性，你他妈的，你是假的，你是被设立的，我才是真的。那么我是有实存的。我是表象纷繁复杂，万物流溢，万物咻的一下星辰转换，好真实！对吧？这种感觉。你这个oneness说表象是个一，你这个是被意识，被反思给虚假的设立的，你是被设立的，所以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看万物纷然璀璨，就是波墨看到勺子上面显现五彩斑斓的光，觉得“好真实”的那种感动，这种杂多之流，他觉得oneness反而是假的，我们人为的去设定它是人“一个，整个的表象”，这是假的，这是人为的设定，这是假的，我这种纷繁复杂的杂多性，流溢性，流淌着，变动不拘的变化，它才是真的。

反过来，这oneness反过来要说，“你这个杂多，你才是被设立的，你是不能够维持你自己的，你根本不能够拥有一个存在/实存的纵深，你根本是不受控的，你就是被别人干的，你完全是被别人做出来的，你不是你自己，”了解吗？“你如果能是你自己的话，你能够应该维持稳定，你不会有这么多里面的这些矛盾，这些冲突啊！你维持稳定自己，说得通，一

是一，二是二啊！所以我才是真的，我说oneness，我表象这个一，就是个一！表象任你千变万化我自岿然不动，我的表象是“一”的“一性”，永远是个一。”

那么这两者就会就对立起来，他们调和的方式就：它里面不变的这些东西（oneness）会变成 element。这两者也会穿插。比如杂多的某个规定性啊，它是作为一个在表象之流里面不变的一个要素来把握的，表象之流里面一直有“空间，样态，圆，光的现象”，whatever，就这么个要素，它就是不变。但是它又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流溢的，冲突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一直不变的oneness，最后觉得有个the world of appearance，有个表象的世界存在。表象本身变成一个界面。The world of appearance又会觉得，“我就是真实的”。

The world of appearance和 the world in itself又会对立起来，因为他是表象的世界，没错，但是他要容忍这个杂多，那就会他进一步想把the world in itself。The world in itself驱逐掉。“世界本身”只不过是“表象世界”当中的那种oneness在和它的杂多性的矛盾当中，它变成了一个表象世界，那么这个表象世界再进一步再要驱逐掉，否定掉这个杂多这种脏的，被设定的东西。所以它变成世界本身，the world in itself，世界自体。The world in itself是个二阶自我指涉否定的表象。实际上它是：我无非是oneness，我不是杂多，你又要维持杂多，就要让他们共在，那这些东西相互矛盾，这东西就变成了a world。

那么The world of appearance和 the world in itself的矛盾，他最后会再一次调和，变成 the relation of appearance。你这个所谓的“世界本身”（the world in itself）也不过就是个表象。黑格尔的思路是这样的：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他们是同一的。同一些表象一方面把自己设立为世界本身，它是作为这些elements，设立自己的稳固不变性，另外一方面又设立出他自己的内向的转瞬即逝性，这两个世界会被把握成是同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就是 relation of appearance，表象所构成的这种关联。

这两个世界最终会被看成是具体实存完成它自身的最重要的模式。因为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个表象，但是它就意味着：表象一定会把自己现实化一个现实世界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表象世界，一个他会把自己双重化。这两者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是本质性的关系，essential relationship（表象的关系，也是一个本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不再作为表象而存在了，把这两者统一/同一起来的关系，就是本质性的关联，才会变成下一个具体实存的样态，而不再是停留在表象了。

在世界本身和表象世界当中，它们之间会有哪些本质性的关联？这个本质性关联现在变成本质侧了。就是说他看到了“世界本身”也是个表象。所以这个意义上，你把握到的所谓的“本质关系”实际上也是表象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个表象把自己二重化为两个世界，并且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本质关系当中来把握它的内在真理。我们就会觉得，我的体验到的世界是一层世界，背后的物理世界/世界本身。但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物理世界是个表象世界。物理世界是个经过中介的表象世界，

这个理论化，中介的表象世界。背后那个世界是nature itself/自然本身。是个那么就要研究我的physical world，我这个表象世界里面是哪些表象？像原子，力，场什么这些东西。世界本身它其实是表象的表象，也是个表象。这个表象世界它自己形成一个世界之后，它有内在的张力/他对内回到自身，变成一个临时的，偶然的東西。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同时要把自己设立成“以他自己为根据，但实际上是一个无根的，脱离表象界”的某种东西。但这个东西实际上只是它的内在制约性力量。世界本身，就如同oneness本身，只是matters之间的彼此制衡的力量，是他们的矛盾所派生出的一个东西。

所以世界本身，也不过是表象世界里面的表象的变动性和稳固性的矛盾的一个世界化的体现。这种辩证性和稳固性之间的矛盾会世界化，逼着他把他摊开来说。世界化里面这个矛盾，光靠一个世界无法存在，它一定会走向世界本身，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一个支持物来调和他的矛盾。就说：我这个矛盾其实没事，我们都吵吵闹闹，其实我们都有在外面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对立它。这些表象不以互相为矛盾，而以一个“表象世界”本身作为它的矛盾对象。那么这个时候，矛盾的真相就会去指向两个世界之间这种本质性关联。

我们物理学研究不就是这样的，你最终还是要看你这经验的这些表象（经验性的材料证据）中间的冲突，但是你会把这些表象（材料）中间的冲突说成是“背后的表象世界”和“背后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冲突，是看成他们的本质关联，对不对？这个时候表象就瓦解了，具体实存就会看成：并不是个表象世界实存，也不是背后物自体/世界自体实存，而是这两个

世界的之间的关联实存，这两个世界的不一致/差别实存。这个差别/本质性的关系再把这两个世界都变出来。它实际上只变出一侧了，是对于体验/显像而言，只变成表象世界，另一侧是他的一个符号学拟制：世界本身一直是封闭的，我靠，他没有显像可能性的，他只是表象世界所有的矛盾的一个堆积点，都遥遥的指向世界本身。表象内一些矛盾（表象是变动不居的，但是又是有它的要素的，有稳固性）汇总起来，就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像表象世界他就悠哉游哉的，然后它的矛盾就排到那个充满了混乱，爆裂，封闭的“世界本身”当中。

实际上就是在表象世界秩序之外，幻想的一个那些矛盾的源泉，把它理解成地狱，把它理解成天堂，whatever，把它理解成开一个自由意识，自由徜徉、自由揉捏的，而这个东西是一个会给你泼冷水的，给你的椎刺骨的，就让你疼一下的那种世界本身。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本身只不过是把你这里面的尖锐的矛盾给它排遣到里面去，而实际上，归根结底，这种排遣运动为什么不可避免？世界本身和表象的关系是本质性的，那个力量把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分开了一个力量。因此，具体实存concrete existence（本质的出来，本质道出它的真相），就不再以表象作为他出来的方式，而变成以“本性的关联”的方式出来。那么我觉得我反正差不多就这个意思，这是很粗糙的版本。如果你感兴趣，去阅读黑格尔逻辑学本身。

目的论2，我刚刚讲过了，就是……卧槽我都忘掉了，那我就不讲了。（回国去重看）一个就是转瞬即逝，还有一个是相对稳定，只不过它会不停的变：他代表转瞬即逝的那一侧，就充满矛盾，矛盾直接现成摆在台面上的，还有相对稳定的那一侧，还有把他矛盾潜到后面去，把矛盾矢口否认掉的那

一侧。最后 oneness 就变成世界本身，杂多就变成表象世界。表象（转瞬即逝着）的世界化和本身的世界化，这两个世界化虽然都说是世界化，实际上他们是截然对立的。表象的世界化就是二级化，matters（纷繁复杂的东西）和一直是自己的那个东西的二极化。另外一方面，世界本身则是一个同调化，他两个东西往一个方面发展，都变成世界了，都变成规定性了，都变成 world in itself 了。互相都封闭起来，互相都被设定，然后互相都是觉得：“我才是稳固的，我才是世界”。

一方面两极化（极化一直有），另外一方面是同态化（都变成世界），他们对立的方式很近似。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有两种具体实存的。我们前面都说过表象的复数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具体实存的复数化，所以它才会有世界化。才会有世界。世界就会把握成：里面有复数性的具体实存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世界本身是一个表象模式，在世性/世界性本身也是个表象，它也是 appearance，它也是被甩出去的。

本体论1，逻辑学=认识论的场域/世界发生学。这个逻辑学就使得表象变成表象界，然后变成世界本身。这个世界不要把它拆开，“世”和“界”，不是这样的。当然你也可以不拆，因为我们讲了，一个是对应的是 punctuality，精准性，还有一个是它的 extension，延展性。表象也有它的时间和空间样态的二分化。你把他分开来也好（找到前面那个东西），不分开来也行（就在这里是个表象/matters 共在的一个场）。

认识论4，去实体化，去单一体化。后面变成 essential relation，后面你科学知识这个时候就把握物理学世

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一个对应/冲突关系了。认识论4甚至可以写成试错法：它意味着在这么一个层次的科学试错法。爱因斯坦那种科学/普朗克那种科学家，研究热力学微观粒子的那些人，“我的物理学世界是我幻想出来表象世界，我明确知道他是被中介的，但是它是稳固的，它有具体实存的。外面那个世界本身它就会陷在这种二元对立里面。”所以它的研究具有一种自身融贯，它要让它表象关系自己说得通，另外一方面他要和他要用实验来验证，这是一种试错法，在世界本身和表象世界之间的一种试错关系，一种差异。

但是在这里它还单侧性，世界本身单向度的去决定表象世界，而没有把握到它的双侧性：是同一个本质关系分裂成这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是同时被派设的，因为世界本身，只是表象世界的内在否定性的繁殖，一个他者，自己的加倍。但这个加倍出现，它是有次第的：表象本身一开始在给自己加倍的时候，就是表象本身和它的要素，然后变成表象律和表象世界。先是表象律这一层，the law of appearance，变动不居，里面充满了矛盾，可以让矛盾的东西同时在那边一块儿持存着/被持存着。他们会互相争，谁是让谁持存的力量？这种互相争执的这种否定其实会汇总起来，然后到一个表象世界里面去，然后再被再由于他们争执是无法被调和掉的，所以他会再到那个世界本身上面去。

处在这么一个认识论水准的人，他基本上认为是认为有两个世界，他知道有个稳固的表象本身，这种人他是可以说是一个表征主义者，他承认他把握的东西一切都是representation，一切都是再呈现。一些表征主义的科学家，他们停留在这么一个认识论水准就知识论水准。然后，他就要通过试错法去把握探

索知识：自己搞一个先验模型，然后这是比较稳固的，讲得通的表象世界，把一些实验性的一些表象都可以在协调在这个里面。但是，我要确保一下，他背后那个事件和他这发生的关联，他们之间是不是能够对应？会不会有冲突？我对他有没有预测性？那些科学家还停留在这个水准。很多科学家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的时候的一些还算比较厉害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他们实际上在逻辑学上只停在这里。

好，那就讲到这边。

\$-1-4-3：有法则的世界性 THE LAWFUL WORLDLINESS

我们那今天来讲\$-1-4-3。上一讲，讲的是表象本身对不对？我们这一讲就要讲由律法中组成事件，lawful worldliness。有法度的世界性。这个点位对应的是逻辑学里面的appearance，因为它里面包含资产阶级法权、逻辑学表象论的具体实存下面的appearance，是具体实存第二个环节的，它是一个隐秘的环节，它是个appearance的后两个环节，appearance通向essential relations，就是上一讲我没有讲清楚的，但实际上它占一个独立的点位，它叫lawful worldliness。这里的law还是 law in general，是从表象当中发生出来的，就是法度。法度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共存性（表象的共存性），一般而言的表象共存性，就被叫做表象律，the law of appearance。

表象被看成有两面：一方面它是不安宁的，转瞬即逝的，restless，动荡不安，不停的变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表象的这种变化当中又让你感到一种安宁/秩序，它是次第变化的。

你说不安宁，就是你喝醉酒的时候，表象不停的刺痛你，好痛苦，懂吗？但是你身体比较健康的情况下，表现向你呈现，它也是纷繁复杂的，但是它有它的韵律和美感。什么叫韵律和美感？就是表象在这种律法之下，每一个表象都可以说“我在”，“我去了”。每一个表象都可以和缓道出这一点，他说“我去了”的时候，无非就是说，另一个表象说“我来了”，“我来了”之前表象就变成“他去了”。每一个表象都是很顺服的在表象的领域当中设定它的显现消失，大家有条不紊，表象界有一种安宁的有条不紊的那种感觉。

这种有条不紊性就是表象律，是表象本身的一种内在的自我限定。好像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相互之间递的定了一个约法，不要起争执，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不停的争执，但另外一方面它好像是比较稳固的，不再争执。表象率之下，就是说他们相互之间相当于手牵手握手的那种感觉。像织好的一样。这个表象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平稳的位面，织好的一个画卷一样，他没有相互之间那种倾轧冲突。“我没了，你来吧，好！我来了，他去了！我来了，我又走了！”每一个不停这种消逝是以另外一个的出现，此彼更迭，没有倾轧和冲突，然后彼此这样互相扬弃，这种浪漫的平稳的交替出现，红色和形状共存，它背后就好像有一个律法的一个位面在协调着他们，但律法的位面无非就是这表象自我协调对不对？是他们自己定的一些约，the appearances 里面的 manyhold content，那些杂多的那些内容，他们好像相互之间定了一个表象之律。

这个表象律它不是具体的表象规律，不是具体表象，它是一个肯定性/设定性的规律，positive。就是说你表象要出现，你就得遵守我这个律法，你要出来，你就是说你就临时的

演这一段，你就悠然的下场，就好像大家都登上表象舞台唱一段歌，然后就有“恭迎下一位！邓丽君唱完了，张国荣唱，张国荣唱完了，梅艳芳唱”，都是死人。恭迎下一位，好像没有争执那种感觉。所以他们这是个设定性的，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律法，律法本身。它不是特定的规律。什么是特定规律？黑格尔举的例子，时间和空间得在一个物体表象上它得一块出现，这是叫否定型的定律（就是约制性的）。它这个不是约制性的，它你登台随便你唱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就是大家和和美美和和气气的唱，唱完了你就撤，让另外一个上，而不是说“我唱了，他一定要跟我一起上来”，那个叫做否定性的律法。那个否定性的律法，是具体的，有内容的律法，而这个时候这个律法本身它是没有内容，它无非就是说我让这些内容登场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登场，这和和美美，它是一种设定性的律法：你们这些东西，你们这些表象叫被设定之物，positedness，表象是蛇皮的东西，它是不由自主的，都是戏子，都是过客，都是被设定的，它是命不由他的，所以这些戏子与戏子之间是被赡养的，被设定的：我们都是苦命人，何苦争执倾轧对不对？他们这些被设定相互之间手牵手，心连心，彼此不相互倾轧，就形成了一种表象之间的律法。

那么这个律法由于它是一个普遍的律法，所以：表象a对于其他所有的表象bcdef乃至无限，都是和和美美的。表象b也对于所有的acdef等等和和美美……这个律法本来会被看成是一个游离在具体表象之外的，托底的一个东西，现在就变成条约了：律法变成每一个东西总体的条约，每一个表象都对其他所有的表象定条约：每一个c对其他所有的表象定条约，每个d对其他所有的表象定条约……那么就变成一个复杂的条约关系网络，而不仅仅就是一个完全的托底的律法。

这个律法就是变成一个具体的条约关系网了。条约关系网比如说我a来了，那么下面有可能cde出来，或者a来了，就代表bfg这些要走，但是b又有啊，我b来了，那么a什么要走？另外一些要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然后这样不定的每一个都会有一系列的，对于所有其他表象的否定性的关联。这些所有这些关联被抽象的把握成一个关系网络——我们叫做关系网络，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那种否定性/制约性的关系形成的一个体系。之前托底的律法只要写一个就行了：我这个大舞台谁都可以唱了就走，大家之间就和和美，那个律法还是空虚的。那么进一步它会变成一个表象世界，表象世界就变成abc和其他的表象有各项的关系，到底是哪些关系？不知道，不确定的，反正他们有个关系网络。关系网络一般的就叫做一个表象世界。表象世界它作为世界，就代表它们形成了一个表象间性：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形成一个公共空间一样的。一方面它是个表象律，他们就是一个大舞台，大家都和和美美的，另外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可能有一些争执：比如说在一个物体上面，时间和空间这两种规定性，他就要一块出现，时间上舞台的时候就要捆着空间跟他一块上，空间上的时候时间也要被捆着一块上，这是一般的这种否定性的关系，全部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表象世界。

那么黑格尔了不起的地方就会告诉你：表象世界会要让你觉得有背后有一个世界本身。表象世界，这个舞台本身，这个时候舞台不是之前表象率那么一个悠哉游哉舞台，这个舞台是可能里面有爱恨情仇那个舞台了。那个舞台里，abcdefg有它的所有的对其他的规定性，构成了这一个表象世界。那么表象世界，如果a不见了，b不见了，c不见了，d不见了，所有这些表象都不见了，会不会？这些关系网络本身有个世界本身

在那边。你说a是个表象，它是b它把a给它搞出来，或者说我a背后的那个东西，它没有变成表象的时候(a')，这个时候就会想：你表象世界里面这些东西纷繁复杂不停的变化，这里面的这些关系并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完整的把握，都是表象世界还是游移不定的。你说，把握到他们abcd和其他什么的恩怨情仇，只是一个抽象的把握，你觉得他们有这个关系网络，但是关系网络本身并没有把握到。因为你还是要以这些表象作为一个前台的东西。他这个时候就会把世界性给抽出来，变成世界本身。世界本身也是一个表象背后的关联的总体系。表象背后到底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联？或者说表象自己和自己是怎么个关联？表象自己和他的背后把表象给搞出来具体实存，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所有这些关联会成个总体叫世界本身，这个时候就有两个世界了。

我们就可以一般的讨论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质了。表象世界是什么？是表象形成一个世界，形成一个相互之间可以触碰，影响，不同的表象之间好像有点恩怨情仇，有点那种可以共存，或者说可以冲突性的：a可以要让b滚蛋，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带着他一块来变成一个世界，但是世界本身它则是代表表象世界里面的那些关系的：就是他这原原本本那些关系在我这里面，在世界本身当中。这个时候黑格尔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把两个东西合并起来：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的一个合并。因为他们之间是相互嵌套关系，他们都是总集，表象世界是一个总体，世界本身也是个总体，它们两个都是totality，由于他们是总体，所以表象世界（说我们的人类的经验意识体验整个构成一个表象世界）一定也会包含世界本身。它是个总体，所以他会认为世界本身无非是我表象世界里面的一个高级表象，是表象世界的一部分，这些高级表象构造起你这是一个所

谓的世界本身。另外一方面世界本身由于它宣称它是真正的关系总和，真正的这些表象背后的具体实存的总和。世界本身不是物自体，不要把它理解成物本身，因为它是后面的环节了。他已经知道表象世界，它影响后面这些表象之间的否定性的关联：彼此之间设限制，相互否定的关联，是实实在在力量。这个力量本身不会被表象出来。表象为什么会从表象率要走向表象世界？就因为表象和表象之间的那种否定性关系，它是不能变成表象的。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杯子拿出来，它的空间的限定性和它的时间的规定性，一定得一块出来。这两种规律性之间的限制。你怎么把它表象化？它不能被表象化。它只能被一般的说成是一个世界，然后把这种关联网络给它进一步抽象，就变成世界本身。所以这个世界本身能不能看成是那种彼此就是完全在内部的物本身，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城市，这个世界是一个背后有相互打交道的那些“交道”在里面发生的。

所以这个世界本身他也认为他是总体性，他也认为自己可以发生出表象世界，表象世界也是它的一部分。世界本身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一般人想的物理或者自然界本身。自然界本身里面肯定也有精妙的符号学发生机制，把表象世界给它变出来/生成出来，所以它会把表象世界看成是世界本身的高级部分——“高级本身，高级场域”。所以他们会彼此交叉相互嵌套，他们之间的差别最后就会发现仅仅在于相互的差异。然后他们互相又会把彼此仅仅作为一个差异包含的内在。所以最后他们会发现他们是一样的东西，最后发现这两者形成一个连续统：因为表象世界里面会有世界本身（观念论者会认为实在论是关键论的一个环节），世界本身里面会有表象世界（实在论者或

者独断论者会认为观念论是它的一个环节），观念论是有它的发生学机制的，按照实在论，就是：脑是用什么状态，那么它就会沉浸在一个表象世界里面，他也会把表象世界完整的把握是他的一部分。因为彼此都认为它是背后的本质关联的真正的总和。

表象世界宣称自己是直接的总和。世界本身认为它是个直接总和，但是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返回，而表象世界它则是一个中介的总和。表象世界也宣称他自己是直接的，世界本身也先生他是直接的，表象世界在宣称自己是直接的时候，就会说世界本身是中介的，世界本身在宣称他自己是直接的时候，他会宣称表象世界是中介的，最后你就意识到这两个玩意是同一个东西，他们最后会走向同一个东西：就是本质性关联。

这个本质性关联其实就是：我把一个杯子拿出来，这个杯子里面的空间表象和时间表象一定会一块出来，对不对？它的空间形状和它的时间占的时间的相位的一个持存，这两个一定会一块而出来。为什么？因为本质性关联本身不是个表象。这个本质关联本身，跑到后面就看不见的。它是essential的，在里面的。跑到外面是unessential。Essential在里面，但是它又不得不靠表象世界的关联才能显现。或者这个本质关联它作为本质它是隐秘的，是个essentiality。作为一个关联，它又必须要在表象世界里面靠两个表象的关系才能显现出来。

你们最后知道，两个玩意是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就会在时间和空间，它在一个具体的物体里面。具体物体可以看成是个表象律：“诶，好安宁的！”，它时间和空间在里面共存着，

但是你会感觉这里面有个争执，为什么这两个逼一定得一块出来？这里面，这两种东西之间那种否定性的关系：时间不能够直接出来，空间不能够直接出来，它在物的表象上面它必须是捆绑的出现，就是一个否定状态，捆绑受限的一个状态。这两者之间那种捆绑受限的这种关系本身，你看不见，你只能看通过表象看见。你通过表象想要把握这个关系本身，你就会去设想一个世界本身。但是到底是表象本身是真实的，还是背后关联，在世界本身当中这么一个两者之间的一种物理学定律它是真实的？他们就吵得不可开交，表象世界说我们是大哥，世界本身说我才是大哥，最后发现他们离了谁都不行，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本质性的关联，它二分化，一个在表象当中显现为这种联系的纽带，还有一个在背后显现为这种关系的它的一种本质性/自我统一性/稳固性，这个就走向本质关联。

那么黑格尔很有意思，就是把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这种相互嵌套的关系跟你说得非常清楚。观念论说服不了实在论，实在论也说服不了观念论，那么辩证法是把它加以一个统合。黑格尔所以可以看成是后观念论者，它的辩证法是把它加一个统合，这是被看成是绝对精神的运动：他一定会统合走再缩回去，缩回到本质性观点，本质性关联又看不见了。但是本质性的关联运动到最后它会变成现实性。那么我们下一讲就会讲本质性关联。

目的论3，直接性VS中介性。被一种嵌套关系/总体性给调和了。表象世界是个总体，世界本身也是个总体，所以这个对立就被克服了，他在总体性里发现了：卧槽，我后面嵌一个世界本身的，又嵌我自己了。也就是说他会发现我和这个玩意的差异，实际上是我和我自己的一个差异，我和我的一个高

阶自我的差异。我是表象世界本身，世界本身是我中介出来的，世界本身又能中介出一个表象世界，一个子世界。就像我的心里面有个世界本身的一个印象，然后这个世界本身里面又会有个我，这个我里面又会有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里面又会有一个有一个世界本身的一个印象……嵌套关系。就相当于说观念论者脑子里会设想一个实在论是观念论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实在论的环节里面，实在论世界本身当中，有一个观念论者，也是他自己活在里面。那么这个观念论者脑子里面又有一套观念论，又把握了一套观念论，这条观念论又设定它是绝对的真理，就是这个绝对真理里面又把这个实在论论就看成是绝对真理运行的一个环节。那么这个绝对真理里面又会有一个完全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又有关键论证。就是嵌套性，他们之间就是没有差异，这个时候这个差异本身就凸显出来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就关系就凸显出来了。这个关系本身既不能被看成表象世界，不能看成世界本身。这个关系只能看成两者的统一体，而且是对于两者的一个否定性统一体：否定性的把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我不是你们这两个任何东西，我这个差异是一个你们两个互相不断来翻来翻去，嵌套来嵌套去的，把你这两个位面都不断变出来的差异。你们的差别其实是你们的总和。

他们的差别，其实他自己和自身的差别的根号：他无法把握他和他自己的差别，他只能以一个他的对立面（他的他者，他的返回到本身的，更真实的，表象之间的关联的集合体的世界本身）来把握他和他自己的差别。实际上他最终是把握的是他和他自身的差别。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他和他自己的差别，本身在把这两个东西给分输出来。那么这个差别就是本质性的关联。差别其实就是表象的之间的那种彼此否定性的关系，和否定性的关系背后的关系本身之间差别。这个关系它没

有被没有办法自己出来，他只能靠表象里面那些争执冲突出来，Understand？这个关联就黑格尔说的“总体和部分的关联”。总体性同时是一种嵌套性，嵌套性同时又是这种差异性：是一种差异嵌套的总体性。

认识论4，我们实际上把握到的是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的总体性的差异。它差异不是在这两种总体性之间的一个差异，而是由这两种总体性构成的差异。这个差别是包含的两种总体性。这两种总体性其实只有一种总体性，但是这一种总体性不能够作为一个完美的总体性在那边，它的总体化是失败的，总觉得你妈的自己和跟自己不同，总觉得自己不太对：光有表现世界本身没办法把握本质性的关联，光有世界本身也没办法说清楚这个本质性的关联。因为这个本质性关联就要出来，要变成那些非本质的东西的规定性（物理学定理一定出来，变成物理现象里面的具体的差异）。所以这么一个差异，它是由总体性里的相互之间的很纠缠的嵌套的运动让你把握到的差异。不少人就从出发搞一个什么差异的辩证法，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

本体论1，逻辑学=普遍的法则性/世界性的发生学。我们就可以把握什么叫法则，什么叫世界？什么是一个法则的位面，kingdom of law？这法则位面就是：他们不争执，他们相互之间背后有个约给他们托底的，他们好像有一个法则作为他们那种存在消失的基础，一个substrate，但是不是他们的根据，不是他们存在的ground。这个ground是要到后面的到世界性当中，这个世界可以说他们是生存的根据是。他们不是实存，但是他们又是实存，他们都不会被说成是具体实存本身的。那么世界性在世界本身当中获得它的具体实存的根据。

这个是有差别的。这两个差别不是特别大。黑格尔已经说了，这只是 posited 的法则，设定性的一个规则，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是公共大舞台，都来唱戏，唱完了就走的，一块上一块下，吵就吵，随便你，这是安稳的——任你这些戏子就跑来一趟又一趟，这个舞台千秋万代不变。这是一般意义上法则性和一般意义上世界性的一个发生学。

这个逻辑学背后，其实是会导向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的国际理论。这个法则也可以翻译成规律/研究论域：科学哲学/知识论里面的规律学（什么叫做合法的规律，肯定性的否定性规律），然后还有世界性（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什么的）。他们之间具有双重的借鉴，一方面有科学研究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有资产阶级构造它的政治框架的意向。

那就讲到这里。

本质论中的联系的辩证法到底是怎样的

\$-1-4-4：本质关联

ESSENTIAL RELATION

我们今天要来讲主义主义的\$-1-4-4，本质性的关系，essential relation。对应的也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本质性关联这一章。本质性关联是从“两个世界”关系当中出现的：一个世界是表象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世界本身。这两个世界最后瓦解在他们的关系当中。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他们的之间的一个统一体，这就是本质的关系。

那么这本质性的关系的第一个呈现形式是关系，关系它肯定会有两项对不对？两项东西形成一个关系。然后而且这两项本质性的关系，一开始不是两个东西的关系，一开始是关联项和关系本身的关系，所以本质性的关系一开始不能写a和b的关系，A VS B，不是这样的，而是A，B都属于表象世界，A，B，和他们之间关系，这个时候a和b变成虚的东西了，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变成一个实的东西，a和b的关系背后的关系本身。关系本身被黑的叫做关系的两侧：左边一侧是那些表象世界，a是个表象，b是一个表象，是个杂多，世界本身里面是有真实的关系本身。世界本身里面不仅包含着关系本身，还

包含a本身，b本身，这东西都要写进去，所以就是a和他自己的关系，b和他自己的关系，也在包含在世界本身里面。

所以在黑格尔那边，第一个出现的关系叫做“整体-部分”的关系。那么我们要把握到，这里的整体首先不是总和。这里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为什么是第一种关系？因为关系的发生学：关系发生的时候，关系本身要出现，它第一种要态就是机械的给他汇总。关系一开始把自己把握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由于关系的发生学形态的第一种形态就是一个机械的汇总：它包含在世界性当中，因为我们说了，表象的逻辑运行到最后就是两个世界化：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所以在世界性当中蕴含着关系性的发生学：关系是如何发生出来的？它是从世界性当中发生出来的。那么世界性一开始由于它是一个还处于表象的那种比较肤浅的逻辑，所以他首先把握到了关系就是一个“整体-部分”关系，而整体仅仅只是一个外部罗列合并的整体。实际上是一种外在的机械关系，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的。就是说我随便搞几个东西，abcd，我不说他的有任何内在关系，我就直接说这4个汇总起来它是个整体，那么每一个东西和整体而言都有一个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最空乏最无力的关系，你这恰巧呀，偶然对不对？这4个你把它框到一块，是一个东西。

所以黑格尔说，这个整体是一个和部分没有关系的整体，每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和整体没有关系的一个部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里面它是这样的，他这种关系是一个单纯罗列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这个关系的两侧（整体和部分）都只是事物本身：就相当于你随便搞几个东西，我就说这平白无

故就可以说有关系。他和这一堆东西，“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平白无故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空乏的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也道出了某种真理。什么真理？就是整体和部分的真理。关系的两侧，整体是一侧，部分是一侧。他们是互为他者，相互不相干又相互依赖。相互不相干/相互外在的原因就是：我要划个整体，我就划。我整体就直接是个整体，跟你有没有这个部分，给你这个部分，要不在里面，没什么关系。但是又相互依赖，也就是说，整体脱离部分，他又什么都不是了，它必须要依靠它的部分，它才能说它是个整体/那么部分也是的。部分的“部分性”或者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的共存关系“并列性”，它也只有在整个的范畴之下它才有意义。部分要坚持去成为部分，其“部分性”也必须依赖整体，但是部分就是他自己而言，他自己要存在，自己作为一个他自己的整体/他自己的全部分而存在，跟你整体性的框框没有任何关系：不框，我还是存在。框我，我无非多了一个部分的范畴，多了一个所谓的部分的名义而已，对不对？

所以它是相互外在的，但又是相互依赖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握到：整体和部分，它们是对应的两种直接性，“整体-部分”构成的关系是一种间接性。整体和部分都各自预设自己是某种直接性：你从整体的视角看，整体是优先的，整体是直接就现成存在，我这个框先存在的，你这个部分是次要的，你这个部分是间接的，是被中介的。但是你这个部分角度看，整体是给我部分拼凑组装成的，是从我当中抽象总结出来的，你是间接的，你是次要的，而这个部分它是直接存在的，我自己直接就是我自己，是优先的。他们之间相互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在这种矛盾当中有一种新的关系被凸显出来：黑格把它叫做“力和表现”Force VS Expression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力和力的表现这种关系会被呈现出来？因为在整体和部分的关联当中，我们会发现真正重要的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关系：整体和部分都是被设定性，我把它框成一个整体，现在说我说它是个整体的，一旦把它框成一个整体，我们就可以说里面的时候这些是部分了。但是我们又可以说我们框一部分是部分，然后我们一旦把这一部分框下来，设定下来它是部分，另外这全弄到一块去，就是说它是个整体的。所以整体的部分都是被设定性 positedness。这两种被设定性，它们的核心矛盾就在于：互相都认为自己是直接的，另外一个间接的。整体是比较具有抽象性的，它是一种reflexive的反思性。在他自己眼里，他是个直接性。部分则是一个existence（黑格尔），在他自己眼里他也是一个直接性。这个时候他们的矛盾就是直接和间接性的矛盾。那么最能体现一种“被设定性”它的直接和间接性的这种矛盾的这么一个统一体，就是一种新的关系关系：力与表现关系。并且在这种力与表现关系当中，反思性的直接性就是力，而实存性的直接性就是表现。

这样我们就从整体的部分当中抽象出来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就是力与表现关系。他就继承了整体各种关系。力与表现的关系并不是另外一种关系，是整体部分的关系的实质。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面，第一种关系的发生学样态并不被另一种关系所替代，而是它的实质被道出。那么力与表现的关系。我们为了节约时间起见啊，我们就简单来讲一下：我们都学过，力需要一个载体，一个thing，然后力施加在这上面，但是力又具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因为这个物是ABCD哪个物，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差别，他只要有个物就行了。所以它这个

力会显现是一种外部性externality，和它的施加载体不相干的一种外部性。另外一方面这个力它又会有一种主动性activity，好像是他施加在这个上面，然后让他动了。那么这两者之间进一步会有个矛盾：力是外在于物，如何能够主动的施加于物？你一个抽象的力，好像另外一个位面的，反思性的位面的东西，你的直接性凭什么施加在一个实存的东西上面，然后变成一种运动/表现/外在的定在/实存，凭什么？所以力会陷于一个矛盾：它相对于实存的物本身它是个外在性，它是积极活动性，但是它同时也会显现为被动性passivity。它的活动性同时是它的被动性。怎么理解？因为这个力它不会凭空施加在物上面，它只能通过另外一个物施加在上面。它实际上是作为反作用力而存在的。比如说你说对于一个滑块施加一个向右的力，怎么施加？我靠。你相当于是得靠另外一个滑块来推它对不对？你对它施加向右的力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对称的有一个反作用力，相当于滑块对另一个滑块施加一个相反的，反过来一个力，反作用的力。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握到，其实这个力并不是主动的从一个精神位面施加到一个物质位面的/从一个反思性的位面施加到一个实存的位面的。而是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反倒要说，这个力无非就是表达两个实存性的东西之间这种关系，它才是被动的。它只不过是这个物撞了他一下，让他往这边跑了，然后显现出来“他对他有一种推动力”。所以力又会有一种被动性，这种被动性就直接体现在：一个力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力。所以在这个下力具有一种被诱导的有限性，它是被诱导出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力本身又具有诱导性：你看。这个力如果施加在这个滑块上面的话，它会诱导滑块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一个加速度 a 去加速。所以这个力，就其是具有诱导

性，它有一种内在性。它是内在于这个东西的。其实你换一个东西跟我没关系，我反正这个力，施加在什么上面都一样的。这个力本身好像它是个稳固的具体实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力的矛盾又进一步被揭露出是这个外在和内在性的差别。但是这种外在性的和内在性的差别，力兼具externality和internality。然后 externality它就是indifferent：它游离与它的载体，游离于那些力所施加那些东西。它内在性，它不是游离于力所施加的东西，而是那些东西本身的内在主动性的表达。

所以进一步我们就把力和表象/力和力的表现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矛盾，我们进一步把握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就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但是这个时候用的词就不是之前那个词。这个时候用的内在就是inner，外在就是outter。那么内在它就代表就是reflexive immediacy，反思性的直接性，或者是本质。外在则是一个existent immediacy。实存性的实体性，对应的是being。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再用“力和表现”的关系来把握事物，我们不再用这个范式的把握事物。我们这个时候用“内在”和“外在”来表现实物，它的内在的就是说它背后的本体论代码层面。它的外在的就是认识论显像层面。内在的本体论代码层面，它对应的是就是它自成一体。essential reflexive就是反思性，回到自身。外在的实存论显像层面，本质的显像就叫具体实存。为什么我们叫本质显像就叫具体实存？因为整个具体实存它的大标题就叫做appearance，我可以这样叫他，没问

题，当然具体实存的第二个环节是appearance，但是为了让很多头脑比较笨的人他理解——因为黑格尔的concrete其实就是本质出来，实现他自己。本质现在出来，出到哪里去不受他控制，出到限于到他者的这种辩证关系，或者说限于到自己的自我一个预设性的自我遗忘的这种关系里面，就出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就代表/代替掉了力和表象的关系。黑格尔说，内在和外在的这种关联当中，我们不再会像force和 expression（或者我们可以说force和matter，比如说力和物质）那样，把这两个东西看成是归根结底看成是两个东西，我不会把它看成是两个东西。我们在内外关系中，我会把发生变化的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同一个东西在有它的内在自我规定性的位面，自我返回的，或者自己内在的逻辑张力/辩证法张力的位面；也有他的外在的，和其他表象的，显像的，和其他的具体实存的关联层面。它是显像形态学。他会把inner导向outer看成是内外关系。

最后就会走向下一步，actually，现实性。当你把里面的代码和外面显像这两个层面看成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是看成是这两个侧面有它的关联，然后关联竟然能够把自己在概念上构造成是同一个东西，它就会走向 actually，现实性。所谓的现实性就是：它的内在和外在是同一个东西，不像力和表象的关系，它不是同一个东西，更不像跟前面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它也不是同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张力，张力的两侧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互相作为陌生他者——我的直接性是靠指认你的被设定性。但是比如说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里面，双方都是被设定性，都是大哥别笑二哥，都是个蛇皮东西，那么相互之间其实都变得很虚，叫虚中要求实，那么求到一个实

就是 force，把力当成是一个实的东西，当成是一个反思性的/主动性的/规定性的力量。

但是虚中求实，就会发现求到这个实，它又陷在一个矛盾里面：力总是会有它的加倍，一个作用力，总会有它一个反作用力。那么到底是作用力是主动的还是反作用力是主动的？就分不清的，对不对？到底是力是主动的还是力的表达/表现形式是主动的？这个时候也就相应就分不清了，这个力到底是被诱导出来的，还是他在诱导的这些表现在发生，事物在运动？那就分不清了。所以虚中求实求到所谓的实，好像是真实的东西，它又变得不真实的东西，我们又需要去寻找更真实的东西。

这更真实的东西，就是在内在和外在两个直接性的位面：一个是 reflexive immediacy 还有一个是 existent immediacy。这两个直接性的关联当中找到那个关系就会被当成是一个同一者。同一者进一步就会被把握成是一个现实性，是一个自己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自己实现它自己。本质就是对于内在性的自我觉知和把握， reflection 这个时候就克服了它和具体实存（concrete existent）的一个二分：它就和具体实存就不二分了，他直接就是自己的具体实存，他在成为他具体生产的时候，他同时知道：这还是我自己，这只不过是我的内在性的变成外在性，我这个本质在具体实存当中外显了。或者说外显的具体时存，它体现了本质， inbodied this this reflected essence, 把这种具体实存把这种反思性的本质的直接性/统一性啊显现出来了。那么它就走向下一个：现实性，它的必要的中介是这个关系。

目的论4，因为所有都是看成是非同一的，都是有它两侧的，实中见虚，以虚为实，要把这个关系当成是实的那个东西，是真的那个东西，是真相的，是了不起的那个东西。而把那些其他的关系的两侧，都看成是工具/中介了。

认识论4，意味着你在关系当中你能够把握到的直接性的卡住，梗阻。在关系当中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把握直接性，直接性卡在“实中见虚，以虚为实”上面了。黑格尔之后，有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那个人根本不懂辩证法，他对辩证法理解是非常垃圾的，他就认识论上见到这个4，关系的关系，关系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他都不懂的，他们这些好像是英国的，很笨的，他不懂辩证法的。就认识论4就意味着直接性的认识，被卡住了，你只能关系当中去把握。它对应的不同学问。比如说力和表现，对应的力学。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它对应的可能是心理学/生物学……whatever，一些现代科学的，但认识论4，直接性的认识被卡住，只有关系性的认识，只能去把握关系性的一些 determines。它的规定性只有在关系当中来把握。

本体论1，很重要的，逻辑学=现实性的发生学。本质关系它是通往actually现实性，所以这个逻辑学就要呼之欲出，要变成二了：这个时候这个现实性它已经获得它的本体论地位了。在我们讲到后面讲现实性的时候，现实性是具有本体论地位的，所以后面本体论要叫二了。因为我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会把actually直接放在本体论上讲，我不会等到那个理念论。因为一般的可能有些比较懂辩证法的观众，会觉得我可能会在理念论/概念论的时候，然后左边是逻辑学，右边是概

念——我不会这样搞的，在我这里，左边是逻辑学，右边就是现实性。我在本质论的时候，就已经认为黑格尔这里的论辩证法就已经分裂了，它本体论上就裂开了，在actuality这就裂开了，不需要等到后面这个概念。

好了，那这个体系就讲到这里，本质性的关联就讲到这边了。

\$-1复习课：理念等级制

\$-1 REVISION

我们讲主义主义的复习课：\$-1，存有论到本质论的本质关系。你要把握这个东西，去看黑格尔原文就行了。它的起点是“有”，然后变成“定在”同时是变化，它陷入一种此彼的无限的恶的矛盾，然后他再进一步会变成“自为存在”，就是一 oneness，然后会变成量，量又会从纯量变化成为定量，然后定量会发现它实际上本身并没有意义，它要靠程度/比例才有意义，所以进一步从比例变成尺度。尺度这个时候他就好像真理都在里面了，罗格斯，好像真理都在其中。但他最终会发现所有的尺度都是任意被规定的，尺度有一个原尺度的任意性，所以它从进一步从标准会进入到无尺度者。无尺度者实际上是代表这个东西是一个标准，但是它这个标准好像不存在一样，是可以它作为无尺度者可以带来一种和谐/indifferent，无动于衷者。或者说一个不会带来什么影响的indifference/无差别性。但是这种无差别性它并不是真正的无差别性，它实际上代表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协调其他所有的尺度，量，存在，都能够和谐相处，不出现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从这种无差别性，我们进一步就走向本质。其实这个时候的这种无差

别性其实就有点好像是一个基础，ground。但是这个时候的indifference还不是这样一个基础。

上面基本上就是整个存有论。然后我们进一步进入到本质论。本质论它是从反思开始的，先要讲清楚反思，然后反思当中的闪光和作为里面本质的关系。这个时候 indifference好像到ground其实还没有到ground，因为反思是做一个就是回到内在性，回来，回到所谓的一个反思的另外一个位面，它好像是完全external。External to determination，他好像就是原封不动的把那些规定性带回来，所以它是外在于规定性的，所以它回到内在，它反而是外在于那些规定的：我就是看，我就是反应这一切。无动于衷这个东西会走向首先走向反思，然后反思要把握好它和闪光的辩证关系，从这种闪光当中得到的本质。

这个本质会进一步走向一种就是一种因果网络会有一个本质间性：每个东西都有它的本质，就是本质和它的和那些非本质性，这个reflection的，最后一个就是走向ground/基础，普发本质权，每个东西都有一个本质，但是他们之间的统一的设定者，他里面本质里面的外显的那一侧，自己在里面的那一侧，（他自己是他自己的一个ground）但是他好像ground它的本质性的那侧和它非本质性的内容这两侧，都好像又有一个外面的设定者。也就是说本质它在和闪光的纠缠当中，它好像它们两个共用一个设定者，这个设定者就会被把握成一个基础。

从ground我们进一步会走向 concrete existence，走向具体性，具体实存：最终会挣脱因果链的一个束缚，它会抵达到一个具体实存。因为因果链条肯定要往回回溯，不停要往回回溯，总要去找到一个最终的基础，你找不到最终基础，这种不可能性或者这种矛盾，它会使得：我们会把一个定在/时存/存在，直接看成他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变出来的东西，他就是他自己的根据。

这个时候我们把 reflection和ground之间的矛盾调和了之后，就到具体实存，经历一个体物质体，然后表象，然后再到一个表象世界，表象世界和这个世界本身，世界自体的一个对立，这都是我们之前刚刚讲过的。然后在这种关系性当中，把两侧反思性的直接性和实存性的直接性（反思性的那一侧和实存性的那一侧，出来一侧和在里面那一侧）两侧的矛盾进一步给它细致的刻画，这个关系性的范畴里面，就在本质关系的范畴里面进一步给它细致刻画，他最终会走向一个绝对者。对于绝对者而言，他的内在的反思性的自我把握（本质）和它对外变成一个存在（具体实存），这两件事情会被看成是共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绝对。它不是偏侧，它不会偏侧，它会滚起来。在具体实存里面，它是偏侧的，具体实存实际上就是本质。它由于具体实存实际上只是本质而不是存在，所以它需要在表象当中来保存它的那种非本质性存在。这个东西你真的把这些文本都读了，把整个存在论和本质论读完了之后，你就会懂我这里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具体实存实际上它还是偏本质侧的/偏反思侧的，所以他为了拯救表象（存在那一侧，实存的那一侧existence或者being的那一侧，直接性的那一侧），它不得不变成一个表象的一种方式来实现，变成一个虚的东西。那么这个表象最后会陷于一个表象世界，然后陷于一个这

两种世界的三重矛盾。三重矛盾进一步逐层推进到内在和外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显露得非常明显了：这个矛盾就是绝对者的内在矛盾，就是内在和外在这两侧的矛盾实际上是绝对者的内在矛盾，也就是他的外在矛盾。也就是说他外部的显像要不断的变成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不断的要以一个临时的东西作为它的中介，作为它的工具人这么一种环节。所以绝对者他最终会走到现实性actually，但是现实性在这个时候还只是一个本质论意义上的一个现实性，所以这个现实性它一开始只是一个绝对形式/关系性的绝对者。

绝对者无非就只是说：这个临时的东西，他就已经是绝对者，但是他还不是绝对者，他就是要超出他自己，往绝对者方向去抵达。它的这种局限性，片面性，就是它的倾向性和方向性，就是它的绝对性。这个时候绝对者就只是一种绝对形式，好吧，我们下一讲就讲绝对形式，它的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现实性：它的模态为什么会被把握成是绝对者的存在性/实现形式？为什么它模态这个东西具有这么强的一个本体论意涵？我们在下一讲就会讲。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他这条通路我不需要用我的什么1234来给他讲，因为我要用1234讲的那些东西，我已经是在我那讲里面专门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直接在这里给你回顾一下黑格尔的逻辑的体系就可以了，好吧？我讲到这里。

绝对者从单纯的属性走向成熟的自我认知，并最终湮灭未
世界

\$-2：概念发生学 | 绝对 者的绝路 THE GENESIS OF IDEAL

我们今天来讲主义主义的\$-2，从本质论里面的现实性走向了实体，然后从实体再进一步过渡到概念论。主要是在\$-2-1，它是一个本质论的过渡。所以整个\$-2叫做概念的发生学 the genesis of ideal。这个概念发生学要从绝对者的运动过程中获得的，他要有一个绝对者the genesis of ideal/notion。概念发生学的末端是现实性。一开头的现实性还是个相对的（the relational）的现实性，或者说一个相对的绝对。其实现实性的它通通描述的是绝对者的三个样态，它叫 actually，现实的，就是那个里面东西跑出来运动，并且被把握成是同一个现实性和之前的本质关系。

这其实是应该下一章讲到。现实性的本质关系不一样的地方，本质关系里面的“反思的直接性”和它的“实存的直接性”这两种直接性，它就是归根结底还不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他还觉得

反思性的直接性有一个基础ground，这两个基础不是同一个，或者这两个东西的它的实存不同的，反正总共总归他们不被看成是同一个吧。但是本质性的关系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inner和outer，内在和外在，内在就对应反思的直接性，外在对应实存的直接性。

这个时候本质关系的矛盾就进展到后面一步了。我会发现：真正本质的关系（本质关系本身）这个时候可以被说成是一个绝对者，他内在的决定它外在的显像模式，内在决定它外在的具体实存的定在的那个样子。作为这样一种设定者，在本质关系里面，好像本质关系的两侧还看成是有两个规定性的来源，但是到了现实性，特别是第一个环节的时候，就会看成是一个。

现实性它代表绝对者的三样态，现实性归根结底这个范畴就是讨论绝对者。但是一开始绝对者不是一个真正绝对者，他是一个相对的决定者，the relational absolute。黑格尔把它叫属性 attribute。它是内在东西，又是外在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到一个颜色是白的，我们就觉得它既是显像出来的白，也是一个它背后的反思考性的直接性的本质，他自己不停的在内在维持自己的规定性，他又显露出来。但是它还是一个相对的绝对者。黑格尔把这哪种绝对者叫相对绝对者？§-2-1我会给你们讲清楚。这个绝对者，如果他真的是绝对者的话（绝对的绝对者），但是最后其实不是抵达一个绝对的绝对者，是抵达绝对的关系，absolutely relation，它还只是一个空泛的绝对关系。所以在现实性里面最终没有抵达绝对者，要抵达到一个绝对的绝对者，实际上是要靠这个概念论，都是通过概念，the absolute。

这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绝对的 ground，就概念论什么时候到就要进入概念论，概念本身被看成是一个绝对的基础/者一个绝对的本质。其实概念论可以看成是本质论的倒转。我们到时候讲的概念论再说。

然后在作为中间的是绝对者的它的形式的规定性，the the formal determination of the absolute。那么有几个：主要是 actually 现实性本身，还有 possibility，可能性，还有 necessary，必然性，这三个都是因为绝对者。绝对者被把握成是一个运动，最终绝对者就是整个概念运动（上帝），但是黑格尔会告诉我们，由于绝对者是一个现实者，所谓的现实者已经刚讲过了，就是他的内在的自我反思的这些东西，就和它外面显像那些东西是同一东西，这两侧是同一个东西，一个本质关系让你把握到它两侧实际上是由同一个东西来发生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绝对者。

绝对者一开始只是一个属性。比的属性——值，反思性它内在的就是值。另外一方面它显现出来这个值，我们现在知道是由属性显现出来的，而不会看成是绝对的一个两侧，我们会把它把握成是同一侧贯穿的，有一个现实性贯穿于期间的。这个东西叫绝对者。但是黑格尔告诉你绝对者其实是无所不包的，如果我们真的说绝对者克服的本质和存在（从本质出来存在就是具体实存了）。本质和具体实存的矛盾，如果被这个绝对是真的全部克服的话，那么这个绝对者就是绝对的绝对者，就是一切。但是这个绝对者从人类的理智的反思看来，它会是一个终点，而不是个起点。我们通过反思来把握绝对者，你对他进行的一个否定性的 exposition，negative exposition，你要把它否定性的全说出来，我们只能说它不是什么，不是什

么，不是本质论和前面的存在论的所有环节（本质论和前面存在所有环节都不是一个绝对者，因为前面所有环节里面的本质和存在的都是二分，在绝对者在现实里面它是统一的），但是它具体是什么东西，具体显现的是什么东西？它不能通过反思来给出。怎么给》因为他比反思更高，所以得他自己给出，要绝对者自己设立出来。所以他是positive exposition。

反正我这个叫概念发生学其实不太对，2-1是概念的发生学，2-1讲完了之后，从2-2开始就已经有概念了，所以不能叫概念发生去，你怪怪的你你知道吗？这个点位叫做idea，不是ideal road of the absolute。那叫做绝对者的理念之路，conceptual road。是他的下半侧。

\$-1理念的等级，而\$-2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屌丝逐渐登基的故事，他成为至高的那条道路。这么一个绝对者开端是一个很挫的东西，开端是很挫的东西，开端仅是一个一个属性，就作为现实者的一个相对的绝对者的，他一开始只是一个attribute，但是attribute它要不断升级，到理念论里面越来越复杂……所以我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它的登天记，我到时候最后再想一下他的名字，我自己在标题里面改一下了。

本体论2是有明确对立的：右边是绝对者，左边是逻辑学=the negative exposition of the absolute，对于绝对者的否定性的显露，一步步的把否定性说出来，对它一个阐发，放到外面来，把绝对者里面的所有内容把它放到外面了。在黑格尔那边绝对者他是个运动，它最终会变成绝对精神。什么样的运动？绝对者对于多样性的一般否定，manifoldness，我

来自己我来看一下，我他妈看着忘掉了。我可以说是复数性，或者说他者性。在绝对这者里面它不允许你玩那种游戏的，说是这个东西它的通性来自别的东西，不允许靠别人来设定自己的那种游戏，它对多样性/复数性是对它的一个一般否定这么一个绝对者。所以在本体中右侧的是一个the positive exposition of the absolute，绝对者作为the positive of itself了，对于绝对者来说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看他自己，他会把绝对者看他是看为是他的终点，然后每一个环节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绝对者：他自己是他就返回他自身，是那些多样的复数的中介性的东西，其实他的那些临时环节，返回自身的运动本身就是绝对者。逻辑学这里就开始卡住了，黑格尔在作为attribute的绝对者这一章里面就详细的论述怎么卡住，我们下一讲会讲。

在通过理智，通过哲学家可以一下子把绝对者的所有历程给他否定性的道出，但是真正的绝对者，他一种肯定性的/设定性的一个对自身的全部展露，是要靠绝对者自己去运动的。所以决定者最终它只是一个终点，或者它只是一个自我反回的运动，他只有在所有环节都回到自己。对于反思来说，什么时候说绝对者是一个绝对者？百川终归海，三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个绝对者，而绝对的无非就是这么一种自身返回。看上去是在往绝对者这边运动，但实际上是他一开始就有的，所以他只是最终返回到他自己那边。

黑格尔整个体系是绝对者的运动，绝对精神的一个运动。但是他还没有成为精神，他要成为精神的话，那就成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然后成为绝对精神，还有精神现象学或者

精神科学层次才成问题。但是绝对者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真正的主导这一切？从其内部从内而外的，以一种我要返回我自身的方式来主导这一切？绝对者逐步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本来是挺挫的，挺空虚的，然后越来越丰富，然后拥有自己的实存，然后后来开始成为概念，去进行自我设定的，同时进行具体而详细的对外部设定的那种。那么绝对值逐步成为一个太子，逐步的成为了一个可以在自然哲学发号施令的。但是进入自然哲学那个时候，你又不说它发号施令的，它又是自我遗忘。进入到自然哲学的时候（\$-3和\$-4开始就讲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这个时候太子流落民间，然后随心所欲不逾矩，它不是发号施令的，它是自我遗忘的，但是它在我们这个阶段里，它是赋极的一个绝对者，应有的全部的智能上的高贵和技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赋极的。

那么它绝对者先有的第一步要获得它的实在性，对不对？它首先是一个absolute relation自己和自己绝对的关联起来，所以作为一种绝对的关联，一直维持了自己的一个内外：只要它外面存在，它里面就存在，只要它里面存在，外面就存在，只要它外面存在，里面就存在……这样一种内外无限相嵌的，它变成实体，这种绝对关系叫做实体。绝对者它存在形式性的规定性，就现实性、可能性、必然性。然后现实性可能性必然性，这都会看成外在的形式规定性，这个时候它又回到内容当中，成为一种内容的就是一种实在性。或者说这个必然性作为内容反过来，会追求一个形式。作为内容它是纯粹偶然性，我就是在这边。这个内容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manifold content，但这种manifold的本身它的manifold被扬弃掉了，因为你如果是个manifold content，实存的规定性的话，就会看成某种偶然的东西，但这个必然性现在回到它这个里面去，

当它冒出来的一瞬间就设立自己的必然性，他作为一个偶然的東西，冒出来的一瞬间就设立自己必然性，这种東西叫实体。

所以在本质论的最后的现实性的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太子/绝对者只是一个潜在的绝对者，他获得他的那种内外在无限镶嵌下去的这种真正的存在，真正的自己靠自己，内在设定他自己的外在，外在又延续了他的内在，只要他有外在，他肯定有内在，只要他有内在，他一定会有外在性，无限这样接续的存在的必然性/真正的现实。它获得一种绝对的现实性。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某种和整个本体论架构平等的一种概念，实体进一步就会变成概念。那么实体内在是主体化的，或者说这种reflexive determination，反思性的规定。

绝对者如果它只是一个实体的话，它也是个虚誕的东西，我们先不和你讲后面观念论的东西，我们先只给你讲这个还是停留在这个本质论，我们要集中去思考本质论的最后这几个环节，就是现实性的这几个环节，如何为进入概念论做一个充足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际上存在论和本质论这两个被黑格尔看成是独立篇章，而后面那个概念论，它只是一个具有增补性质。当然它是后面的目的，没有概念论的话，就根本没有后面的一整个发生学架构，就是有内容，有具体规定的发生学架构，是没有的。

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要研究黑格尔的绝对者/绝对者理论（绝对精神）之间的一个差异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过来看，他这个绝对者是慢慢富足起来的，是逐步发生的，这就是非常有意思。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绝对者，而且他的一开始作

为绝对者，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知性层面的非常小的小兵：attribute，然后最后就算变成 substance，这个substance还是一个它只是一种关系性的实存，substance还是relational的，只不过它是self relational的，自我关联起来的事情，它是一个self relational actually，或者它是一个actual relation，或者叫absolute relation，但是substance还是某种非常空虚的东西，所以才需要一整个概率论来给他补足。你甚至就会感觉就是黑格尔在所有论和本质论里面做的准备工作，是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体系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些准备工作的话，你都不能讨论绝对者。在这里，黑格尔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绝对者是需要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我们看前面那一部分，一整个那些知性的、片面的、外部反思性的、零碎的、自我设限的、狭隘的那些环节，怎么恢复，怎么克服，它就是说不停的抓住关键，抓住更重要的矛盾：既然你这个很挫，其实你后面有更屌的东西，我先把后面更厉害的东西拿出来当主体，当subject matter。这个打算做主题的东西我分析了一下，原来它对立还只是一个样子货，我再看它背后更厉害的东西，我再分析一遍，又发现你这样还是把它看成是两个东西两侧的东西，你两侧东西争执的玩意，我把它说成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再往后运行一步。

这就是辩证法的一个魅力，它不停往后运行，在本质论的一个最关键的对立其实就是reflective essence和concrete existence，具体实存和反思性的本质之间的一个对立，或者就是本质和存在/存有的对立。但是这种本质和存有的对立本身，之前存在已经是牵连到本质的不同侧的。或者说内在外在的闪光/表象的各个层面的纠缠当中。你不能直接说有一种直

接性，每一种直接性它都是一种concrete immediately，然后他势必要走向一个绝对者。

绝对者先登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蛇皮的 attribute。他有的时候它是一种actually。当某个属性现在显现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现实性，但是我们进一步如果他说他是一个绝对者，我们只能说它可能背后一个绝对者，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its concrete existence of that absolute。但是绝对者就是这种可能性。当我说，他背后有这样一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绝对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说，他背后一定有这么一个绝对者：绝对者就是在可能性当中设立自身的，因为你最终实现了/全部完成的绝对者的话，它就是前面所有可能性的终点——所有前面的可能性就不足的，挫的，还有待更强的一个东西出来，为这个可能性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可能性”的东西——那么一种剩余，那么一种总要往后面去迁延的力量，被叫绝对者。所谓绝对者归根结底是对他自身的返回。你不能说前面任何环节是真正的绝对者。前面所有环节都是绝对者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性就会走向绝对者必然性。然后这种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对立/偶然性必然对立，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相聚起来，然后变成一种实存。他用的辩证法，实际上都是一个回溯性取消了辩证法，因为他知道在最终点有一个绝对者在等着我们，所以他所有的中间的环节，从最终返回到最终的终点（其实是它的起点，因为它是回到那边，但是对于我们的对于本质性的反思而言，它都是终点）所以他就这里面看在我们而来看的可能性东西，实际上对他来说就是必然性，都是他的自我确证。

然后这个就走向了就绝对者的实存，一种绝对的关系。这里面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我们在后面的几讲就会讲。因为我现在跟你讲关于讲的概念论的东西你也听不懂，就白讲。所以我们不打乱思路，头脑还是继续萦绕着——我们下面一讲具体讲认识论的1234，对应的一个作为属性的这么一个绝对者。我们就来讲它的四重冒险，在本质论的最后一个大的框架之下，绝对者获得他的 substance/变成substance，就不是subsistence需要某种ground，它变成substance。这个时候substance就脱离了前面Grounding 和 grounded的关系里面的substance就替代了这个东西，substance这个玩意就把它替代掉了。本体论范式就变化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所以本体论我在这里我就不改了，那就讲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够自己回去先预习一下，因为不预习这个东西你听我讲也是白讲。本质论的最后的这一个篇章就是告诉你，黑格尔就开始绝对者的讨论，就开始慢慢上轨道了，我们就要在这后面的后面或者五讲2-1和2-1-2/3/4，一共5讲，我们就来讲清楚这绝对是如何获得它的实存，substance一般翻译是什么？实在啊，如何获得它的实在，如果成为一种实在。

那就讲到这里了。

在黑格尔看来，斯宾诺莎的实体该如何走出自闭

\$-2-1：绝对者的自我关 联 THE SELF RELATING OF THE ABSOLUTE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2-1，对应黑格尔绝对者的自我关联。the self relating of the absolute。对应的是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的第三部分：现实性。现实性其实分也是分三部分的。这个是第一个。其实这个标题是错的，本质论的第三部分就是讨论绝对者，但是绝对者停留在现实性这个位阶的一个绝对者。现实性的三部分，第一个就是绝对者，然后第二个是现实性，第三个是绝对关系。

这个绝对关系就从什么实存存因果关系什么的这东西，抵达了概念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现实性的第一部分：绝对者，但是这部分的绝对者其实并没有讨论真正绝对者：第三部分“绝对关系”里面有作为实体的绝对者，但是这个实体它不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这里的实体，是我们所说的“实体和属性”的那种关系，substance and attribute，对应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实体。目前的这个绝对者，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有4

个阶次：第一个就是一种 formal identity，形式统一性，然后是attribute，然后是mode，最后 mode要通往expression，表达。这么一个expression，就抵达现实性的。黑格尔说，他现实性第一部分的绝对者，对应的就是斯宾诺莎的第一实体：神。现在对于这种实体的把握，还陷在外部反思下的一个同一者。这是斯宾诺莎式的一个实体，它对应的就是这么一个绝对者，但这个绝对者实际上是相对蛇皮的，不行的，匮乏的亏欠的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么一个实体/绝对者，他只是仅仅在于他的自我关联，他会经历这三个阶段，然后走向现实性：你可以看出这个绝对者摆脱自闭。他要出来，但是他出来之前他不愿意出来，他仅仅就“自己不停的是我自己”就行了。那么在黑格尔是怎样？你一种存在要有资格说自己是一种绝对者，你必须是一个现实性actuality。

所以他在认识论1，现实性，什么叫现实性？就是克服本质关系中的一种二重对立——进一步是二个世界之规定。本质关系是什么？我之前在§-1-4-4已经讲过了。本质关系的二重对立都是两个世界的对立，每一侧都宣称自己是一个总体性，这种二重总体性被合并成/统一成一种同一的总体系，就是actuality。

它的两重总体性是哪两重总体性？一个是每一个人宣称自己是全部（reflective immediately）还有一个是existent immediately。这两个东西我们前面实际上都已经讲过了，反思性的直接性，实存的直接性，这两层总体性。“表象世界和

世界本身的二元对立”还属于表象，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它还属于表象阶次，属于本质论的“表象”这一讲。表象进一步属于属于本质论的具体实存的这一章。那么进一步，表象会往下面，他发现他自己仅是两个世界的对立，那么这两个这种对立本身现在被把握成关系啊，那就进入了本质关系。那么表象世界就进一步变成了表象世界和世界本身，它就进一步演化：表象世界变成了部分，一切部分，所有的部分，全部的那些部分，而世界本身变成整体。

然后这个矛盾被进一步把握，它的实质其实不是部分和整体这个矛盾，它的实质是力和力的表现的表现的矛盾。然后再进一步，它发现这个矛盾实际上不是力和力的表现的矛盾，而是内在和外在的矛盾。那么内在和外在矛盾它被统一：一个东西既能设立自己的内在性，又能设立自己的外在性，是同一个东西，你不把这两个东西看成是两侧，而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同一个东西它就叫做actual，它叫现实。

黑格直接会把这种东西叫绝对者，自己设立自己的反思性的位面。反思性的位面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否定，一个超越。自己作为这种否定，又设定自己的外部存在，他们不一样，它具有本体论上2的这两重力量。自己设立自己的反思性位面 VS 自己作为否定，设定自己外部存在。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绝对。我们对于绝对者的把握，黑格尔会说有三种方式把握它。一种是否定的方式，还有两种肯定的方式。肯定方式1和肯定方式2。否定的方式依靠外部的反思。什么叫外部反思？我在前面的都已经讲过了，

external reflection。在外部反思看来，你把握这个绝对者你想要去把握它有三种方式，一种否定，二种肯定。

“否定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斯宾诺莎把握否定的方式。所说斯宾诺莎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以这种方式。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阶次的一个演绎。他会是一个运动，the movement of the external reflexive。但这个运动/演绎，只是告诉你：实际上其实就是整个存有论到本质论的现实性之前的东西。

第二种是一种肯定：肯定1。这个肯定并不是绝对就真正成为绝对者，而只是说我在不同的环节中都发现了这些环节仅是指向绝对者的环节。就是这个时候，这种肯定实际上你是在不同环节里面都发现了一个闪光，闪光指向最终的绝对者，他什么时候发现这些环节指向最终绝对者？在这些环节消失的刹那，诶，这个环节要通向后面一个环节，那就是一种肯定性的 exposition，你会觉得每一个环节都指向一个非常遥远的最后一个绝对，是一种肯定。

那么第三种肯定，就是绝对者自己成为绝对者，把握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

所以黑格指明了，特别尤其是在这两侧（肯定1和肯定2）的差别里面，绝对者首先只能作为一个就是在反思把握之下，对比之下发现，内显和外现这两个东西来源为一。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绝对者它只是一个formal identity。但是这个formal identity不同于之前的一种同一性，它自己是一种规定

性，他自己是一种明确状态，他自己在设定他自己，那么这个东西就被把握成属性。这个东西就是属性。

我来快速给你们把这个东西过一过：属性，它内显的外显的来源唯一。属性无非就是一种显现的方式。由于他这个时候会把握成一种显现的方式，他这个时候会作为模态模式。这个属性不同于前面的那些。这个属性是attribute，不是前面的属性，前面的属性它另外一个意思是财产，property。属性attribute，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最终是绝对者本身显现的一种模式/路径。这个时候属性叫做一种“相对的绝对者”。

黑格尔对于如何抵达相对绝对者的模式，他讨论其实也是两句话：it will be found that.....他就觉得他这个是很明证的，你把握到的你的知性/反思，其实是经验主义的知性/反思。他说你把握到“属性”，这种是绝对者的这种东西，你最终会把握到它的规定性，或者说它的这种这么一种被设定状态。

一方面你会觉得他是自己在设定他自己，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他是个临时的一个环节，它指向一个很后面的一个绝对者。黑格尔就是开始面对一个问题：一开始绝对是作为某种属性，后来他不需要再作为属性了，你只要朝向的一个绝对者/自我显现/自我外化的一种运动方式即可。但是问题要来了，在这种运动方式当中，是有那种零碎的阶次。问题是这些零碎的阶次：绝对者为什么会变得不完整？

那么黑格尔最终的答案，就是绝对者作为negative as negative。这个as加斜体，绝对者为什么会变得不完整？因为

绝对者在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是属性了，它就变成在form as form，它作为形式的一个形式，仅仅是我这个形式自己规定我自己。我这个形式外显是什么样子，和我这个形式内在的发生学机制，这两个东西是来自于同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变成了零碎，破碎的东西了。它就使得绝对者是可以裂解成零碎的环节：绝对者不需要作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它可以为每一个零碎的东西赋予一种完整性，而完整性立即就实现了，它就裂解成片面性。另外一方面，绝对者说：我在变成这些碎片的时候，我并不是变成他者，我只是变成我曾是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绝对者故意自己要成为片面的东西，那种片面性的力量，as negative。比如说一个大侠，他非要去刺杀，说我故意做刺客，我做刺客就是“作为”刺客的刺客，我做刺客的时候也是我做大侠的一个手段。或者说我就是大侠，我在做刺客的时候我还是大侠，对吧？或者就像一个大善人，他在做一件错事的时候，我是刻意做这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我刻意要为之。

所以这些零碎的，不完整的这些东西就会成为绝对者的自我表达的形式。那么这个绝对者就不再作为一个封闭的/最终的终点的绝对者，他会成为每一个环节都在表达他自身的一个绝对者，他就变成现实性actuality。绝对者成为每一个片面，每一个零碎的阶次的环节，都赋予绝对性，那么这被赋予决定性这个环节，他所具有的本质论的地位就是现实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黑格尔对斯宾诺莎体系的全面超越，先有模态后实体

\$-2-1-1：模态 MODALITY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2-1-1，模态，Modality。那么在黑格尔那边的模态，它分几个层级，它们都是属于Actuality/现实性的。分三个层次，形式的模态formal，然后现实的模态real，最后是绝对的模态absolute，然后都可以分三阶：可能，现实，必然。那么形式模态实际上都叫“偶然”，contingency，formal possibility。为什么把它们叫模态？因为它是斯宾诺莎哲学，他前面跟的\$-2-1是这个formal actuality。形式的actuality，他最后走向绝对者显现的方式。那么绝对者最首先，最原初的显现方式其实就是模态。它是“可能，现实，必然”。

绝对者显现的方式，它就是通过它的设定性让事物显现出来。万事万物当中都有一种设定性，对不对？那么黑格尔第一次在这里讲明了。我们讨论就是黑格尔的 actually本质论的现实性位面的第二部分：模态。绝对者显现的方式，在斯宾诺莎哲学/传统哲学里面就叫mode，然后modality就直接是它显现的方式，这是必然的？是可能的？还是现实的？那么现实性是什么？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那么绝对的检验方式，它的核心词在这里要记住：“被设定性”，positedness。它首先要是可被设定的，positedable。这个东

西其实就是possibility，在黑格尔那里，可被绝对者设定的东西就是可能性。

所以这个词翻译成可能性是不对的，它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它是可实现性，可实在性（可不可以变成实在的东西）。就把它翻译成可能性，是当时的翻译家是垃圾，是笨蛋，不是能不能问题的，可能性是 provability，这个玩意翻译成可能性比较恰当。Possibility它就是可不可以实现，有没有可能变成现实。所以Possibility这个东西，黑格尔就说它是In-itself，自在存在。他是一个绝对者设定出来的自在存在，这个自在存在是他设定出来的，这个玩意相当于它构思的草图，它可构思，可以被它设定，可以把它搞出来，自己能活，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In-itself就是可能性。可能性实际上还是离不了绝对的辩证法/自身辩证法。对于绝对的辩证法/自身辩证法而言，一切都有的终极终点：绝对者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自在为存在，是存在，本质和理念的三位一体，三元合一。

可能性本身会有一种张力。黑格尔在这里的的辩证法，就是possibility和actuality之间会有一个致命的张力：就是possibility是一种“可部署”，可以部署下来，而actuality就是导向终点。Possibility可以被搞下来，可落实，可部署。他一旦落实部署下来这个东西之后，他就俨然变成某种直接的东西。他忘掉他来自于那个大哥，是大哥把它设定下来的。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actuality现实性。所以这个矛盾就会导致：可能性，它会变成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可能性就会呈现为一种偶然性。可能性一旦走向现实性，它就呈现为一种偶然性。因

为它一旦被部署下来，他就忘掉他自己是一个大哥把它部署下来，绝对的把它部署下来，导向终点的一个东西。那么偶然性如何把握到它自己是必然性的？实际上它先把握到的是一种形式的必然性，所以形式的现实性 formal 就是偶然性。

那么它如何变成一种 formal necessary？它就是一种自我确证。形式偶然的東西（形式的一个现实性），他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在这边了，我是一个被设定的东西，有个他者在设定我。我在这边了，我自己不能给出这种被设定状态，所以它就是指向一个很屌的东西，会变成一种形式必然性。一旦变成形式必然性的时候，整个模态世界它就进入到了现实/real 这个层次。所以形式必然性它又仅仅是一个 real possibility/形式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是一个拥有它的内容。形式必然性，这个时候它已经拥有其内容了。在形式必然性这边开始之后，它可以一边把自己把握成它具有 form，有它的模态形式，是上面有个牌子下来的；另外一方面又可以维持住它的内容。它的模态形式相当于它的存在的合法性，它的内容就是他的合法性派下来要铺展的一系列那些环节。这个时候就是个形式必然性，形势必然性进一步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现实可能性 real possibility 其实就是 actuality。

我们长话短说，所以它的模态在第二层，对应的就是 actuality，现实性本身 Real possibility 要经过一些辩证法的环节变成 real actually，然后最后变成 real necessary。Real necessary 就不是变成 real necessary，或者说是变成 real necessary，但是这个 real necessary 他还会陷入他的条件辩证法里面，和我们之前讨论的 conditional ground 的里面的所讲

到条件辩证法一样，但是它结果产物不太一样。这个好像我的主义主义没有讲，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分支，所以我在这里也不讲它了。

什么叫现实必然性？就是说条件abcde都有了之后，他会得到一个东西f，这叫现实必然性。但是现实必然性最终会发现，它背后有一个，我操，是什么东西，让“abcde➡f”里面的➡，这个➡本身的必然性在哪里/是什么？这种必然性被把握成绝对必然性，absolute necessary。整个“abcde➡f”都是现实必然性：前面条件都有，就会有后面的东西。但是➡这个神奇的机制本身，能揣测它背后的更屌的东西：绝对必然性。绝对必然性是一个自我设立其三个环节：设立他的那些偶然的环节（可能性，可能的那些环节），现实的环节（具体实存的一些环节），以及它的必然性（绝对必然性）。这个绝对必然性这个时候这个玩意就属于他妈的绝对者本身。绝对者自己看到他自己在铺设这些必然性，铺设整个世界里面的模态等级制网络和彼此触发的条件网络。这样你就在任何的现实必然背后切中了很屌的东西：它厉害在不仅仅它是一个必然的东西，而厉害在：一切可能/现实/必然之间的这种张力，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可能和现实的这两个矛盾就在这种绝对必然性当中被协调掉了。

我们之前讲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可能性它是要被铺设的，其实可能性possibility，它就是in-itself，其实上就是一个纯粹可行性。它能被架设，Actuality这个现实性，代表它是什么东西的实现。现实性反过来就是实现性。它可以act。黑格尔说了，现实性就是可以act的，这里

不是在这里讨论，这个是在现实的 real activity向real necessary转化的时候，他说了。Actual的东西就是可以act，可以produce出一些次一级自己的东西，他可以搞出一个自己比自己搓的一些东西，现实性一个设定相对者。但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在绝对模态当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现实性一般而言导向的是绝对者，绝对者通过这个东西来现实，是绝对者让他占住。而可能性代表，绝对者搞出来这个东西，他自己可以站住，而现实性是说要更强的东西让他可以站出来，而让他可以站住，意味着它要导向于更强的东西。所谓的现实，代表说它是一种被扬弃的可能性，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悬在一个虚空当中的，可以被架设但没有架设的一个计划。现实就意味这个计划被架设/采取/执行了，被采取被执行，意味着说是有人在搞它，有人在设定它，有人在采取在执行它。所以现实性是导向后面一个绝对者的，而可能性本身好像是个自在的，偶然的，背后没大哥的东西，就靠他自己；现实性代表他不仅靠他自己，他背后有大哥。这两个东西的矛盾就在绝对必然性这里面协调的。

但是绝对必然性由于它离绝对者太近了，它只是一种反身自视。这种绝对必然性，你甚至都不能把它名词化。黑格尔在下面一讲《本质观念》里面都已经说了，绝对必然性就代表：整个历史都是绝对者计划，就这么简单，都是他的 modality的显现的模式。整个历史都是绝对者计划，都是绝对设定的可能性。这么一个绝对必然性，它只代表了历史的一个绝对的计划性，整个历史不过是绝对者的自我反思而已。所以绝对必然性只表明这个历史是绝对者的自我反思，除此之外它不是什么东西，它不能变成什么的東西。所以你不能说有这么一个绝对必然的东西，你甚至不能说有一个 unabsolute

necessary, 你只能说存在一种绝对必然性 (there is such absolute necessity)。这种绝对必然性, 从它的位阶来讲, 它不能形容词化。绝对必然性是实体的一个模态, 所以绝对必然性它后面就会导向实体, 因为它不能被形容词化, 加载在其他东西上: 你不能说任何东西是绝对必然的, 只有绝对者本身是绝对必然的。绝对者的自我反身自视, 它对整个一切铺设和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把握是绝对必然的。只有它自己是名词。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被把握成是一种实体, 而其他所有东西都会被把握成是attribute——其他那些东西也是必然的, 也是绝对的, 但是他们只是属性。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实体和属性的二分, 那么就导向就是下面一个actual relations/absolute relations, 现实的关联/绝对关联。

黑格尔逻辑学在我看来, 就是完全终结斯宾诺沙主义的静态实体学说 (实体就上帝了): 这部分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静态实际学说是让好多哲学家束手束脚的, 甚至说早期谢林/费希特/康德这些人, 他都受禁锢于这种静态实体学说。首先substance是有它的发生学的, 是先有模态, 然后再有modes他自己把自己设立成一个直接性出来的东西。因为对于他来说, 既然一切都是他计划的, 所以出来=回去, 出来和回去是一码事。黑格尔是用绝对者的否定性的自我指涉(negative self reference)表明了是先有modality才有substance。这种对斯宾诺莎主义的倒置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他一举摧毁了所有庸俗时代论、庸俗唯物主义、庸俗独断论的基础, 非常了不起。当然黑格尔自己没有进一步吹嘘了, 他没有自己这样吹, 那是这个东西就这样的, 很简单, 后面就导向实体和属性的二分: 绝对关系, absolute relations。那么这个绝对关系是为实体的主体化做准备的。绝对关系几个环节讲完之后, 实体

就要主体化了，然后主体就生成出来了。对前主体论的本体论环节的讨论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我看来，在世的哲学家当中还没有人可以超出范式。这种倒置，基本上这已经是最佳版本了，那就讲到这边啊。

绝对者是怎么跨出现实化的第一步的？实体和偶性为什么是一回事？

\$-2-1-2：绝对再生产性 ABSOLUTE REPRODUCTIVITY

我今天讲主义主义的\$-2-1-2，绝对再生产性 Absolute Reproductivity。对应黑格尔《逻辑学》“绝对关系”的第一部分“实体和偶性的关系”：实体和偶性是同一个东西，它都代表绝对必然性具有生产力。实际和偶性是绝对关系，但是这个绝对关系不是之前的本质关系。本质关系都在背后的，绝对关系已经具有生产力了，把东西生产出来了实体出来了：绝对必然性，他出来了！绝对必然性，归根结底就是自我指涉的否定性 negative self reference，然后它是黑格尔逻辑体系里面，谋篇布局的是绝对必然性。绝对者作为绝对必然性时，他是基本上已经谋篇布局搞定了，谋篇布局完成，他要通过实体偶性出来了。作为实体偶性出来，还是通过开端（becoming）的辨认法啊。

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这个实体就是the absolute being：绝对者要出来要存在，它是以它的后面的阶次为前提的：绝对者要实体化，它就要因果化。实体化可以看成是原初因果化。只不过实体和偶性之间不平等（实体和偶性平等就会

走向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未成熟的因果关系，原因和结果还不在于一个链条里面，不平等，它就是实体单方面的决定它的偶性。

什么是实体？黑格尔原文说，绝对必然性要成为绝对关系，不是因为它是存在本身，而是因为而是它是这样一种存在：Absolute necessity is absolute relation because it is not being as such but being that is because it is, being as the absolute mediation of itself with itself.

绝对必然性要作为绝对关系而存在的，不是因为他是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很蛇皮没卵用的，没力气的，而是因为它是这样一种存在：being that is because it is.他是这样一种Being：我要意思，所以我就成为我这个Being。我成为自己的绝对中介。绝对必然性就变成绝对关系了，这种绝对关系就变成一种存在。它就是存在和本质统一体，其实这里面就是意志哲学/will，但是不是叔本华一下的蛇皮的那种意志，这种意志本体论短路。

Being as absolute mediation of itself with itself。绝对者成为了绝对关系，也其实就首先成为实体和偶性——实体同时就是偶性，实体同时是一个偶然者。Accident翻译成偶性，它不是个性，你知道吗？说它是个性就是很怪，我们前面property翻译成的属性，quality翻译成质，实体变成偶然，contingent又不对，accident。其实黑格尔后面用的偶然时，他用的就是拉丁化的Accidentality，他用的就是德文翻译的accident的它的形容词，抽象名词。我们扯远了。

这个玩意要实体化，要存在，这个绝对必然性要出来，要变成绝对关系，他是怎么出来的？是存在自己设定他自己。说穿了，就是“我存在，因为我要让我自己存在”，because it is。它就是一种存在的绝对中介，绝对中介的自己的存在。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Shine，实际上就是 being as a shine，或者说as a shining, 作为一个主动的闪，把自己闪出来的这种存在。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一定会是这样。因为你绝对必然性是个unity of possibility and actuality。你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汇聚到一块，就其形式来讲，就是偶然性。它作为一个内外统一者来讲，它的形式就变成它的内容。所以这个偶然性就变成偶然者，就变成偶性，就这么来的。具体的简易过程去看黑格尔原文。就形式上的可能性，形式上现实性，这两个拼起来变成偶然性。由于它是内外统一的（本质和存在是统一体），所以偶然性同时也就是偶性。

偶性可以持存的。偶性可以出来存在。偶性可以持存，但是偶性的持存只能持存在一个实体上面。（这个实体是全宇宙，所有一切存在出来的东西，一切就是实体substance），上面的偶性则是实体显现的方式。实体是个shine或者是个shining，这个存在一直在闪，绝对者一直在把自己闪出一个自己在闪的存在。

Shine就是个存在论事件，但是它事件注册到符号系统里面，被一种反思，返回的运动所把握的。黑格尔说，shine在possibility和actuality的交互，他们的mutally reflective shine，交互的反思性闪烁，互相闪到对面去。但是鉴于他们

互相闪到对面去，实际上他们都互相闪到一个他者当中去，互为他者的闪进去。闪出来的直接性就是存在：存在就是处在互为他者的规定关系当中的。

所以这样就证明了偶性的转瞬即逝性、偶性不停的消泯生成，处在一个消泯生成之流当中，但是这些消泯生成之流里面，每一个偶性都是一个现实性/内外统一性（actuality），都是绝对者的实现，解决了“偶性为什么是会转瞬即逝”的。

我们这里好像都在讨论偶性这一侧，实际上黑格尔的文本已经够简短了，非常精致。我不想一句句讲。就是说，实体和偶性是一个东西：实体是存在自己闪出自己，所以实体是一个shine，但是这个shine它是一个indeterminate不确定的shine，而且它一直在闪在绝对者上面的，hold on the absolute。实体就意味着：每一个being/存在上面，我们都会感觉到它 itself 会自己把自己闪出来，然后又由于存在肯定是复数性的（这个东西在存在论里面都讲过，being是陷在恶的无限里面的），所以他一定会变成偶性。那么这么自我闪烁的存在，由于它自我闪烁意味着反思，所以这个实体就看成比较虚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一侧代表自我闪烁的存在的不停自我返回的运动，the shining hold on the absolute，停滞在绝对者上面，所有的being都不停的闪回到绝对者上面。

另外一方面，因为由于being肯定是复数的，所以它就会有一个the flux of accidents，有一个就偶性之流，这是它的另一重规定。这些偶性其实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现实性和可能性统一/内外统一/力和什么力的表现统一/整体和部分

的统一……所有的本质关系的两侧的统一。那么每一个偶性都是这么一个unity。所以黑格尔里面它要求每一个偶像都呈现为possibility。偶性accidence在黑格尔里面其实是位阶蛮高的，它必须变成一个possibility和actuality的交互进入：你进到我这里面，我进到你这里来。偶性是现实东西，possibility和actuality加到一块，它就是个偶然的东西：偶然者。偶性及偶然者。由于偶性是存在，所以它是复数化的。它是个流，因为它是shine，是一个被绝对者布置在存在当中不停的shine的，闪现出来的。绝对必然性设定的一整个世界呈现的计划，就在偶性之流里面显现出来了。

而偶性之流实际上就是实体，实体就是偶性之流。偶性之流里面每一个偶性，它作为一个直接的存在，里面的所有都自指向这个存在本身，存在每一个，都是本质和存在的一个统一体。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一码事儿：实体和偶性都只是绝对者的显现的一个样态的两个侧面。possibility和actuality都是绝对力量/absolute power，绝对的可能性（你看这里就补齐了，绝对可能性，绝对现实性，上面只讲过绝对的必然性）在黑格尔边叫create power，创新性的力量。

Possibility意味着它是个in itself，我把它架设好了：绝对必然性你可以看成超级大仙，他在脑子里面想一个无矛盾的一个in itself一个自在，想完毕他就出来了：他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你大致你听得懂吗？就是说绝对精神可以想成是一个大师，他脑子里想一个自洽的，自在的，自己封闭起来，可以自成一体点子，它就出来了，它就存在了。所以它是一种创造性力量，绝对力量，可以铺设了。但是他出来，就立刻就

要进入他的对立面，就要变成现实性actuality，然后在现实性当中折射/反射出/闪出：这个出来的点子，本来就是我这个大仙想的。它本就是我的精神产物，虚的，立刻就又把它又用置信之光又给它烧化掉了，又虚的。所以黑格尔把这种actuality叫做绝对毁灭性的力量。这两个力量彼此相互渗透，于是偶性之流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在存在，那个东西在消失，那个东西在生成，那个东西在维持，那个东西又在湮灭。

所以，整个偶性之流在实体和偶性的关系当中，是被绝对者单方面的设定的，是是一个片面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其实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错乱的：你看在偶性之流的规定上面，实体在规定它，里面的东西在规定外面的东西。但是一开始黑格尔又说，substance是一种being，不是因为being as such不是being本身，而是 being because it is，它又是一种存在，是因为实体都出来了，它才是一种存在。他一定要扬弃自己。所以结果就是实体本身是偶然的，是无根据的。黑格尔很巧妙，实体本身是偶然的，偶然本身是实体。可能性和现实性，Possibility和actually，这两个相互进入对方的闪烁当中，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感觉他们有个ground。你如何把握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相互进入？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东西出来了，一变成现实（actuality），你就会发现它靠谱。那么这个 actually 就被扬弃掉，“靠谱”这件事情就是“它本就是可能的”。现实性一下子就进入到可能性里面——可能性不就是他靠谱吗？可以说得通，可以跑出来。然后你一把握到可能性可以跑出来，就是绝对者作为绝对必然性了。一旦绝对必然性在设立/规定出“光靠你自己就行”。什么叫绝对必然性？可能性就是某种in itself，自在存在，在自身里面。

什么叫“绝对者把可能性变出来”，然后可能性就会立刻变成现实？你把绝对必然性给看成是一个程序员，什么叫把可能性设立出来？就是说他编一个程序，他自个儿能跑，不需要这个程序员了。他就脱离反思了，程序员是绝对必然，是在背景的，它是个抽象的，本质的位面，是背后的一个东西。这可能性一旦被程序员（绝对必然性，绝对者）搞出成是一个可能性/自在者，它就立刻要变成现实，它就出来了，否则它不是可能性。它不是一个in self，它要把自己松手了，它变成immediate in itself了。所谓的可能者，就是一个直接的自在者。绝对者把它设立成一个“你不需要被我绝对者设立/中介，你自己就是可能的”，有点让步权利，父母撒手这种感觉。

所以可能者就要进到现实这里面去，这才是他们的相互进入。但是由于他们相互进入之后，首先是作为一种存在/偶然者contingent。所以这两个东西的关系是交互关系，此彼关系：是一个在时间之流当中，我来一趟，你来一下，可能和现实轮流闪的一种状态，都变成being，还在一个此彼关系中。所以这种返回运动就会想，他们两个之间，背后有没有一个essential本质性的基础，让存在不停的两极震荡，一下子变成可能，一下子变成现实？没有这个本性基础，因为他是直接的，他是说他被放下来，是发条拧好了，往下面一放；或者发条拧到好的那一瞬间，就不能捏了，自动松手了；或者发条拧到那边，手指变成发条部分了，就这么个意思吧，掉下来了。

此时的基础，一方面是无，另外一方面是内在反思。它一方面的无，你找不到它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你要不停的找这个基础，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内在反思：你在偶性上面把握到的

可能性和现实的交相映射。在可能性里面可以看到现实性，在现实性里面看到可能性，他们彼此互相进入，但又是此彼关系。你就会自动的会觉得，它背后有一个东西在让他们作为直接的实存，取消他们的中介性，让他们转起来。这种自动的这个东西就叫做内在反思。你想要去找这个基础，但是你找不到这个基础。你找不到这个基础本身就意味着它是个基础。所以它一方面它是个没有基础，另一方面是一个内在反思。

所以就其没有基础而言，我们就可以得出实体背后那个基础：实体本身是偶然的，是依附于它偶性的。另外一方面，实际的存在又是内在反思，又是整个绝对者的内在的否定性的自我指示。它又是内在反思，又是必然的：实体必然的以偶性的“把可能和现实统一的这种关系”，在这种统一关系当中，作为它的一个不可能的基础而存在：它这个基础就是要寻找这种基础性的冲动。偶性处在这个样态（两极震荡，互相嵌套）当中，背后就觉得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没有基础。黑格尔都说了是这个基础卡住了，是shine hold on the absolute。你当然可以说他是无基础，但是又逼着你去给他寻找一个基础，翻译成根据比较好，无根据就逼着你找根据的这种力量，它就是实体。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实体是个绝对力量。实体相对于它的偶性是力量，是一种causality起因性，它可以引发什么东西？引起性。在这个层面上，实体和它偶性的关系还是单方面的：这些偶性本身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偶性生灭与否（这个冒出来那些消失，这个消失同时那些冒出来）这个关系不是偶性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偶性和实体的关系：是一元实体变成多元偶性的。多元偶性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绝对必然性，他就把他计划铺设下来，这个计划是个很矮板的，生硬的一个计划，挺无聊的计划。程序员他写出来的是后台的东西，直接决定前台的东西了，前台那些东西变来变去，前台这些东西本身之间没有交互的。那么无论如何这这也是一个绝对者：它不仅有生产性，还有再生产性，它这个过程当中，他既有创造力也有毁灭的力量。

目的论2，就是power和 being 的对立。这个power代表它的设定力，摧毁力，取消力，设定和否定两种力量。这两个力量是直接的目的论上是神力，他要东西创造出来，就是可能性。这个东西消失掉，就现实性，把它烧掉，把它完全看透，看透 actuality的possibility，就算是被看透掉了，它就回到本质了。然后就是说装配完一个possibility，最后一瞬间就自然松手了，它变成being了自我取消了。这个是绝对者自我取消。对于这种预设的扬弃，自己把自己的预设扬弃掉了。

另一方面就是存在，being/beings。他们两个为什么对立？因为Power是实体侧，实体向偶性侧。而being偶性，它反过来对于实体只有一个作用/约束：你实体不得不存在。实体对于偶性有个作用：可以推动它时间化，流淌起来。黑格尔用的辩证法挺好玩的：偶性流淌起来，它是个 diversity，然后什么又由于他是里面有个闪的being，所以diversity变成 opposition。Opposition肯定会要求要有ground， ground 要么就是无，要么就是内在反思。他是这样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这个路径跟我刚刚讲的其实差不多，你们自己去看。

目的论2的冲突，其实就是“实体决定偶性还是偶性决定实体”。那么偶性对于实体的反抗是很有限的，力量是很弱的。所以这里写他Beings，我甚至都可以说右边是“复数的发生”，左边是单数的决定。其实是一多矛盾，左边是一，右边是多。只要它是Being，它肯定会是陷入到多的样态里面去。因为量是存在论里面的，Quality一定要滑向quantity。但是对本质而言，它作为绝对者，它能维持它的一性。那么到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大纵深，先不管。

认识论1，还有一个绝对者的独角戏：一个纯粹的单方面设定活动，单方面出来，实体出来变成偶性，但是实事求是讲，单方面出来，就是他的回到自身。他此时还是孤独的，他的下面那些accident其实都是他自己脑子里编的东西。绝对者是一个自导的一个多角戏，其实很悲凉的。

本理论2，不是实体对偶性，而是绝对必然性VS实体+偶性。左边的绝对必然性是逻辑学这么一个先验本体论计划，右边的实体偶性则是一个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代表的就是符号系统自治性。这是辩证法忠诚的地方：绝对必然性是一个纯粹本质性的东西，很虚的，在背后的一个东西，谋篇布局。他要铺设自己的第一步就开始自己分裂掉了，它这个必然性一下就不是必然性。它本来是个很屌的绝对必然性，到他下面的环节立刻他就脱色了。必然要出来，他就是要否定/扬弃他自己的必然性：实体只能作为偶性出来，作为偶性背后的卡住的存在当中的闪光，每一个存在就好像都是在自我中介这种感觉。

要用政治隐喻来打比方：实体是国家，偶性像国民差不多这种感觉，可能性就是国家给国民设定的计划任务或者岗位或者说一个社会地位，现实性则是这个社会地位的实现。这个社会地位一旦实现，它就不停的处在消解当中，不停的回去，天天要回去。黑格尔对这个矛盾的把握，比我草草讲一讲要细致的多。你看我这个视频40分钟，我推荐你自己直接去把那个章节读一下，其实它不长，它里面还有很多什么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冲突，其实它的主线其实就是存在和本质的一个冲突，我们就不停要考虑到它是一个统一体，然后不停的考虑到它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交互渗透，我们就能把握它的思路。

关键就是理解实体和偶性它是一回事，但是它又有点偏开，还是实体占优势。但实际上他在讨论第一句的时候，because加了斜体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因果关系，所以后面要走向因果关系：绝对必然性它出来的不够多，它还把所有的整个生死大权还操在背后，他还没有整个出来，你懂吗？绝对关系这一侧，你可以看成是布尔乔亚的代议制：怎么从实体偶性当中和平演变成他们……后面还有力和反作用力，你看我都受不了了这些东西。这个实体还藏在后面，大权不愿意全交出来，前面那些小卒子都反正都是假的，演个戏，绝对者是一个 unity of inner and outer essential relations？有点虚伪。

在哲学上能够把这个清晰的说出来是很了不起，因为偶性其实还是有一些 accidents，这个还是传统的经验哲学神学范畴，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清楚了，也还是不错的，可以的。那就讲到这边。

为什么无限回溯第一因的思维是恶的无限，形式和内容的
认识论区分从何而来

\$-2-1-3：因果性

CAUSALITY

今天我们讲\$-2-1-3，因果性，我们老翻译家给它翻译成因果性，其实不对，但是又对。Causality。因为在黑格尔那边，原因和结果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定会分成两个东西。那么参见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下面的绝对关系的“实体和偶性的关系”下面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relation of Causality。那么这个又分两个环节：形式因果性和确定的因果性/规定的因果性/determinate明确的因果性。

形式因果性是从实体和偶性的关系当中来的，我做了预习课。实际其实有一个丑闻：实体的偶性之间有一种对称关系，实体要摆脱这种丑闻。什么对称关系呢？因为实体是一个在背后的东西，偶性是在前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有的前面的偶性上面，都有一个偶性性，偶性性俨然让你觉得，它指向一个背后的实体。这就是他的丑闻，实体说，我岂不是变成一个被设定性的吗？偶性性岂不是一种被设定性，然后岂不是先有偶性，然后才有我实体？我岂不变小弟了吗？不行。所以实体和偶性的绝对关系，它就会走向形式因果性。在形式因果性

当中，实体把自己设定成是“形式原因”，把自己设定成是“起因性”的起因性的，而把偶性设定成这种效果，effect。

这个时候我不想叫他“原因和结果”，应该叫做“起因和效果”。effect这个词不要翻译成结果，翻译成效果比较好。因为实际上实体本身的现实性，其实就是偶性的本体论效果。所以黑格尔说，“偶性的偶性性”回溯性的让你会觉得有个实体在那边，这个效果其实和“形式因果性”里面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在这里这实体把偶性规定为“它本就被规定了”。形式因果性把前台的东西设定成already determined。实际上，实体和偶性都是实体本身，只能是显现不同侧面：它前面叫偶性，后面叫实体，这都是他自己。这个时候实体会determined itself as already determined。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形式因果性，formal Causality。

这个玩意叫形式，它用来掩盖掉它的被设定性，掩盖掉偶像和实体的那种那种此彼关系，掩盖掉“好像先有偶性性，然后再有实体”的这种关系。但是它要走向因果性，他要把自己塑造成“纯粹的发起性”，originating。在形式因果性这一侧，实体就变成一个设定者，此时，实体就叫原因/cause。

但是形式因果性一定会走向“确定的因果性”，也就是说它因果性不能光是这样搞。为什么？因为这个游戏没办法说服任何人。这个形式因果性的游戏里面，因和果的关系，实际上是tautology，背后这个东西我是cause，前面东西你是effect。Effect说，我这个effect无非就是I have a cause，除此

之外我是什么effect? 我有个原因, 除此之外, 我是什么效果? 我这个作为效果的效果。

我想起我去老家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亲戚在餐桌上开人家是“老爬”的玩笑, 说爸爸的爸爸.....我在这里想到这个。原因cause就变成效果的效果, 变成拓扑学结构了, 所以它一定会走向下一步: 这个时候形式本身出现了二分: cause, effect, 他们都是作为形式。黑格尔进一步告诉你, 辩证法里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是怎么回事: 如果仅仅是形式原因, 形式效果, 这个东西仅只是实体和偶性的关系, 仅只是一种就是说老大和老二之间关系。这是最原初的东西和次一级的东西, 但两个人在二人转: 最原初的东西说我是原因, 说你次一级原初的东西你是结果, 那除此之外, 次一些原初的东西说, 好像我是结果怎么样? 还不就我们俩吗? 难道不会搞混吗? 而且我在前台你在后台, 归根结底, 我这个结果不就是没有任何规定性, I have a cause, 这个cause 把我变成一个determine的, 他这个cause是主动在规定的, 这规定啥? 规定个屁, 什么都没规定。

这还是没办法解决丑闻。实体这个时候还得承认, 我还不过是偶性的存在效果“偶性折射出的偶性倒指回去有个实体”, 我还是存在论效果, 我是这个效果的效果。这个时候结果和原因就短路掉了, 空转起来了, 所以他一定要往后面走。所以这个形式因果性 (formal causality) 就会变成一种确定的因果性 (determinate causality) 。determinate causality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 黑格尔叫determine, 其实在这里, 就是说: 这个 causality变成一个form, 相对于content/内容的

一个form。再进一步，在黑格尔在这一节里面明确告诉你形式的内容二分：所谓的形式就是一个 indifferent form，你从不变的那侧去把握形式，把握它实现性的规定性，actuality determination。他是个绝对者实现他自己，是他的大棋的无动于衷的那部分，他在大棋的布局之下的那些很重要的事情。但基本上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都是indifferent的。这里的形式指的是：它是在绝对必然性的谋划当中，它得是在存在论 ontology的谋划中。存在论战略/宏大叙事当中，也就是说在 actuality里面。Actuality就是绝对者的实现，千年大计，数百上千亿年大计。这个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形式规定，但是这个时候要把它说成是indifferent的，岿然不动的那些形式，它就是form形式。它涉及大棋，因为它是关于actuality的，关乎绝对者的显现的，绝对精神的显现的。

另外一方面content则是the difference of form，内容只是形式的差异，形式当中那些一直在变来变去的那些东西，在这个时候它不发生效力的那个东西，都被看成是内容 content。其实黑格尔的因果性，并没有从形式因果性走向实质因果性。这里要说清楚一点，我们一般前面讲形式现实性 form actually走向实质现实性real activity，但是在这里没有 form casualty走向real casualty，它走向是determinate casualty，在这里casualty依然是formal，甚至在这里casualty定义了/设定了/他使得很笨的笨蛋白痴（经验主义者，康德主义者那些蠢人）他们设想的“什么叫form？”黑格尔在这里给他讲清楚了：一个形式和内容的一个差分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determinate casualty里面进展出来的。这里面 casualty就其不变者而言之就是form，他的下面的载体机制就叫 content。

我不打算给你太过于详细的去演讲，黑格尔的演绎是非常清楚明晰的，可能几个月后我们重新回到文本的时候，我就给你讲清楚，我在这里出于做视频，我不想做太长。我们在这点到为止。我就告诉你，在黑格尔这里就是说形式和内容的发生学的差异化，就在这里出现的。

此时，我们就说它是规定的，determinate casualty。determinate就是“具有明确边界”的，他有多重意思。在这里因果性用determinate这个词，是非常多种的意思，一方面，因果性作为一个形式，捆绑到，包裹到实存上面去了。Cause and effect不再是绝对者，或者实体和作为总体的偶性之间的无聊的游戏了，这个时候可以说一切都在因果之网当中。另外一方面，也代表casualty他自己变脏了，自己陷入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游戏里面去了，他自己陷入成网当中，他变得明确了，变得有界限了，casualty自己受束缚了。casualty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个power了，不再是背后的一个非常屌的力量，casualty被变蛇皮了，他掉到网里面去了，身不由己的有这种感觉。所以用determinate这个词很有意思，一方面也是determining，另外发现他也是determinate。

黑格尔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是无限倒推，无限回溯：因果性当中恶的无限，在黑格尔这里是被扬弃掉了。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一步：在形式因果性里面，实体是因，偶性是果。在确定的因果性当中，你不能去思考一个终极原因，如果说要真的是要思考终极原因，只有实体是终极原因。但是在确定因果性当中为什么不能思考终极原因？因为实体第一个原因就已经是一个果了。你不能思考终极原因就在于：如果你要说

有个“第一音”存在，这个“第一因”本身就已经是个果，这个时候，再要把它作为一个果，回溯到实体，这是错的，你不能这么做。因为在第一因上面，它同时是被看成是另一个实体，然后又同时是一个机制，substrate。

这么说吧，确定的因果性，它的第一个果就是机制化，就变成一个substrate，或者变成一个实存者an existence。作为一个实存者，这已经是果了。所以你在不停的回溯因果链的过程中，你是无法回溯，你不应当回溯。因为你在回溯的时候，比如说abcde。D相对于E，E是果，那么D就是E的因，因为D是C的果，那么好像C就是因，有这么一个等级制下来。黑格尔会告诉你，没有。在黑格看来 casualty施加作用的方法，不是贯通性的。它的贯通性是external reflection。casualty要走到后面action/reaction维度，casualty才可以把自己仅仅是作为一种预设之力，或者引发之力。

很多人在以这种方式思考回溯因果链，实际上你把握的不是因果性，你把握的是作用链，action and reaction而不是因果性。如果你要把握黑格尔意义上的因果性，你要意识到，你不能这么说casualty在a上起效果，你不能说说a相对于b怎么怎么样。因为a是一个原因，同时a也是个结果。比如，一个球打出去，要把另外一个固定的球打开，对吧？这个球打出去（这种因果性的规定），它的运动（向右的运动），你说它是个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相对于它的其他整个实存，就是一个形式？而其他的整个实存就是一个差异，或者就是它的内容。打出去了之后碰到这个球，前面这个球不动了，后面那个后面那个球被打出去了，你就说有所谓的结果：第一个球不动

了，后面的球继续动了：这只是因果性的一个局部。在黑格尔辩证法里面，我们普通人去把握这个过程是这样去把握的。但他错就错在：我们完全把这个原因看成是某个绝对外部的，和其他的形式，内容，差异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这个球你我把变成一个方的，三角的，它还是这样的，好像这个内容无关，因果形式反正他也撞出去了，我们完全把内容抽离掉了。我们完全把这个原因在具体实存上的显现，看成是一个绝对外部的东西。

但是黑格尔认为这种情况在现实历史中只有很偶然的情况才会出现。这实际上是观念特有的，你要进入到观念。有主体在这里起干涉才特有的，严格控制变量，这个原因和其他东西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对于黑格尔来说，也不是得有人刻意去把它做成个球形，然后去推一下。在黑格尔看来，原因的首先起到一个作用，是让内容乖乖的做它的内容。原因要首先起的一个力量，原因要作用在球上，首先得有一个力施加在它上面。在黑格尔里面，是从球里面冒出来的一个力量要撞出去。From inside，如果我们真的去考虑起因性的causality，我们一开始要去找原初起因性，原初起因性竟然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实存作为它的一个载体，这已经是它的第一个结果effect了。这个causality愿意变成一个cause as existent, It's already its first effect，它已经是它的原因和结构的统一了。

黑格尔他举了一个例子，下雨：下雨会让湿度上升，让衣服变湿，在黑格尔看来，下雨的原因是水要恢复它的同一性。不知道什么原因，克服重力飘到上面的水，要回到它自由分布的弥漫的水状态，服从重力的水那个状态，水要恢复它的同一性，或者说同一性要恢复它自己：某种物质存在同一性：

对于水，液体或者重力的形成的和谐力学关系，才恢复它统计学上的弥漫的统一性，比较容易稳固的状态。下雨就是 restoring the identity of 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在原因（“雨要下落”这个运动本身）里面就已经包含了一个结果。

所以一方面，我们会看，它要借由具体实存（球）表现出来的运动，球本身就是它的结果。其次由这个球再进一步展现出来的运动，又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在上面已经有因果链条了。在黑格尔这边，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东西上面就有一个因果，一阶结果和二阶结果的传递。然后二阶结果被我们的外部理性看成是一个形式原因，抽象出来的原因。这个因是背后的本体论原因。然后第一个果，是本理论原因竟然要借助一个 substrate/机制/另一个局部的实体来作为它的承载者。然后第三个果，是它在形式上显示出来的，一个可以传递出去的东西：就是运动的倾向性，一个可以无视于他的具体实存的内容，可以贯穿到不停的不同内容上面的一个形式因（运动要传到这个东西上面去）。第三个结果被看成是原因的具现化：不是它变成实存的，而是变成它的具体展现，这个东西又可以传到它下面的。

所以在这里，这个网络其实是后面的action和 reaction 的网络。黑格尔说我们还是要讨论causality本身的话，我们还是要着眼在causality自己变成determinate causality，它是个怎么回事。在causality里面，我们不需要处理无穷倒退的问题，他无穷倒退一定是倒回一个恶的无限。因为你这样搞的话，每一个上面，你都会认为它是个substance，不能这样搞的。你这样的因果关系传递论，把每一个东西都看成一个实体，然后又看成一个机制，然后实体他自己生出一个

causality。这个causality加载在自己的机制上面，变成相对于他自己的effect。effect要跑出去变成另外一个实体。这个effect好像又借由内容的中介，到后面去。这种观点是错的，这种观点是普发实体学，每个东西都看成是可以自己涌出原因的实体。你把每个球都是这样分两半看，左边是实体，右边是机制。causality撞过来，然后经由实体搞出一个cause，然后施加在自己上面，然后effect要传出去，首先牵引它自己动，那么它自己动起来是个effect，他causality也是被另外一个东西撞过来的，到无限。

就其都是实体，好像cause就可以在上面传递，就其都是机制，effect就可以在上面传递，这个球牵引自己，打另一个球，一个接一个就传起来了。那么这种恶的无限其实只揭露了一个。如果我们把实体都拎出来，都看成是同一个实体，把机制都拎出来，都看成是同一个机制的话，那么实体无非就是实体，而机制无非就是 accidents in general，他还是他从因果性撤回到了实体和偶性的关系，没有真的解决问题是吧？除了把它弄成一个链条，一个网络，没有解决问题。

黑格尔认为就是说你这样搞无限回溯因果性，还是在玩恶的无限，在 substance和accident关系里面，是会有恶无限，到底你是我爹还是我是你爹。他有他的丑闻，他希望通过因果性克服。没想到，如果你这样搞的话那就非但克服不了，还会暴露出更多的真理出来。在这里暴露出来的真理，就是作为引起，引发性的力量。Cause as presupposing, I was already here. 你们要意识到 cause is effect，原因就已经是效果。原因就是 the effect of effect。原因就是效果的效果。

原因是presupposing，原因，就是让这个效果觉得它背后有个值钱的东西，原因是效果的效果，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追溯的。所谓的原因就是：它的呈现是让你觉得可追溯，所以它就是预先设立presupposing，原因即预设，原因是一种在本体论上跨时间的力量，追溯性设定/预设。原因就是效果，原因只能以效果的方式显现。一方面它只能是个理智的本体论的效果，就是我们可以回溯性的设定有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效果展现，所谓的效果的呈现或者结果的呈现，就是让你觉得有个原因，让你要去追。它的显现，就是让你觉得有后面的东西，比如说他在2014年才第一次显现，但是它的第一次显现让你相信有2010年。It's an effect of what。你这样就明白了。这些效果会让你问“为什么？”就像你投胎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很残酷，把你虐得很惨，“为什么让我出现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个世界给你的答案，这样就明白了。原因就是在这个效果，就明白了。

所以causality在这里可以翻译成溯因性。溯因性就是效果，效果就是溯因性。当我们说一个东西它是某种效果effect的时候，就说它是可溯因的，或者它本身就是溯因性的呈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把握到的原因，原来就是这么一种presupposing/originating的力量。我们这个时候会发现，在cause和effect这里，我们回到了存有论的起点：Being也是被看成pure beginning，只不过这个originating，是substance originate something。而being是being from nothingness。我们会看到这里首尾呼应的，非常美妙的一个架设架构。

我讲得很粗糙，那么我这个模型就是便于你的理解，更多的更精细的内容，希望你去阅读黑格尔，然后自己把握。

本体论上2，认识论上1，目的论上3，我靠我都记不得了，我都要现编。

本体上2，逻辑学VS绝对者现实化。绝对者在前面现实化，还不算真的现实化。黑格尔是老卖关子的。前面讲一个现实性的时候，你就想，我讲到现实性的，你黑格尔是不是要讲绝对者现实化，怎么把具体的东西就变出来了？他给你卖个关子：还没有，我们抵达绝对必然性，还只是一个纯粹本质性的一个东西，还是虚的！绝对关系里面实体和偶性的关系，讲到最后好像还是虚的，偶性之流除非有个复数性之外，它好像啥都没有，它还是虚的。他到这里来，形式因果性要变成确定的因果性的时候，它的因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果和第二个果之分：第一个果其实就是它的外部实存化，甚至说要变成实存的内容 content。这个时候有形式内容二分了。我们实事求是讲，真的可以说，终于有内容了。绝对者现实化，终于现实化的有 manifold contents 了。黑格尔也终于开始举一些什么我们能听懂的例子，什么水，小球什么东西。

认识论1，绝对者先验谋划。绝对者现实化，还基本上是他的一厢情愿，一意孤行。在这个路径上面，开端它就有点反丑闻。我们从一路走来，从2-1-1，2-1-2，2-1-3，它其实都是要反丑闻，要让他的现实化是一个正儿八经，是他自己的现实化。在这个认识论上，还只有绝对者的 actuality, actualization of the absolute。先验谋划就是这个东西，他还

没有抵达这个观念论，还没有另外一个独立单元和它制衡。你说，在本质里面，就他一个孤家寡人。在认识论上，只有他的自我认识。绝对者并不认为他有什么东西额外东西要认识，他只要弄清楚他自己就行了。这些过程实际，都可以说是他内在反思。

目的论3，左边是权力，power，右边是存在Existent（在本质论里面，being就变成existent，它就限于other）。他被认识论的form and content二分所调和。那为什么认识论在此时不是2？因为认识论的1是非常被驯服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裂开，他对于所有的因果性全都知道，它是个良好的值。形式和内容的二分，在这里，形式无非就是它以其不变而观之，内容不过是以其变化而观之的。Form以其不变而观之，它游离于实存，而content以其变化的观测，它游离于因果性，但是实存也可以进来，作为content侧。power可以过来作为formal侧。Formal可以贯穿不同的content，content它可以游离于causality。他就是靠认识论二分/靠认识论化，这个东西就调和了。在前面，黑格尔会不停的讨论 form，content，在因果性这里，黑格尔明确的告诉你，form侧重它的identity，content侧重它的diversity。

好的，讲到这边，那么后面最后一个我们就进入214了，明天就讲214，action and reaction。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本质论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说黑格尔是很严格的，但他有点赖皮：你们想的那些东西已经不是causality了，你就是犯了好多错误，你才会有

恶的无限，也非常有道理。所以黑格尔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握causality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看到，cause和effect的是一个东西。有两种意义上的cause，一个是cause is effect，还有另外一个cause which has an effect。一个原因有它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是原因本身就是结果。这种理解是更本真的，或者说更先要理解cause is effect，然后你再理解cause which has an effect。Cause which has an effect，这个东西就是说是普通人会犯错，但也是辩证运动一定会走向的一段：它一定会经由 form和content的二分，变成 substance和substrate的一个二分，然后在substrate上面就能够开始有因果链，把它连接起来。但是黑格尔会告诉你，你所谓的链接起的因果链，无非只是形式规定的一条链条。显像规定什么的，黑格尔用的原文叫什么，我就不去查。那么这个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了，但是它会让我们一往更后面走一步。

那就讲到这边这里。

扬弃链式因果性的循环因果性，进而扬弃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对立，走向特殊的使命

\$-2-1-4：相互性

RECIPROCITY

今天我们讲主义主义的\$-2-1-4，Reciprocity/相互性。什么叫相互性？他从 determinate causality来,有一个中介是 conditioned causality。Conditioned causality基本上就是相互性了。相互性从因果性当中来，他到下面一个概念论去，concept。Concept就是主体性的位面，就进一步纯化了。总体性摆脱了它的两重枷锁：在相互性当中看到了：因与果互为因果。“因”和“果”如果把握成一般意义上因果，你就是到了 determinate causality里面，明确的因果性。

这种明确的“谁是因，谁是果”的这种明确的因果性，它会导致恶的无限：Cause会说，“如何证明我自己是个 causality”？不是通过它的effect证明，这个原因不通过它的结果/效果来证明它是一个原因（它有原因性），它通过另一个原因/实体：原因面对他的丑闻是什么？我们再详细想一想“因果性”是从哪来的：因果性是从实体和偶性的对子里面来的，那么实体和偶性的对子是从绝对必然性那边来的。

什么的必然性？必然性是什么？这个必然性是绝对者把自己铺设出来，但是绝对者一铺设出来之后，他就没法说是他自己铺设的（铺设意味着变成某种in itself，就变成某种封闭僵死的东西了）。绝对者既要把自己铺设下来，又要铺设的时候让“铺设出来的东西还证明”还证明是我铺设的，不要变成是偶然的。绝对必然性要避免自己一个丑闻，或者避免自己的必然性在铺设的时候被别人觉察是一种偶然性，所以他要借助实体和偶性来做缓冲，然后再介入因果性来做缓冲——实体和偶性还不够。因为实体本身最后依赖于偶性性。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实体和偶性互相定义，它每个都会陷入到一个循环。然后再到因果，这里因和果又变成互相依赖的了。相互性这里因和果的互相依赖性最终又显露出来了。

在前面determinate causality里，因和果的它的互相依赖性，会变成一种恶的无限：“因”为了避免让别人看出他的和“果”的互相依赖，他说：“我是原因，不是因为我能产生结果，而在于有另外一个原因，它让它的原因性又到我身上来了，我们继承了他的causality”。那么这个游戏没法继续玩一下去，因为他会恶的无限，他一定会变成Conditioned causality。

怎么过渡的？就是我上一章讲的区分两种实体，passive substance和efficient substance。efficient substance其实就是casual substance，施动性的实体。determinate causality，它一定会变成这种：有一个cause，它把自己塑造成实体，但是实体有两个位面：一个是passive

的，被动的一侧，还有一个主动的一侧，我们就写成 active/casual 侧。主动这一侧牵引着被动这一侧，让它动起来，动起来了他就说，这是 causality，或者说这是个必然性，是个力量。黑格尔称这个过程为一种暴力。他进行暴力的时候，实体被原因/原因性 causality/“那种力量”变成两部分，其实 active 这部分还是 passive 的。所以黑格尔说，你这样去划分它，其实整个都变成一个被动的东西了：被动性并没有被“你牵引着它，让它动起来”扬弃掉，反而被保留了。因为它整个实体现在都变成被一个 cause 所凌驾于其上的一个被动的东西：只不过它一部分是它的抓手，活的，另外一部分是死的，是被抓的东西，那么这个叫暴力/violence。我上面的预习课已经很清楚：外部的必然性/因果性/力量就叫做暴力。

所以丑闻被黑格尔进一步梳理了：passive substance 会产生一个 effect/效果：它的 active substance 有力量了，动起来了，这不也是你 passive substance 的一个效果吗？这个效果就是说让 passive substance 自己被扬弃了，被驱动起来了，它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东西。但是他把自己给否定掉/扬弃掉，目的是为了另外一个原因可以有一个实体化的东西。黑格尔说，这个东西归根结底不就是被动的实体的反作用吗？你觉得会动的是主动的东西，只不过是被动的东西给你感觉到的一个反作用。

这个时候的因果性就被叫做有“条件的因果性”，conditioned causality。什么叫有条件的因果性？没结果之前，不敢自称是原因。此时的原因是以结果作为它的前提。所以叫 conditioned causality。它的因果性是很弱的因果性：这

个时候，它的效果反而成为它可以自称是原因的一个前提。“有条件的因果性”就走向相互作用。在作用和反作用之间，作用可以说是反作用的原因，反作用也可以说是作用的原因。他们两个就可以看成是平等的东西。黑格尔说，这个在 conditioned causality 里面，那个在 determinate causality 里面，无限的链条就被扭回来，变成一个循环的无限了，变成就在作用和反作用之间切换了一个无限了。实际上也把因果性的“因和果的互为因果性”，又给你指明了。

但是这个时候，它不仅仅指明“因果”归根结底互为因果，它还指明了一种设定性的力量，因是一种设定性的力量，和它设定性的结果是同一个东西。你会觉得有一个力量，是因为那个结果自己把自己矮化了，说“我背后有个大哥让我出来”，所以就显得它背后有一个力量，但实际上是这个结果的自我矮化，让原因有一个拔高的力量在那边。最后绝对必然性发现，他没有必要玩这个游戏，他不需要遮盖自己的丑闻——绝对必然性担心自己的丑闻：他自视为内在是个必然性，但是它铺设下来却会被把握成是偶然性——这个丑闻就在这里，在作用和相互作用当中被克服掉了。或者说丑闻，就是一种被动性的主动性：Passive 被动者他实际上是主动的。这一点说服了可以说是说服了绝对者。

被动者反而是主动者体现在：从这么一个被动侧主动侧的这个二分，在这个 Conditioned causality，实际上就是作用和相互作用 action/reaction 的关系当中，它实体分为两个实体：Passive 的实体对立于 active/casual 的实体。这个时候它们的差别就不是谁动谁不动的差别的，他们都是动的了。这个

时候，Passive的实体就变成在universalality普遍性，casual的实体变成singularity个别性。它们的差别不再是“谁主动，谁被动”/“谁被设定，谁主动设定”/“谁是力量，谁不是力量”的一个差别。Passive的实体在那种相互关系当中证明，它本身是使得cause变成cause的一个力量，就是使得cause获得causality的力量。你这个原因可以显得你是个原因，你不还是靠我这个东西配合你？我被动的实体自己动起来了，就显得你这个原因是个原因。实际上是被动的实体自己动起来了：这个实体根本不是被动的，他把自己的某一个侧面伪装成是被动的，然后再假假的动起来，“你看，这个被动东西它动起来了”，意味着有一个很鲜活的力量可以克服这种被动的力量。实体要演这出戏，显得它是一个必然性，显得它“僵死的，千古如长夜一般的被动状态，我们受不了了。”

谢林晚期没克服的一种隐喻，在黑格尔这已经克服掉了：就千古如长夜的被动实体，有一个必然的力量（必然性）出来。但是实际上，被动实体是故意让自己千古如长夜的，它本身也是个总体性totality，Causal Substance也是个总体性。它们两者都是一个总体性。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有一个passive substance。Causal Substance只是作为个别的negative determinateness否定的明确性。它所有的negative determinateness都具有总体性，每个东西都是否定性的明确性。所以Causal Substance是个别性。

Passive Substance则对应被设定性positedness，被绝对者设定。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说是passive substance的一部分，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被设定的。passive substance就相当于：实体/绝对者铺设下来的那一切，都是被动的一个实体：但是它具有普遍性，因为泛泛而论，一切都是实体/绝对者所铺设的，那就代表普遍侧。

然后泛泛而论，一切被实体/绝对者所铺设的东西，它同时又好像具有否定性的一种规定状态，好像是在从听天由命当中挣脱出来，他自己去造反：每一个都是“踩别人的别具一格”这种感觉。这就是Negative determinateness，都是有差别的，显得不一样的，很稀奇的。每一个东西在它的运行环节里面，都和它前一环节后一环节都是negative不一样的，然后都是determines明确的：和前面的不同，和后面那些不同，有它自己的边界/特征的。所以说，Negative determinateness中，每一个都具有个别性。

所以Passive substances 和Causal substance，它可以说所有东西既都是Passive substances，一切都是实体所铺设的环节，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东西单独的来看，它自己都是与众不同的，它都有negative determinateness。不同才显得他自己是他自己。Passive substances是实体在宏观上的自我同一。Causal substance在于这种否定性的明确状态（与众不同）上，是一个微观上的自我统一，他都是自我同一，而且都是总体。这两者现在就不是矛盾了，因为他们互为前提，这两个就不是矛盾了。在相互关系当中，action和reaction的关系互相之间是平等的了。

Passive substances这里反而是reaction, Causal substance这里反而是action, Passive substances是主动的, 它是特异性/差别的涌现。Causal substance是一个reaction, 就是说“你妈的, 你跑一个出来, 我帮你注册回去, 跑一个出来, 我帮你注册回去”, 是被动性。你Causal substance是个主动的, 你不靠我Passive substances被动, 你怎么显然你是主动的? 不靠我下的大棋, 你怎么显得你别具一格, 特立独行? 你特立独行, 早已在我绝对者下的大棋里面了。所以这两个矛盾就会调和, 他们就会导向特殊性particularly。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矛盾就在特殊性当中被调和。

其实直到特殊性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进入了概念论。所谓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把握一个绝对者的环节, 我们不要去把握两个东西了: 我们不要去把握Passive substances是被绝对者设定的, 这件事情不把握了。我们也不要把握Causal substance的各种前后环节: 他只是单纯的与众不同, 否定性的, 它不同于其他一切, 它是在好多环节里面的一个: 这件事情不要再放屁了, 它反正是里面的一个环节。它这个环节和其他环节都不一样的, 这也不要说了, 因为每一个都和其他都不一样。我们只要关注纯粹差异pure difference。

你说它是其中与众不同的一个, 所以进入概念论, 我们要把握的是这些环节之间的差异: 它到底有什么差异? 而不是要泛泛的说它是这里面的环节的一环/这个环节和其他东西就不一样, 它到底哪里不一样? 所以进入概念论之后, 我们要把握的就是 Pure difference精神的纯粹差异: 绝对者的路径当中每一步之间, 到底这一步和其他不一样在哪里? 这个时

候我们才进入了特殊性的位面。我们不是泛泛的去讲，“这种作用是它的反作用的原因，这种反作用是它作用的原因，然后互相又是结果”。这样的话，绝对者/必然性，这个时候就不是必然性，它就是自由了。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必然性，它也就是说它真的有了它的实质性上有它的内容：绝对者有创造正儿八经的内容的自由了。这些正儿八经内容就是概念concepts。它不再是单独的讲，“这是个普遍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环节”，我靠什么都给你环节，废话，或者说“这个环节和其他环节都不一样”，废话，就是每一个都和其他东西都不一样。都废话，懂吗？因为你这样的话个别性就变成普遍性，因为每一个都和其他东西不一样。普遍性也变成个别性，因为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它的一个环节，那他跟其他环节有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差别，它不就是一个环节吗？你只道出了他的个别性，你根本没有道出他的什么普遍性。他和其他东西有什么共同点？仅仅是他们都是被设定的，所以他们都是大棋里面的一颗棋子，它除此之外没有共同点。你只讲出了它的个别性。

所以黑格尔说。Passive substances和Causal substance归根结底是一个东西。倒逼一下，你必须讲出一个超出这两个总体性的第三种总体性。这第三种总体性，实际上规格结底也是总体性本身。Passive substances和Causal substance只是它的两个片面的刻画，它最终会走向它的真相：概念。我当然可以说，概念是绝对者的路径里面的一环普遍性，另外一方面又说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啊，是一个negative determinant，是“一个”概念，不是混杂的概念，它是清晰的一个概念。除此之外呢？他为什么真的是个概念？所以要讲出它的特殊性 particularly。其实是 universal和

singularity都不是真的进入概念论，真的是进入概念论的是 particularly。

我们后面要进入概念论的范围了。这个就是绝对者的自由：绝对者不再作为一个抽象的，说“整个铺设计划具有必然性”意义上的绝对者，绝对者不再限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当中了，他不再在乎这个东西了，他不再害怕自己的丑闻了，他把自己主体化了：绝对者愿意作为一个个单个的概念来攀爬这条路径。这个路径已经完整的全把握下来了，他愿意把自己有限化。我甚至可以说，绝对者在概念论里面，把自己作为主体性，开始主体化，他愿意真正的去接触真正的差异。他愿意真正的以自己的实体/自己的总体性，去中介一个个的具体的真正的纯粹差异true difference。而不是那些这些扯来扯去的，谁是大哥，谁是二哥，谁是真相，谁是丑闻。绝对者已经准备好了他的一个心理状态，准备出发了。他不在乎到底谁是主谁是仆，他忽然意识到这都是他自己，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自由的去承接自己的宿命，自由的去演绎自己的必然性，自由的踏上这条道路。

所以概念论可以说是主体性的一个位面，是自由的，纯粹差异的位面，他不再想说这两重Passive substances和Causal substance的废话。但这两重废话又不仅仅是废话，因为你一个东西但凡他能讲出这两重，它一定是个特殊的东西。它能注册到这个里面，显得它是有明确的界限，它就有差异，这个差异就值得特殊化来把握。它是同一个力量的一个显现/涌现，它具有同等的本体论力量。

黑格尔其实这里是虚的，是敞开的“绝对知识”的状态。它particularity怎么出来？概念论里面的“普遍，个别，特殊”的辩证法，其实都是敞开的。概念论后面的环节其实是相对比较实证的，比较真诚的。

好了，我们讲到这里。一定要把这个路径给它对应好了：从恶的无限的determinate causality，到conditioned causality，再到 reciprocal relations相互关系/相互性，然后再相互性里面passive substance和casual substance之间就变成一个 reaction和action的关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就可以察觉到，它归根结底是positedness（被设定性）和negative determinateness（否定性的明确性）的差别。

这个差别再进一步的话，就是你绝对必然性的两个样态/你绝对者的谋划的两侧，然后他这两侧归根结底是同一侧，同一个自我涌动的力量，没有谁大谁小，没有谁低谁高。必然辨认法就会把universal和singularity把握成同一个东西，都是particularly，都是特殊性的涌现。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乎自己是necessary，还是contingency了。其实，如果就其in itself而言，casual substance其实是necessary，passive substance是contingency。就positedness会看到contingency，negative determinant就会看到有 necessity。

但是你就绝对者的视角来看的话，passive substance才是necessary。你是被我设定的，你是necessary。，

casual substance 是被 negatively determinate的，你是 contingency，你对我来说不是necessity。但是他最后发现，这两个原来是同一个自己：这两种力量，被自己身为对立面的，或者被自己身为返回的，其实被自己设为被动的，被自己设为比较活的，都是他自己。

概念是一个纯粹的位面，也是特殊的一个位面，他把握的是每一个环节的特殊性。他不在乎这个环节的普遍性环节，“大家都是环节”，他也不在乎这环节的个别性，“你是一个环节，它是一个环节，彼此不可替代的明确的环节”，他不在乎这个东西。他在乎你特殊到底特殊在哪里，你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你既然大家都已经就座了，每个人把自己的经念念好，把自己的特殊性尽情的释放展现出来，来进入概念论。这概念论是一个纤细的，轻薄的东西。他免于passive substance和 casual substance的垃圾讨论，可以自由的尽情的释放自己的特殊性。

那就好，讲到这里。

另，未明子在此未讲点位，我妄自猜测：目的论4，**Power**实体和**Being**偶性，这个对立在此处已经Hold不住了，必须要前进到\$-2-2，概念论中。实体的主动被动实体的辩论，最后诞生了“特殊性”。而偶性的丑闻已经被克服了：绝对者把自己概念化，来走这条路。另外两个应该不变。

绝对者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忆，为了自我拯救而留下各种小纸条提醒自己。

\$-2-2：构思 CONCEPTION

今天我们来讲主义主义的\$-2-2，构思conception。概念的名词形式。构思实际上就是绝对者，但是绝对者是后面的理念论里面的东西。我们现在讨论是概念论。我们已经正式进入概念论了。

绝对者为什么要设定构思？绝对者他的计划是什么？就纯粹计划性而言，绝对者的计划，就是他的绝对必然性。这个计划铺设下去，变成实体，去运动。绝对者把自己的亿万年大计一旦铺设下去之后，他害怕他自己会忘掉他铺设这些东西。所以，它同时要把它一定会记起的这些东西给铺设下来。

所以，概念论相当于神在铺设他的计划里面的一串 abcdefg.....一串本体论环节的时候，说：“这个东西我给你铺设了，你下去跑”。他铺设下去了之后，绝对者害怕自己迷失在自己的计划的实行过程当中，他就要在铺设本体论的时候同时铺设概念/构思。构思让它直接的回忆，记起：这个计划就是他的计划。

所以，概念论其实就是主观逻辑概念论：绝对者铺设一个本体论架构的时候，同时把它的对于本体论架构的确证也铺设下去。就相当于一个会失忆的一个人，他创造一些东西，这里面就有一些东西要不停的提醒你自己，这个东西是你创造的。设计师要把自己的构思，也一并铺设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叫构思。

构思在铺设的时候，它会分4个环节铺设，第一个环节就是“概念”，第二个环节是“判断”，第三个环节是“三段论”，或者叫做“对立面的中介性”，“对立面的过渡性”等等。最后一个环节是“客体性”/“对象性”，把对象性也铺设下来。

这个构思就相当于：一个程序员会失忆，他失忆的时候，他写的代码会跑。他要在他写的代码里面加一些标记/机制，这些机制就是立刻让他记起来，“这就是我自己的！我做的！我创造的！”他是这个代码的神，他当然可以这样做。这些机制/标记，就叫做概念。

这个概念是直接的，立即的非中介性。以后黑格尔的“直接性”都要把握为“非中介性的同一性”。同一性是“计划”和它铺设下来的“具体的本体论框架”之间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立即被“构思性”把握到。构思性，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空诞的概念，“这个东西反正是我创造/设立的”。为什么我们立即就能明白，立即就能知道？就是因为概念可以立刻就把握到“非中介性的同一性”。

第二步它又要铺设判断。由于在概念里面，它仅仅是说，“我每一个本体论环节都对应一个概念”。我们进入概念论、前面的本体论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说是概念。那么既然每一个环节都是概念，它每一个环节都立刻具有可理解性，明证性，“立刻我就懂它了”。它是一个记忆的凭据。一个失忆者失忆了之后，给自己写小纸条：“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你看了，你就一定相信这是你创造的！你不要去想有一个他者创造的，一定要相信这是你创造的，铺设的！”概念论里，概念这个领域，就是主体性的领域，就是纯粹自由的领域，他就是有这个力量不停的返回到自身，他就是可以强行认定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的。

就相当于一个小纸条写在那边，你失忆了，你看小纸条，你就立即强迫自己会想起你这个小纸条上写的东西，这叫概念。这就是主体的纯粹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强迫相信，强迫选择。我一个失忆的人，我看到了纸条，我立刻就相信，他妈的，就是我干的，就是我创作的。

其实我们的头脑当中能够把握万事万物当中的概念的明确状态，其实在黑格尔看，就是因为绝对者铺设的概念。他以铺设客观逻辑的方式，也铺设了主观逻辑，也是他设定的。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说，它都有这么一个直接的概念。所有这些环节都可以说它都有概念，都是有凭据，都是真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环节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他们之间环节不是一个连一个出现的吗？这个关联也要被设立。比如说“有”，“无”，“变化”，“定在”，这么多环节之间有关联。但是“判断”

仅仅是说，“他们之间，只是有关联”，判断说，“这些孤零零的环节之间有关联，这个关联本身，你一定要相信他们有关联！”有一个失忆者的忠告，写在小纸条上，“你一定要记得它们之间有关联！”这个失忆小纸条，就叫判断。

第三个失意小纸条就叫做三段论：这个概念本身具有统一性，但是就判断本身，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分离的，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连在一块的。第一种小纸条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创造的”，第二个小纸条告诉你，“你一定相信这些东西它们之间是连起来的，是一个整体”。第三个小纸条告诉你，“他们之间具体是怎么连起来的”。三段论就是第三个小纸条。第三个小纸条就是让你想起，你当时是怎么从这个环节过渡到另一个环节，从那个环节过渡到另一个环节的。三段论，其实就是“对立面彼此过渡的中介性”，他也被做成一个概念，被做成一个构思，失忆了的程序员，也把他的构思本身也设定到他的程序里面去了。他认得，“诶，这是我的构思，这是我所孕育的东西”。conceive就是构思，但是它也有孕育的意思。三段论连“这些环节当中之间是怎么过渡的”也给你铺设了。那条路径怎么走的，他也给你铺设下来了。

最后，他说，“好，最后你不要忘了！”最后一个又到了客体性，对象性，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忘了，你不要把它们全烧掉，你构思他们出来，是要把这个计划铺设上去，让他们自己跑的，你不要忘了这件事！你构思出来的这台机器，你是要把它3D打印出来的，要让它变成一个东西在那边跑的！”所以，它最后的一个构思，最后一个小纸条，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忘了他们还是要有对象性。你虽然全部都认得他们，用概念

判断三段论全把它消解掉，但是你还是不要忘了，它有它的客观性/客体性。

构思性，你就这么理解，是最方便的。构思性在黑格尔那边一般对应subjectivity，再加上objectivity，但是不包括objectivity下面的那些什么力学关系，机械关系、化学关系什么的。绝对者是一个知道自己即将失忆的创造者，他要在他的创造当中，同时把自己的凭据给他创造出来，这种凭据就是概念，构思。

本体论2，逻辑学VS绝对者。逻辑学变成一个蛇皮的东西了，逻辑学反而变成一个被造物了，本体论框架反而是被铺设的。而右边是绝对者，铺设者。

认识论2，一方面就是说，绝对者自己铺设这些环节的过程，还有是他铺设下来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变成某种直接的知，变成某种直接的回忆，直接的“立刻要记起来，绝对要记起来！直接要相信！”认识论的左边，是绝对者创造小纸条的过程当中的心路：他意识到他现在要查漏补缺，我知道我后面要失忆了，卧槽，我现在赶紧要写几张小纸条！他在绝对关系当中，在本质论里边，他开始知道，我马上要失忆了！这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要在认识论上创造另外一个东西。认识论上开始有2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可以让他直接认同，直接回忆到“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种自由。

认识论左边是被迫，它陷于一个窘境，它处在一个紧张状态。认识论右边，抵达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把他回归自我的存在之凭据，给他非常强的生产出来。

这个神知道，我马上就死了，我要踏上绝对者之路了！他这里小纸条搞完了之后，搞到最后就是绝对理念。他这个概念论最后，把绝对理念做出来之后，他就死了，神就goodbye了，他妈的就变成自然了你知道吗？这个神就goodbye了，死了，就忘掉了。绝对者就像普罗米修斯电影里面，他就喝了药妈掉下去了。

他这部分工作，就是要确保他隔屁了之后他还能回来。就有点类似“致命游戏”魔法师，每次其实都是自杀的，然后他用电，又变出来一个自己，又可以复活。

绝对者他要确定自己能活。这个时候他做的工作是一个很绝望的工作。所以我把这些统统叫做“绝对者之绝路”。他概念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做的这些生产小纸条工作。

好，那就讲到这里。

绝对者作为施动实体的独一性，如何走向概念的可数的单一性

\$-2-2-1：概念 CONCEPT

我们今天讲主义主义的概念论的第一部分。因为上次讲的“构思”其实是概念论最开端的。“构思”就是主体性，但是我这里，主体性是占了\$这个规格的。所以，黑格尔把握的主体性和后黑格尔哲学把握主体性不一样的。虽说黑格尔开启了主体性哲学，其实是海德格尔，胡塞尔真正建立了主体性哲学。黑格尔名义上的主体性，是一个蛇皮东西，subjectivity，在逻辑学里面就是概念论的一个环节，主体性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的自我设限：他要用概念的位面，来做一张小纸条：“我变成自然界了，我忘掉我自己之后，我怎么记起我自己”，一种可以“记起我自己”的有限的（主体性是有限的），精神的（依然能够让你回忆起来）载体，这个就是主体性。

整个概念论叫“主观逻辑”，“主体性的逻辑”，实际上是做个准备：逻辑学里面做好了主体性的准备，然后到自然哲学最后的“有机”（植物——动物——人类），主体性要产生出来了。最后再到精神现象学，埋着的“主体性”程序又开始跑动了，跑起来，慢慢重新又记着他自己了。埋的程序要到很后面才生效。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范式，实际上就是主观主义的。整个“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这么一个环里

面，绝对者不断运动，最终发现，自己原来是绝对精神，绝对知识，绝对理念，最后发现它就是个原初主体，就是主体性的一种方式。费希特的知识学那里，纯粹知识（一开始作为原理的）就是“自我”，ich，就是主体性，但是这个纯粹知识它是一个无限的主体，绝对是主体。我们传统的哲学上（特别是在黑格尔那个时代）说，我们把说成是主体是subject，上帝的臣仆。但是这个相对于绝对者，“神”，subject是“次一等”的东西。我们说，就黑格尔的范式本身的开端，实际上是主体性。但主体性在后来，被后观念论哲学给抬高到一个“替代掉神学本体论里面绝对者位置”的高度。因为主体在这个时候已经替代了神。

我们上面一讲实际上就是讲概念论，就是黑格尔传统观念论里面的主体性，因为黑格尔自己给我\$-2-2的名字叫subjectivity，主体性，我不能给这个名字啊！我如果叫他主体性就跟前面冲突了，所以我要叫它叫做构思。构思，conception，就是说他要忘掉自己，所以这个时候赶紧弄点小纸条。强迫他自己记起来。我们今天要讲的1，就是概念，concept。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小纸条：失忆了之后，他准备好的一定会记起自己的小纸条。那么概念会经历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的次序，和绝对者在本质论的最后一个环节作为相互作用的实体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它的概念分三个环节，一个是普遍概念，另一个是特殊概念，最后是单一性。普遍概念，特殊概念，最后不能叫单一概念，就是单一性singularity本身。

普遍概念就是一种纯粹概念，universal pure concept，它唯一一起的作用，就是让你回到普遍性，让你感受

到这个概念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效力，让你觉得“它就是对
的！就是真的！就是普遍的！推之四海而皆准的！”他让一个
规定/确定状态向你显现为“他就是如此！”或者它让一个环节
加倍（所谓的概念无非就是一个环节的加倍），这个环节说：
“我自己作为一个本体论环节，我你妈的就是天经地义的本体
论环节”，那么这个就叫普遍概念/纯粹概念，可以被知性把握
的。黑格尔说，知性仅仅作为概念能力的话，就叫知性，或者
叫理解力understanding，就是所谓的懂。什么叫“懂？”，就
是把握到他是天经地义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
“本来应该这样”？因为实际上你是把它把握到一个绝对关系中
了，你感受到了一种绝对关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绝对关系里
面的对立两侧全都被干掉了。对立两侧，可以是“可能性和现
实性的冲突”，可以是“因和果”，还有“被动和主动”，这些侧同
时是可能的，又同时是现实的（那就是必然的）；同时因又是
果；同时是被动的，也同时是主动的……这些绝对关系里面的
二分统统被扬弃掉了。你说 $1+1=2$ ，“哦， $1+1=2$ ，这就是天
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

从概念论来讲的话，这种天经地义的感觉，就是：当你
把握到这个环节时，会有个加倍的一个环节，就加倍的给他一
种绝对的可信度/绝对可靠的那种感觉，放之四海而皆准。为
什么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是绝对者铺设的环节之一，但
是这个时候没有感觉它是“之一”，你就感觉到它是一个绝对的
铺设的环节。

这个时候，概念作为普遍概念，它此时有点问题：这个
问题就在于他抓着不放。比如说 $1+1=2$ ，这么就是一个单元

性叠加会变成另外一个数，他就抓着不放。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普遍概念这个层级的话就抓着不放。你看到男人和女人，生了一个小孩， $1+1=3$ 了，那么你就说，“这个东西不对！这个概念不适用它了！”如果概念停留在“普遍概念”的层级的话，你就觉得“怎么回事？”你没有把握到这个环节，它仅是一个环节。你就把握到它直接来自于绝对者，他一定是对的，它具有一种主动的规定性，仿佛可以“即刻起效”，然后这个效果它并没有刹住车，他就觉得可以套到一切东西上面去。概念一开始肯定是把自己弄成是普遍的，所有的概念在显像的第一瞬间，他肯定就说：“我他妈就是对的，我就是非常可信的，你可以把我用到所有里面去。”这个时候这个环节还没有把握到，他自己是个环节，这个环节只是说，“我来自绝对者，我是绝对的，我是真理。”但是它立刻会变成一个特殊概念：它会碰壁，他会感觉到他自己有某种明确性，概念又会立刻刹住车。一方面，普遍概念它刹不住车，但它立刻又会刹住车，因为它是明确的determinate，他立刻会把自己的界限/边界锁死在那个东西上面了。这个加倍好像就是说：概念是个“知识论加倍”（明确发起“认识论”是在数里面就发起了，但是我们明确的说，在reflection本质里面就已经发起认识论了）。知识论加倍，有知识，其实就有主体化的单元了，知识是和绝对主体/原初主体并列的主体化单元。因为本来孤零零的只有一个主体，现在它是一个主体行单元，不仅仅是自我指涉了，它可以指涉到一个概念中去。知识论第一个得到的东西是概念concept。

什么叫特殊概念？相当于：摆了一个东西，你眼睛看上去，它就哒哒哒哒的冒出他上面的规定的直接性（非中介的自我同一）。什么叫自我同一？就是说这个环节直接变成绝对的

环节。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甩到另外一个东西，也要哒哒哒哒冒出来，就好像你带了个戴了个AR眼镜，看这个东西，哒哒哒，冒出它的概念，冒出一个纸条，告诉你“我操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设定的”。你把这个眼镜一转，转到另外东西上，他冒不出来了。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概念是自我设限，它只在某些东西上面涌现出来，不在其他东西上面涌现出来。概念是特殊的，这个特殊性会不停的区分，或者说，知性有自动的区分能力，概念会把自己不停的分开了。你拿一支红笔，立刻它的概念就分开来了：红是红，形状是形状，颜色是颜色，实体是实体性，它的力学关系，因果关系……这东西会把自己自动分开来。所以，概念只要它是个普遍概念，它立刻也会是它自己的特殊概念。特殊概念实际上是普遍概念他自己给自己划定边界。

最后概念会进一步把握到它是单一概念，但是它不是把握成自己是一个singular concept，黑格尔直接把第三个环节叫singularity，走向单一性。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握到概念具有单一性：“这个概念是一个概念，那个概念是另一个概念”，就可以把它作为singular的东西，你就把握到，“什么叫一个概念，什么叫另一个概念？”这就是单一性。我们之前 oneness，是being for itself，那个时候只有“一”，对不对？或者说，纯量那边就是“可计数的一”。那个时候只有一，它还没有单一性。这个时候，单一性可以加载到东西上面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在东西上面看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单一性”，单一性本身是个概念。当然“单一性”这个概念立刻指向他自己，他把握到概念会是“一个概念，另一个概念”。

这其实就是小纸条对应环节。一方面环节本身是本质，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存在。当然它也是概念。环节既是本质、也是存在、也是概念。环节就是movement，应该是属于本质论里面的一个环节。环节本身它也是要推演的。我们这里说的环节，就是让你好把握一点。黑格尔的体系当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把握。环节可以比较好的把握。

在本体论环节里面，小纸条对应环节。小纸条就其对应的是“绝对者的环节”，它就是普遍性。就其对应的是环节，它就是特殊性，就其对应的是“一个环节”（是这个环节/那个环节，让这些环节有此彼关系），只要你意识到环节之间有此彼关系，它就对应单一性。概念也可以变成单一概念。在单一性当中，你可以说：绝对者可以把事物拆成不同的概念，还然后叠加装载到一块去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概念就进入了一个概念间性。这个概念间性里面的概念，相互之间只是无机的，只是简单的只是排列在一块，indifferent connected，只是互相之间，无关紧要的连接在一块，它就是判断。那么他之间是有中介有张力的，被绝对者一个活生生的过程所中介的，或者说概念本身觉察到它自己具有一个mediating的力量时，它就变成三段论，或者叫做概念性的中介活动。我们进行的哲学活动很多都是概念性的中介活动，再进一步会走向概念间性。

概念的这么一个三步走，从普遍到特殊到单一。而在绝对关系的相互作用那边，相互作用其实是什么的相互作用？是passive substance和causal substance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普遍到单一到特殊，他们的辩证法不一样。特殊从普遍当中获得determining，从单一当中获得了determinateness，确

定状态/明确状态。从普遍当中获得了self identical，其实就是绝对者自我同一。这里是从particularity走向subjectivity，他的次第不一样。

而概念里的“单一”，走向“判断的概念间的外在关联”。不是关系，是关联。关系Relation意味着相互依赖，两个东西拆散了，啥都没了。Connection就代表拆掉它还有。Connect的两个东西，一般自己都能够站住的。Relation这两个东西本身都是虚的东西。比如说“小和大”，他们两个是related的，你没有小就说什么狗屁大，没有大说什么狗屁小。都是相对的东西，只是暂时的，环节性的，片面的一个规定。如果事情是relational的，就是片面的。

我们在这里回到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在概念这边，从普遍走向特殊走向单一，普遍是绝对者的self identity，特殊代表明确状态 determinateness。为什么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叫特殊了？因为这个概念直接和环节发生关系，和它具体的语境，concept直接限缩在它的具体语境中。他有发生学。就是说，在特殊当中他又看见自己是也是relational/relative的。最后他也你可以说他受不了了，受不了自己是个relation upon a movement，受不了整个环节一个下面蛇皮的东西，垃圾东西，它又自傲的回到了单一性：“我的概念干嘛跟你（概念所把握的具体事态，具体过程）打交道？我跟其他概念打交道。我同一性为什么要跟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文化认同打交道？我直接和差异性，对等性，平均性，我和这些性打交道，我和其他概念打交道，我回去了，回到单一性当中。”

概念在单一性当中，他承认了自己是个存在，反而使得自己不是存在了。Being就是陷在one和other的那种此彼关系当中。在“特殊”里面，它否定自己的直接性。在“普遍性”当中是有直接性的，普遍性当中就是非中介性的。在特殊的维度，才察觉到自己不对劲了：“我怎么跑到另外那个东西，就没用了？我看看我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再往后面，不对劲的这个东西又被他忘掉了：我就发现，我不是“不对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概念，还有另外的概念负责别的东西，我没有不对劲，能够走到单一性了。单一性某种意义上，承认自己是个Being。概念把握到自己是“一个”概念，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其他”概念，“别的”概念，“那个”概念……这种关系当中，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成，承认了自己是个being，承认自己普遍性当中的非中介性。它至少是个定在，因为它是从本质论过来的。“单一”不仅是个存在，它甚至是个定在，是个具体实存。那么作为Being的话，它反而有了概念间性，反而把知性的网络判断的功能给它实现，非常有意思，是这样运动的。

那么在这里，它的被规定状态是单一性，是因为：那个时候单一，还没有概念和现实的关系。然后到特殊，particularity，在这里，概念不叫particularity，这边概念就叫particular concept，概念本身不能给出particularity，particularity是绝对关系的一个环节。黑格尔应该没有明确说。Particularity实际上是绝对者愿意把自己的主体性（“神性”）特殊化，变成subjectivity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讲，绝对者在他们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上，非常有意思：神和主体性，或者说，理智直观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握成某种相互作用。普遍在这里是passive的，被动侧代表普遍。主动侧（主动的，可以施加因果性的力量的那侧）代表单一。他能把

握到自己是“一次施加”。为什么单一放在这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时候已经叫“单一性”了，有点错位。

黑格尔在绝对者的主动的运动那边叫做单一（singular substance）？这个时候绝对者把握到自己是singular substance，把握到自己是一个主体。为什么？因为他因果性的主体，想把自己塑造成第一因。然后第一因里面有部分是被动实体，然后还有部分是一个因果性的实体，起因性的实体，主动性的实体。主动实体就把被动实体驱动起来，驱动起来的时候，他要把自己把握成singular，而不是两个。

但是，这一侧反而给的不是自我同一（普遍性这里给的是自我同一）。“被动实体”代表“普遍实体”代表“自我同一”。为什么？被动实体说，“我不说我是别人，我无怨无悔，让你以暴力把我驱动起来”，所以它代表自我同一。而单一侧则代表：在自我同一的基础上，使得单一性/自我同一性是可动的，是一种明确状态，可以变成一个环节的发起性力量，可以让一个环节发生的力量。所以他这里给出determinateness。所以单一性是这么来的。

但是这里的单一性，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单一性，你这里甚至可以叫做“唯一性：那种感觉，但是他还不是唯一性，因为他说，“我们是同一”，它是一个单数的主体，这里就代表一种“单数性”，它里面说，“你不能数这里的单一性”，我觉得应该叫它不可数性，黑格尔这里其实不是太明确。这里单一性是不可数性。而后面的单一性，可以把握

成“可数的一”，可数的单一性。这里面有差别，前面是不可数，这个是可数的。

本体论2，逻辑学VS绝对者，先验本体论框架的环节，不活的。后面绝对者，这个是他妈活的，屌的。

认识论2，绝对者的自我意识VS概念，概念是小纸条，绝对者的自我意识，就是神的理智之观。这里的对立，不仅仅是什么理性和知性的对立，就是主体性的对立：绝对者的自我意识是高级主体，概念是蛇皮主体。

目的论1，单一性的可数化，它使得单一性变得可数了，就这么简单。之前单一性他数不了的，没那么聪明。这个时候单一性真的出来了，那么，之前的蛇皮单一性，为什么现在就变很屌的单一性？单一性可数化之后，这些概念就有概念间性了，间性化了，就变成判断了。那么它可不可数，是很明显的：当它是个可数的认识论状态/一个概念之后，他才进入了凡间，它不再是一个很屌的，绝对的理智，它变成蛇皮理智。好吧，那就讲到这边。